

言文
對照

幼學瓊林讀本



下
冊

廣益書局刊行



羅

新子楊馬
言對照

幼學故事瓊林卷三

人事 新增文十二聯

82, 87, 37, 77

大學首重夫明新；小子莫先於應對。（大學）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在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問焉。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貴有章。（曲禮）侍坐於先生。

（玉藻）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正。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智欲圓而行

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孫思邈曰。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閣下足下，並稱人之

辭不佞，鯁生皆自謙之語。（因話錄）古者三公開閣。郡縣亦有閣。故皆稱閣下。介之推隱於綿山。文公求之不出。命

人火其山。推抱樹而死。文公以所抱樹為履著之。每顧履。輒痛曰。足下。足下之稱始此。樂毅報燕惠王書。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不佞。即不才也。漢書。項羽至函谷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饗士卒。期旦日

擊沛公。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欲與俱去。良曰。臣事沛公久。今有急而去。不善。良乃入告沛公。公大驚。良曰。小人也。怨罪曰寬宥；惶

誰為畫此計者。公曰。鯁生。（釋）鯁生。小人也。恐曰主臣。（陳平傳）孝文帝以決獄歲錢問宰相陳平。平曰。有主者在。上曰。苟各有主。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懾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大夫

各任其職焉而已。上稱善。（釋）主臣者。言臣對主上而恐懼也。大春

元，大殿選，大會狀，舉人之稱不一；大秋元，大經元，大三元，士人之譽多殊。

春元。以會試在春。殿選。以殿陞所選也。會狀。則兼會元狀元也。皆預期之稱。秋元。以鄉試在秋。經元。以五經之首。三元。則兼解會狀也。

大掾音史推美吏員，大柱石尊稱鄉宦。漢制。曹官為掾。亦稱大佐理。漢史。掾。公府掾。亦稱大佐理。

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陸凱傳。宰相國。家柱石。釋。柱石。即棟樑之義。亦有稱大國柱者。賀入學曰雲程發軔。

音賀斯冠曰元服初榮。馮衍傳。發軔。新豐兮。徘徊鎬京。元服。支磯車。去軔。則輪動而車行矣。

衣服賀人榮歸，謂之錦旋，作商得財，謂之捆捆載。錦旋。謂衣錦繡而歸也。捆捆。謂衣錦繡而歸也。

釋一。捆。束也。謂束財物。而歸也。又曰滿載。謙送禮曰獻芹，不受餽曰反壁。書。野人有食芹。而味美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謝人厚禮曰厚貺，自謙禮薄曰菲儀。

意。亦已疎矣。反壁。注詳身體。之。謝人厚禮曰厚貺，自謙禮薄曰菲儀。

也。賜也。禮也。菲。薄也。送行之禮，謂之贐儀，拜見之貲，名曰贄敬。孟子。行者必以贐。也。儀。禮也。菲。薄也。

古者見天子之禮。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羊。大夫執雁。士執雉。皆所以為贄而見者。左。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大

女贄。棗脩。不過。賀壽儀曰祝敬，弔死禮曰奠，却儀。祝。即華封三祝之意。祭也。奠。祭也。請人

遠歸曰洗塵，攜酒送行曰祖餞。音賤。洗塵。言洗滌其所冒風塵也。又曰濯足。顏師古云。昔黃帝之子名累祖。好

遠遊。死於道。後人祀之為行神。行者必祭。名曰祖餞。犒音考僕夫，謂之旌使演戲。

文，謂之俳優。

精。餉軍也。旌。賞也。旌使者。謂旌獎其來人。○夏桀既棄禮法。求倡優以為奇異之戲。楚有優旌。晉有優施。皆能

發謔言以迴人意。此俳優之始。

謝人寄書曰辱承華翰謝人致問曰多蒙

寄聲。華翰。譽其詞翰之華美也。○漢趙廣漢為潁川太守。謂望人寄信曰

早賜玉音謝人許物曰已蒙金諾。（詩）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楚諺

名帖曰投刺。音發書函曰開緘。古無紙。刺姓名於竹木之上。故曰投刺。始

於漢蔡倫。唐詩開緘見故人。○釋）緘。封也。思慕久曰極切瞻韓想望殷曰久懷慕蘭

朝宗為荊州刺史。好士薦賢。李白上書曰。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漢司

馬相如。少時心不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大相識未真曰半面之

識不期而會曰邂逅之緣。（漢）應奉自幼聰慧。一目五行俱下。出半面視奉。賀

奉即去。後數年。車匠見奉於道。識而呼之。○詩登龍門得參名士瞻山

斗仰望高賢。（漢）李膺聲名最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唐）韓

斗。北。一日三秋言思慕之甚切渴塵萬斛言想望之久殷。（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唐）

盧仝訪僖上人。不遇。題曰。三入寺。僖不來。轉繩繫桶以取水者。睽違教

命，乃云鄙吝復萌，來往無憑，則曰萍蹤靡定。

（漢）黃憲為一人寬洪大度。陳蕃嘗謂曰：「數日不見黃生。」

鄙吝之念。又復萌於心矣。世說：揚花入水，即為萍。根無所據，隨風飄搖。

虞舜慕唐堯，見

堯於羹，見堯於牆，顏淵學孔聖，孔步亦步，孔趨亦趨。

（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食則

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莊子：顏淵問於孔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若瞠乎其後矣。」子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哉。」直視貌。

曾經會晤曰向，獲承顏接辭，謝人指教曰深蒙耳。

提面命。（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持斧。威鎮州郡。雋不疑造其門曰：「竊伏海濱。聞暴公之威名久矣。今乃承顏接辭。」

言提其耳。（釋）非徒面命。又附耳以教之也。求人涵容曰望，包荒求人吹噓曰望汲引。（易）包荒。

（釋）包。含容也。荒。寬廣也。杜詩：願借吹噓送上天。宋王曾嘗進退人。人莫知之。范仲淹曰：「公盛德獨少汲引耳。」曾對曰：「執政而令人恩

歸於己。則怨將誰歸乎？」求人薦引曰幸，為先容求人改文曰望，賜郢斲。音提。郢陽

輪困離奇。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莊子：郢人鼻端有堊若蠅翼。使匠斲之。匠運斤成風。竟能斲盡其堊。而鼻不傷。堊音惡。先

泥之而後飾。借重鼎言是託人言事，望移玉趾是挽切莫罪，人親行。鼎三足兩

味之寶器。趙毛遂為平原君至楚。定約歸。平原君曰：「毛先生至楚，以三寸之舌，強百萬之師。使趙重於九鼎矣。」玉趾。注詳身體。

蒙推轂，謝人引薦之辭，望為領袖，託人首倡之說。（漢）鄭莊為大司農。在武帝前。未嘗不言天。下

多

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嘗引以為為賢於己。上曰。朕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一釋推轂。言舉薦人。如推車運轂也。裴秀苦志力學。八歲能文。

傑領袖有言曰。後言辭不爽。謂之金石語。鄉黨公論。謂之月旦評。言如金

且評。曹操問許劭曰。我如何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

朔日。操謂之月旦日。逢人說項斯。表揚善行。名下無虛士。果是賢人。項斯

為人清奇雅正。尤工詩。揚敬之贈詩云。幾度見君詩句好。及觀標格勝於

詩名。聘齊。作人日詩云。立春纔七日。離家已半年。或見之曰。誰謂

此虜亦能詩。是甚底話。及見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之句。乃大歎曰。

虛士。名下果無黨惡。為非曰朋奸。盡財賭博曰孤注。朋奸。言朋比為奸也。宰相

寇準勸上督兵親禦之。士卒奮銳。契丹大懼。乃請命而退。上益厚待準。

王欽若譖準於帝前曰。陛下欲知夫博乎。輸錢欲盡。乃盡出所有之錢。謂

之孤注。前者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徒了事曰但求塞責。戒明察曰不

必苛求。漢高祖捕趙王敖。趙相貫高對獄。獨白王不反。上赦趙王。貫高

遂自經死。苛政。刻責曰苛求。故方命是逆人之言。執拗却是執己之性。方命

圯族。神宗問司馬光曰。逆命也。圯敗也。族。類也。王安石變舊制。立新

法。但不曉事而執拗耳。故相違也。曰覬覦。音計。曰睥睨。音譬。總是私心之窺望。

曰恠孔惚音曰旁午皆言人事之紛紜。

（廣韻）觀觀。欲得也。希幸也。○潘氏論孟德觀觀神器。狐媚欺孤。

（釋）睥睨也。旁視也。又城上女牆。亦曰睥睨。○恠惚。多事也。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瑞也。即召入宮。授太子正字。貴妃置膝上。故曰旁午。親為總髻。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按旁午。分布也。一縱一橫。故曰旁午。南北

日縱。東西日橫。子午當中。故為日橫。小過必察。謂之吹毛求疵。慈乘患相攻。謂

之落穿下石。吹毛求疵。謂必欲得其過失也。不吹毛而求小疵。厚

墓誌。落落陷穿。不一引手援。慾心難厭如溪壑。財物易盡若漏卮。國語。叔

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鵝肩牛腹。谿壑可容。是不可厭也。望開茅

塞是求人之教導。多蒙藥石是謝人之箴規。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介然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唐高馬上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一劑。所以

曰。卿進藥石之言。當以藥石報之。石鍾乳。藥之貴者。箴同鍼。所以

刺病。規正人曰箴規。芳規芳躅。直岳皆善行之可慕。格言至言。悉嘉言

之可聽。足跡也。宋史吳玠每讀史。往往可師者錄之。座右。積久。牆牖間

皆格言。至言。要言也。漢書賈山傳。孝文無言曰緘。默息怒曰霽。擠音威。

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以鐵緘其口。使不言也。唐魏徵每犯顏苦諫。太宗怒甚。徵神色不變。

上亦爲之霽威也。一釋。霽。雨止也。一宋。包拯性端嚴。未有笑容。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語曰。包拯寡色笑。人比其笑爲黃河清。商鞅最兇殘。嘗見論

囚而渭水赤。一宋。包拯性端嚴。未有笑容。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語曰。包拯寡色笑。人比其笑爲黃河清。商鞅最兇殘。嘗見論

商鞅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七百餘人。人無不怨其兇殘。仇音深曰切齒。人笑曰解

頤。音移。劉伶傳。怒目切齒。漢。匡衡小字鼎。深經術。從游者甚衆。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頤。頤領也。

笑則兩頤開。人微笑曰莞。莞音爾掩口笑曰胡盧。論語。夫子莞爾而笑。故曰解頤。人微笑曰莞。莞音爾掩口笑曰胡盧。論語。夫子莞爾而笑。故曰解頤。

叢子抗志篇。衛君胡盧而笑。一釋。胡盧。笑貌。大笑曰絕倒。衆笑曰哄堂。晉。王澄。字平子。每聞衛玠議論。輒歎

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三三倒。一釋。三三。絕倒。唐。御史有三院。公堂會食。雜端大笑。二院皆大笑。人謂之哄堂。一釋。雜端。知

雜事。留位待賢。謂之虛左。官僚共署。謂之同寅。史。魏公子信陵君。爲人仁

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公子聞而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

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寅。公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一書。同寅。協恭。和衷哉。一釋。言君臣當同其

寅。公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一書。同寅。協恭。和衷哉。一釋。言君臣當同其

升庵云。古。人謂同官爲僚。亦指齋署同窗之義。人失信曰爽約。又曰食言。人忘誓曰寒盟。又

善令。未能踰時而反。出而不反者也。今出。銘心鏤骨，感德難忘；結草啣環，

知恩必報。銘心。死之後。注詳身體。必嫁是妾。疾甚。又曰。必以爲殉。命子穎曰。吾

夢老人曰。吾從其治命也。後穎與秦戰。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故獲之。夜

寶性慈愛。九歲時。過華山。見一雀爲鷓鴣所撲墜地。寶置巾笥中。餌以

黃花百餘日。雀愈。朝去暮來。一夕化爲黃衣童子。以白玉環四枚與之。

自惹其災，謂之解衣抱火，幸離其害，真如脫網就淵。史崔浩對魏主嗣曰

必篡其主。關中雜錯。風俗勁悍。裕欲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

抱火。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人之幸離災害。如魚之幸脫網罟而

就深淵。而後能。兩不相入，謂之枘。鑿兩不相役，謂之冰炭。楚辭。圓

自遂其生也。枘。儒說。鑿。兩不相役，謂之冰炭。彼此不合曰

今。吾固知齟齬而難入。白居易歌。合冰炭以交戰。知自苦。彼此不合曰

乎。厥心。水。火。二物。至不相容。情不合者。亦如之也。彼此不合曰

且。吾音咀。欲進不前曰趑趄。音咨。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韓愈送李愿序。足

縮不進也。囁嚅。落落不合之詞。區區自謙之語。漢光武謂耿弇曰。將

嘗以爲落落難合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區區。小貌。猶疏。竣。音者。作事已畢

之謂。釀音者。斂財飲酒之名。國語。有司已事而竣。曾子曰。周禮其猶

釀與之禮。故曾子以爲若斂財飲酒者然。贊襄其事，謂之玉成，分裂難完。

謂之瓦解。

（張子厚西銘）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釋）玉成。如玉之必切磋磨琢以成器也。（徐樂傳）天下有

之勢。

事有低昂曰軒輕力相上下曰頡頏。

音吉。杭。居後不能令人軒

干飛。（釋）軒。輕也。輕。重也。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燕燕。

憑空起事曰

作俑。

音勇。仍前踵弊曰效尤。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束草為人。以為

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左。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聞之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鄭伯納王。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羣樂備。房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釋。踵。繼也。弊。壞

也。尤。效。過也。學也。手口共作曰拮据。音吉。不暇修容曰鞅掌。予手拮据。勤作

不暇之貌。或王事鞅掌。（釋）鞅掌。勞苦失容貌貌。手足並行曰匍匐。俯首而思曰低徊。凡民

匍匐之。史記孔子世家贊。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見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釋。低徊。不

進貌。明珠投暗。大屈才能。入室操戈。自相魚肉。（鄒陽傳）明月之珠。莫不按劍

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鄭玄傳。何休嘗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廢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鄭玄入吾室。操吾戈

而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毋求教於愚人。是問道於盲。萌枉道以干主。是銜

音炫。玉求售。（韓愈答陳生書）足下求速化之術。乃以訪愈。是借聽於聾。問道於盲。未見其得也。○范氏曰。士之待禮。猶玉之待價也。若

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自矜也。求索也。售賣也。必不

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仁人之言其利甚溥。備非久屈於人下者。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備聞之。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請更諸爽塏者。晏

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足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

子辭焉。是時公煩於刑。晏子以踊貴履賤對。公愀然改容。於是省於刑。知

矣。班門弄斧。不知分量。岑樓齊末。不識高卑。梅之渙題李白墓詩。采石江

其本來來往往一首詩。魯班門前弄大斧。魯班。古之巧匠。孟子。不揣

方寸之木於岑樓之上。而但論其上之齊。若升勢延莫遏。謂之滋蔓。難圖。包

藏禍心。謂之存心叵測。鄭莊公弟共叔段。祭仲諫其非制。公曰。請

蔓。姜氏欲之。焉避害。仲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毋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楚公子圍聘於鄭。欲以

兵入鄭。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

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乎。漢呂布指劉備曰。是兵最叵測者

道旁作舍。議論多而難成一國三公。權柄分而不一。馬班固。問改定禮

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云。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左晉獻公使士蒍為公子重耳築蒲。夷吾築屈。蒍置薪於土。雜而築之。不堅實。夷吾訴公。公讓士蒍。蒍對曰。臣聞

之。無喪而戚。憂必酬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

吾誰適。事有奇緣。曰三生有幸。事皆拂意。曰一事無成。(唐)僧圓澤與李原

汲水。澤曰。此婦孕二二年。待吾為子。今已見難逃。三日願臨。一笑為信。十三年後。中秋夜月。杭州天竺寺。當相見。及暮。澤亡而婦乳。三日

月。李往視。果一笑。後如期往天竺寺。聞牧童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

寺。夢至碧岩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

越已三世矣。第一生唐玄宗時。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宗時。西蜀書記

干。第三即今省郎。恍然而悟。一事無成兩鬢絲。(王中詩)酒色是耽。如以雙斧伐孤樹。力量

不勝。如以寸膠澄(元)阿沙不花見武宗容色日瘁。諫曰。抱朴子。寸膠不能理黃河之濁。尺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魏徵之對太宗。眾怒難犯。

專欲難成。此子產之諷子孔。(唐史)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

(左)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弟弗順。將誅之。

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

政也。其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欲逞所長。謂之心煩技癢。養絕

無情慾。謂之槁木死灰。(潘安仁賦)徒心煩而技癢。顏成子遊侍立於前。日願。可使如死灰耶。座上有江南語言須謹。往來無白丁。交接皆賢。

（古樂府）有鷓鴣曲。南人聞是曲則思歸。（山谷詩）座中亦有江南客。將近好。莫向春風唱鷓鴣。劉禹錫陋室銘。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將近好

處曰漸入佳境無端倨傲曰旁若無人。（晉）顧愷之每食甘蔗。自尾至本。或怪問之。愷曰。漸入佳境。

（釋）蔗尾味淡。木味厚。（晉）王猛調儻有大志。聞桓溫伐秦。披鶴衣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借事寬役曰告假。

將錢囑託曰夤緣。（漢）病滿三月。當免官。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告。帝賜告假者數。終不愈。（釋）告假。休沐也。吉日告

而凶曰甯。說文。夤。進也。緣。板緣也。言板援權貴。事有大利曰奇。而以錢託其引進也。（唐）韓愈詩。青雲無路難夤緣。

貨可居事宜鑒前曰覆車當戒。（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妃生子異人。因與異人謀。託華陽之姊。說華陽立為嗣。華陽從之。不韋用計以異

人逃歸秦。是為莊襄。獻有孕之姬與異人。生子政是為始皇。封不韋為相。可見。賈誼治安策。前車覆。後車戒。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

左袒處事兩可曰摸稜。盧登切。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父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左右袒曰。欲

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釋）袒。去襲而露。楊也。（唐）蘇味道為相數年。依阿取容。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但摸

稜持兩端可矣。世號摸稜手。（釋）摸。手捉也。稜。四方木也。摸之可左而亦可右也。敵甚易摧。音曰發蒙振落。

志在必勝曰破釜沈舟。（漢史）淮南王安謀反。憚黯曰。非。至於丞相公孫宏。如發蒙振落耳。（釋）言發去物上蒙塵。振落樹上枝葉。甚易事也。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義留兵四十餘日不進。羽斬義。乃引兵渡河。沈舟

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義留兵四十餘日不進。羽斬義。乃引兵渡河。沈舟

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義留兵四十餘日不進。羽斬義。乃引兵渡河。沈舟

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遂大破秦師數十萬於鉅鹿。趙乃得救。遂曲突徒薪無恩澤，不念豫防之力大。

焦頭爛額為上客，徒知救急之功宏。（漢）霍光女為宣帝后。性驕侈。徐福上書言宜抑制。不聽。及後霍氏誅戮。而告者皆封。或人為福上書曰。臣聞客見主人竈直突而房積薪。客曰。當更為曲突。遠徙其薪。否則有火患。主人不從。及火發。救火者皆焦其頭。爛其額。主人以為為上客。而不錄言曲突者。故人有言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上乃遷福為郎。賊人曰梁

上君子強梗曰化外頑民。（漢）陳實夜有盜入室。止於梁上。實見之。呼子姪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見之人。呼

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實徐曰。君子。不過因貧困耳。以緝一二疋與之。韓文為之刑以鋤其強梗。擣也。不率教化。竹頭木屑皆為有用之物。牛溲馬勃可備藥籠之資。（晉）陶侃

遷荊州刺史。造船。木屑竹頭。皆令藏之。人笑其迂。後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鋪地。及桓溫伐蜀。以木頭作釘裝船。始知有用。韓愈進學解。牛溲馬勃。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者。五經掃

醫師之良也。牛溲。馬勃。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者。五經掃地。祝欽明自藝斯文。一木撐天。晉王敦未可擅動。（唐史）睿宗宴國子監祭酒祝欽明。祝體肥醜。請作八風舞。據地搖頭睨目。備諸醜態。上笑之。祝素以儒學著名。侍郎盧藏用私謂曰。祝公五經掃地矣。太平廣記王敦謀逆。夢將一木撐

天也。求解於許真君。真君曰。此未。題鳳題午。譏友譏親之隱詞。破麥

破梨。見夫見子之奇夢。（晉）呂安嘗造嵇康。康適他出。示之。曰。鳳字。不入

書鳳字於門而去。呂回。示之。曰。鳳字。不入

書鳳字於門而去。呂回。示之。曰。鳳字。不入

書鳳字於門而去。呂回。示之。曰。鳳字。不入

書鳳字於門而去。呂回。示之。曰。鳳字。不入

書鳳字於門而去。呂回。示之。曰。鳳字。不入

鳥也。安蓋笑吾兒矣。（瓊林）昔有訪友不遇者。寫午字於戶而去。識者曰。午字。乃牛不出頭。譏之也。○昔甯波一婦。以兵亂與夫及子相失。

寄食於尼。夢人使磨麥。又見蓮花落盡。尼解之曰。（磨麥。見夫面也。蓮花落盡。蓮子見也。果然。○楊進賢任南陽刺史。登舟遇風。失其子。夫

婦相思甚切。忽夜夢與兒剖梨。因自解曰。（剖梨。分離也。）明日。述於友。友曰。（剖梨則見子矣。不旬日。果得子。）毛遂片言

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諾千金，人服其信。（毛遂。注詳武職。岳飛背涅。音

盡忠報國；楊震（音惟）惟以清白傳家。（岳飛。注詳身體。後漢）楊震為涿州守。公素廉。不受私謁。或勸其置產以遺

子孫。震曰。何必同流俗人之見而置產業乎。（所遺）下強上弱曰尾大不掉。（調

上權下奪曰太阿倒持。（左）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

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邱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

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梅福傳）倒持太阿。太阿

謂以權柄授人。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受命之主，不獨創業

難，守成亦不易。（漢）馬援對光武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其

房。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唐）太宗問羣臣曰。創業守成孰難。自

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佚。守成難。（上曰。玄齡從我定天

生平所為皆可對人言，司馬光

之自信；運用之妙，惟存乎一心。岳武穆之論兵。

司馬溫公嘗語人曰。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

未嘗不可對人言耳。宋岳飛犯法將刑。宗澤奇之曰。此將才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岳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遂升

飛為統制。授之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善其言。不修邊幅。謂人不飾儀

容；不立崖岸，謂人天性和樂。修邊幅。謂如布帛修整邊幅也。唐鄭羣天性

崖岸。倨傲也。釋。最撮爾么麼言其甚小。魯音莽滅裂言其不精。賈誦對

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猝謀也。漢書更始之敗。三輔

大亂。時隗囂據天水。班彪從之。因著王命論。以諷囂曰。勇加信布。強

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乎。囂不悟。彪遂避居西河。莊子長

梧封人問子罕曰。君為政。勿鹵莽。治民。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

之。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來年深耕而熟

擾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餐。釋。鹵莽。苟且也。滅裂。輕易也。誤處皆緣不學。強作乃成自然。

釐王問高上於孔斌。斌曰。其魯仲連乎。王曰。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斌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性成。乃自然。

耳。求事速成曰躡等；過於禮貌曰足沮恭。記。童子聽而弗問。不躡等也。論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

取之。假忠厚者，謂之鄉愿；願出人羣者，謂之巨擘也。音畢。論語。鄉愿德之賊也。釋。願。謹厚也。

焉。（孟子）吾必以仲子為巨擘。孟浪（音）由於輕浮；精詳出於暇豫。（莊子）瞿鶴子曰：問於長梧子曰：

言。（釋）而後以為妙道之行也。（釋）孟浪。輕率也。暇。從容也。豫。早計也。

為善則流芳百世；為惡則遺臭萬年。（晉）桓溫為大司馬。假黃鉞。陰蓄不

能流芳百世。亦過多曰稔。忍枕。惡。罪滿曰貫盈。（桐葉封弟辭）向使紂惡未稔

當遺臭萬年。嘗見冶容誨淫。須知慢藏

誨盜。（易繫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是教人為淫。管中窺豹。報所見無

多；坐井觀天。知識不廣。（晉）王獻之數歲。觀同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

拂衣而去。（韓愈原道）老子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無勢可乘，英雄無用武之地；有道則見，君子有展采之思。（三國志）孔

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

事也。（釋）謂舒展其事也。采。求也。求名利達曰捷足先得，慰士遲滯。治曰大器晚

成。（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耳。）失鹿。譬

智。盡此耳。彼。大器。當晚成。不知通變曰徒讀父書，自作聰明曰

徒執已見

秦伐趙。廉頗堅壁不出。范雎用反間之計。曰。秦人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趙王遂欲以括代廉頗。藺相如諫曰。王以

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後。果為秦所敗。淺見曰。膚音見。俗言曰。但言。華外薄皮曰膚。

言所見之不深也。司馬遷贊。鄙俗也。識時務者為俊傑。昧先幾者非明哲。司馬

數謂劉備曰。余聞將軍之名久矣。何猶區區奔走形勢之途耶。備曰。吾雖

不才。文有糜竺簡雍。武有關張。一微曰。關張雖有萬夫不當之勇。非權

變之才。糜竺諸人。乃白面書生。不知時務。識者在於俊傑。釋。才過百人

曰。俊。才過千人曰傑。易。幾者動之微。言凶。村夫不識一丁。愚者豈無

一得。唐。張弘靖詔軍士曰。今天下無事。爾輩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

武君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必有拔去一丁。謂除一害。又生一秦。是增一仇。

宋。仁宗朝。丁謂擅權。貶寇準於雷州。京師語曰。欲得天下甯。拔去眼中

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張耳傳。陳勝使武臣循撫趙地。武臣

自立為趙王。勝欲誅之。房君曰。秦未亡而誅武臣。是又生一秦。戒輕言曰。恐屬垣有耳。戒輕敵曰。勿

謂秦無人。詩。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釋。恐耳屬於垣者。致生其讒

毒。餘偽歸秦。以友士會。秦使士會如魏師。繞朝諫秦王。王不聽。士會行

。同惡相幫。音謂之助桀為虐。貪心無厭。謂之得隴切。董望蜀。

秦。漢。高祖破秦。入咸陽。

入。見秦宮室珍寶婦女。意欲留居。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今始

入秦。即安其所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也。晉志。司馬懿謂曹操曰。今得

漢中。益作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矣。當知器滿則傾。須知物極必

反。家語。孔子曰。吾聞置產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

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不知鐘鳴漏盡。臣以為天意人心。還歸李氏

國哉。喜嬉戲。名為好弄。好笑謔。謂之詼諧。左。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曰。公子謹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

也。併優。即今之演戲人。讒口交加。市中可信有虎。衆奸慳鼓釁。去聚

蚊可以成雷。韓。龐共與太子質於趙。恐趙王信讒。謂王曰。人言市有

否。二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否。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否。

靖王入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曰。臣聞衆沫。妻斐成

錦。謂譖人之釀。魚向禍。含沙射影。言鬼蜮之害人。詩。萋斐今。成是

已太甚。江淮間有短狐名蜮。有文似錦。言讒人集過以成罪。猶集小文

面。則不可得。有醜。鍼砭。所以治病。鳩。毒必至殺人。王僧孺多識

金元起訪以石。答曰。古人常以石為鐵。必不用鐵。許慎云。以石刺病也。左。管仲曰。晏安鳩毒。不可懷也。釋。鳩毒鳥。以毛拂酒

立。歛之。季義府陰柔害物。人謂之笑裏藏刀。李林甫奸詭陷人。世謂之口

蜜腹劍。唐。李義府為中書。容貌溫恭。與人語必笑。而心狡險忌刻。代

人作事。曰代庖。與人設謀。曰借箸。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庖人。誰不治庖。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斂衽而朝。上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王方食。以食其語告良。良曰。請借前箸。陛下事去矣。臣願

見事極真。曰明若觀火。對敵易勝。曰勢若摧枯。國家之甲兵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朽耳。以

外施仁義。廉頗先國難而後私仇。漢史。武帝欲招文學。汲黯曰。陛下

乎。注詳朋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宋太祖之語。一統之世。真

是胡越一家。唐高祖之時。宋。曹彬圍江南。屢敗唐師。鉉見太祖曰。李

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江

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唐史。太宗置酒

未央宮。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馬智

戴詠詩。乃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至若暴秦以呂易嬴。是嬴

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暴秦。注詳奇貨。

東晉。元帝名睿。

係瑯琊王瑾之子。初瑯琊王妃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是為元帝。雖姓司馬。實姓牛也。

中宗親為點籌於韋后，穢播

千秋，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臭遺萬代。（唐）韋后與武三思通。一日。與三思

祿山。明皇待之甚厚。得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並坐。祿拜貴妃。上問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之。越三日。召入禁中。貴

妃以錦（謂）為大襪祿。裏祿山兒。使宮人以采與昇之。上聞後宮喧笑。問故。頗

有醜。非類相從，不如鶉鵲。父子同牝，謂之聚鹿。（音攸）。鶉鵲之奔奔。疆疆。鶉之

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一牝常交數牡。武

墨檄一陷吾君於聚鹿。（釋）聚。共也。鹿。牝鹿。鹿性淫。一牝常交數牡。故云

以下淫。上謂之烝，野合，奸倫，謂之亂。（隋）高祖寵陳夫人。為太子楊廣

。以同心結賜夫人。從來淑慝殊途，惟在後人法戒。斯世清濁異品，全賴吾

輩激揚。（淑）善也。（慝）惡也。言人當以善為法。以惡為戒也。○唐太宗謂

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一（卿）自謂與玄齡以下數子。何如。對曰。激濁揚清。嫉

逢難袞袞。不安欲去之貌。（釋）暫同為寄足，有似鷦鷯。一枝巧於營身，

還如狡兔三窟。（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技。未能高枕而臥也。臣請為君

復整一放梟音囚鳳，虛仁縱暴奚為；用蚓投魚，得重棄輕應爾。（後漢劉陶傳）

言。今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六朝傳一緯以詩五十韻。燭音火。示薛道衡。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緯所謂以蚓投魚耳。

雖無大明之耀，鉛刀竟有一割之用。（唐文粹）大明一出。燭火無光。淮南一老

湘州刺史。行至武昌。王敦與之宴。謂承曰。足下雅素佳士。恐非將相材也。承答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

不就聘，高尚可欽，魯國兩生不肯行，清操足式。（漢）應曜隱淮南山。曜獨不

出。人語曰。商山四皓。其如淮南一老。曜音效。一株竹，先兆應舉皆

榮，兩尾牛預識行兵有失。（宋）王君炳二子赴秋試。夜夢人持一枝竹與種之

果俱中選。唐史黃巢出師。夢兩尾牛。解者曰。牛兩尾。失字也。恐行軍不利。已而果然。

樂羊子功績未成，謗書

滿篋，郭林宗聲名最重，謁刺盈車。（史）樂羊子為魏將。進攻中山。臣攻中山

有謗臣於王者。謗書滿篋。大王不信之。故臣得拔中山。此非臣之功。大王之功也。後漢郭林宗名重京師。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刺。謁

箋也。黠音狗行兇，難免杲音上卿之罵，鳩媒肆毒，已生屈子之悲。（唐書）祿山

罵曰。朝廷何負於汝。而汝反耶。祿山怒。截斷其舌。杲卿含忍而死。楚詞。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兇。與凶同。

人有一天，我有二天，便見大恩之愛，戴河潤百里，海潤千里，乃為渥澤之

沾濡。（翰苑新書）大德併懾。人有一天。我有二天。○渥音屋。退我一步行，固云安

樂法道人三個好，尤見喜歡緣。（蘇子瞻詩）退一步行安樂。法。說三二個好喜歡緣。藉一葉之濃陰，

可資覆蔭，擴萬間之巨庇，盡屬併懾。音併懾。於司空頤日。唐鄭太穆為刺史時。致書

是濃陰。一釋。瀛洲有影木。日中視之。一葉百影。搗音三折，編三絕書。（杜甫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

三滅好學十分，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相思一樣。（孔子家書）孔子晚年喜

編三絕。漆書三滅。○張子野詩句。有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之語。自號張三中。

人事譯白話

大學的道理，劈頭講明新；小子的本分，初步在應對。人的舉止，該當合度；人的語言，也須有章。智要圓，行却要方；膽要大，心却要細。『閣下』、『足下』，都是對人的稱呼；『不佞』、『鮪生』，都是自謙的說法。『寬宥』是從寬赦罪的話頭，所以求人恕罪，叫做寬宥；『主臣』是臣子怕君的說法，所以心中惶恐，叫做主臣。『大春元』、『大殿選』、『大會狀』、『舉人望中的話頭，不止一樣；『大秋元』、『大經元』、『大三元』，士人中選的美名，也是各別。『大掾史』，是贊美吏員；『大柱石』，是尊稱鄉宦。賀人入學，叫做『雲程發軔』；賀人加冕，叫做『元服初榮』。賀人榮歸，叫做『錦旋』，這是說穿著錦衣而同鄉；經商發財，叫做『翻載』，這是說東了財物而歸家。『獻芹』是贈送禮物的謙辭；『反璧』是不

受禮物的話頭。謝人送禮的厚，叫做厚貺；自謙送禮的薄，叫做菲儀。把禮物送給行人，叫做「贐儀」；用禮物拜見長者，叫做「贐敬」。賀壽禮，叫做「祝敬」；弔死禮，叫做「奠儀」。請歸鄉的人飲酒，叫做「洗塵」；請出行的人飲酒，叫做「祖餞」。優待差來的，叫做「旌使」；表演戲劇的，叫做「俳優」。謝人寄給我的信，「多蒙寄聲」，是謝人轉述我的話。望人寄信，說是「早賜玉音」；謝人許物，說是「已蒙金諾」。投送名片，叫做「投刺」；拆開書信，叫做「開緘」。唐李太白極瞻仰韓荆州，所以後人敘思慕的久，說是「極切瞻韓」；司馬長卿極羨慕蘭相如，所以後人敘想望的切，說是「久懷慕蘭」。相識的未真，叫做「半面之識」；相會的湊巧，說是「邂逅之緣」。名登龍門，「學者感李膺的容接」；「瞻仰山斗」，「學者慕韓愈的文章」。一日三秋，是說思慕很切；「渴塵萬斛」，是說想望很殷。不見賢者數天，說是鄙吝的念復生；來去沒有一定，說是浮萍的跡無定。虞舜慕唐堯，食時想著堯，便見堯於羹；坐時想著堯，便見堯於牆。顏淵學孔子，孔子步，顏淵也步；孔子趨，顏淵也趨。曾經碰見，說是「向獲承顏接辭」，就是說從前曾經見你面，和你談；謝人指教，說是「深蒙耳提面命」，就是說承你附耳教我，當面命我。求人放量含容，說是「望包荒」；求人盡力推薦，說是「望汲引」。蟠木可做萬乘器，虧得左右替君說明，這就叫做「先容」；所以望人推薦，說是「幸為先容」；鄙人害的鼻上聖，虧得匠人替他斲去，這就叫做「鄙斲」；所以求人改文，叫做「望賜鄙斲」。借重鼎言，是託人說事；「望移玉趾」，是請人親來。謝人引薦，說是「多蒙推轂」；託人領銜，說是「望作領袖」。切實的說話，叫做「金

石語；『鄉黨的公論，叫做『月旦評』。』逢人說項斯，是楊敬之替友表善行；名下無虛士，是薛道衡賦詩服齊人。結了大黨，做些非法行爲，叫做『朋奸』；『盡出所有，博著一次勝負，叫做『孤注』。』只要了事，說是『但求無事』；『勿要明察，說是『不必苛求』。』『方命』是不聽他人的說話；『執拗』是扭住自己的主見。所望出分外，叫做『覬覦』；又叫做『睥睨』；『做事忙得很，叫做『慳慳』；又叫做『旁午』。』不諒人小過，偏要細察，這叫做『吹毛求疵』；『不諒人急難，偏要攻擊，這叫做『落井下石』。』慾望無厭，好比『溪壑難填』；『財物易盡，叫做『漏卮外溢』。』不通的人，好比茅草塞心，所以求人指導，說是『望開茅塞』；『治病的人，常用藥石攻病，所以謝人規過，說是『多蒙藥石』。』『芳規』『芳躅』都是可爲模範的好行爲；『格言』『至言』都是可爲模範的好說話。沒有閒話，叫做『緘默』；『消除怒氣，叫做『霽威』。』包拯不多笑，偶然笑時，可比黃河清；商鞅執法嚴，囚犯的血，流得渭水紅。『切齒』是說冤仇的深；『解頤』是說他人的笑。稍帶笑臉，叫做『莞爾』；『掩嘴笑著，叫做『胡盧』。』大笑叫做『絕倒』；『衆笑叫做『哄堂』。』留個位置，等賢人坐，說是『虛左』；『同居衙署，替國家辦事，說是『同寅』。』爽約啊，食言啊，是說人失信用；寒盟啊，反汗啊，是說人忘誓言。感得不忘，說是『銘心鏤骨』；『知恩必報，說是『結草銜環』。』自己惹出災難，說是『解衣抱火』；『幸有脫去禍害，真是『脫網就淵』。』『桎鑿』是說雙方不相入；『冰炭』是說雙方不相投。雙方不投機，叫做『齟齬』；『退縮不敢前，叫做『趑趄』。』『落落』是不合的說法；『區區』是自謙的話頭。『竣』是做事已完的說法；『釀』是出錢聚餐的說法。助人成事

，叫做『玉成』；『分裂不完，叫做『瓦解』。』事有高低，叫做『軒輊』。』力相上下，叫做『頡頏』。』倡做惡事，叫做『作俑』；『跟做惡事，叫做『效尤』。』手口都勞，叫做『拮据』；『勞苦失容，叫做『鞅掌』。』手足同行著，叫做『葡萄』；『低著頭的想，叫做『低徊』。』『明珠投暗，』是說大才屈就；『入室操戈，』是說同族相殺。求教笨人，好比向瞎子問路；屈身求用，好比把美玉兜售。智士的見解，大略相同；仁人的說話，其利極廣。『班門弄斧，』是說人不曉得分量；『岑樓齊末』是說人不識得高低。勢力強得不了，說是『滋蔓難圖』；『心裏包著歹念，』說是『存心叵測』。『作舍道旁，』是說議論多而成功少；『一國三公，』是說權柄分而不統一。事有奇緣，說是『三生有幸』；『事都不順，』說是『一事無成』。『愛酒好色，』好比拿兩把斧，斬一棵樹；力量不能，好比拿一寸膠，使黃河清。聽各方面的話，那就明，聽一方面的話，那就暗，這是魏徵拿來回對太宗的；衆人生氣，那裏可犯，個人獨斷，那裏可成，這是子產拿來譏諷子孔的。要表自己長處，說是『心煩技癢』；『沒有一些情慾，』叫做『槁木死灰』。『座位』上，有江南客，所唱要避鷓鴣曲；往來的，沒有白丁，所交都是有名人。做事將順，說是『漸入佳境』；『瞧人不起，』說是『旁若無人』。『借些事情，請免工作，』叫做『告假』；『送錢權貴，』託他引進，叫做『夤緣』。『事可獲大利的，』叫做『奇貨可居』；『事該看從前的，』叫做『覆車當戒』。『反對那方，贊助這方，』叫做『左袒』；『對付事情，可左可右，』叫做『摸稜』。『拂去物上塵塵，振落樹上枝葉，』叫做『發蒙振落』；『這是說破敵的容易；破去釜子，沈下船隻，』叫做『破釜沈舟』；『這是說破敵的快心。』曲了煙囪，搬去燃料，這是防火的好法；焦了頭兒，爛了

鐵角，這是救火的勇往；那前者得不著恩惠，後者反做了上客。『樑上君子，』是賊人的別號；『化外頑民，』是強梗的別名。竹頭木屑，都是有用的東西；『牛溲馬勃，』都是治病的藥品。『五經掃地，』是說祝欽明沒廉恥；一木撐天，是戒晉王敦勿暴動。『題鳳』、『題午，』是譏親譏友的寓意；『磨麥』、『剖梨，』是見夫見子的奇夢。毛遂說出一句話，好似九鼎的重，所以人重他的言；季布答應一句話，可值千金的價，所以人服他的信。岳飛背上，刺著『盡忠報國』；『楊震心中，』只想『清白傳家』。在下的勢力，比在上的強大，叫做『尾大不掉』；在上的權柄，給在下的奪去，叫做是太阿倒持。『現今時代，』不但君要揀臣，臣也要揀君，這馬援對答光武的說話；凡是君主，不但創業難，守成也不易，這是太宗評判房魏的言論。一生所做的事情，都可對人說，這是司馬光的自信；運用兵法的妙處，全在乎一心，這是岳武穆的論兵。『不修旁幅，』是說人儀容沒修飾；『不立崖岸，』是說人天性很和樂。蕞爾啊，么麼啊，都是譏地位很小；鹵莽啊，滅裂啊，都是說做事不精。誤處很多，都由不學；勉強做去，乃成自然。求事快些成功，叫做『躡等』；待人過分客氣，叫做『足恭』。『表面像忠厚的，叫做『鄉愿』；』才能過羣衆的，叫做『巨擘』。『作事孟浪，由於生性輕佻，又是浮動；』作事精詳，由於操有豫算，且有條理。行爲是好的，便可流芳百世；行爲是歹的，要遺臭萬年。過處太多，叫做『稔惡』；『罪惡已滿，』叫做『貫盈』。『容貌打扮得太標緻，是叫人起淫亂的心；財物收藏得不謹慎，是叫人動偷盜的意。』『管中窺豹，』是說人所見不多；『坐井觀天，』是說人所見不大。時機未到，英雄却沒有用武的地方；天下有道，君子纔想幹一番事業。得名極早，

叫做『捷足先得；』得名稍晚，說是『大器晚成。』不曉得通變，叫做『徒讀父書；』自認做聰明，叫做徒執己見。淺見叫做『膚見；』俗言叫做『俚言。』能識時務的，叫做『俊傑；』不知先幾的，不是『明哲。』村夫連丁字都不識；愚者千慮有一得。『拔去一丁，』是說除一歹人；『又生一秦，』是說增一仇人。戒人說話倉猝，說是恐怕隔壁有人聽；戒人看輕仇敵，說是別說秦國沒人謀。幫人做惡事，叫做『助桀爲虐；』貪心沒厭足，叫做『得隴望蜀。』器內已滿，便要傾倒；物到極點，定要還原。歡喜遊戲，叫做喜弄；喜說笑話，叫做詼諧。衆人都進讒言，便信市中有虎；衆奸共謀不端，好比聚蚊成雷。萋斐是文章相錯的意思，萋斐成了貝錦，好比讒人集過成罪；鬼蜮是陰險小人的譬喻，鬼蜮含沙射影，好比讒人暗中傷人。用石鍼刺病，叫做『鍼砭；』用鴆酒殺人，叫做『鴆毒。』李義府生性很陰險的，人說他『笑裏藏刀；』李林甫生性很好詐的，人說他『口蜜腹劍。』代人做事，叫他『代庖；』替人畫策，叫做『借箸。』觀察事情，極其真切，說是『明若觀火；』應付敵人，容易取勝，說是『勢若摧枯。』漢武外施仁義，而心中實多私欲；廉頗先顧國難，而私仇放在腦後。臥榻旁邊，那許別人到此，齟齬眈眈，這是宋太祖的話；一統時代，真使胡越兩方，變做一家，這是唐高祖的時。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子，呂姓代了嬴姓，是嬴姓已是莊襄時亡了；晉元帝是牛金的子，牛姓代了司馬，是司馬已在懷愍時滅了。韋后和武三思戲雙陸，中宗在旁點籌數，真是臭播千秋；貴妃替安祿山洗身子，明皇給他洗兒錢，真是醜遺萬代。鶉鵲兩種鳥，都雌雄同飛的，有種不合名義的配合，真是不如鶉鵲；麀鹿生性淫，竟是連姘了數雄，所以父子同淫著一女，叫做聚

應。小輩淫上輩，叫做蒸；男和女野交，叫做亂。原來邪正不同路，全在後人的去邪從正；世上清濁不同品，全靠我輩的激濁揚清。

『休休莫莫，』是禁止的口氣；『袞袞匆匆，』是急遽的意思。暫得立脚地，好似鷓鴣得一枝；巧為安身計，還像狡兔有三窟。『放棄囚鳳，』什麼厚待暴人，虐待仁人呢？『用蜎投魚，』直是所棄的輕，所得的重呢。燭火雖不十分的明，鉛刀竟有一割的用。淮南一老，不受漢高的聘，他立志的高尚，大可欽敬；魯國兩生，不與諸生同行，他操守的清潔，大可效法。王君炳夢一株竹，是兩子中選的預兆；黃巢夢兩尾牛，是行兵失利的預兆。樂羊子未拔中山，謗毀他的書信，已經滿箱子；郭林宗名重京城，投見他的名片，竟然滿車子。祿山行兇，某卿罵得痛快；讒言播毒，屈原好不悲傷！『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這是感受大德的說法；『河潤百里，海潤千里，』這是廣施大恩的話頭。退一步走，原是樂法；說三個好，便見喜歡緣。可用作遮蓋的，只須借一葉濃陰；可安頓寒士的，必須造萬間大屋。孔子讀周易，『撓三折，編三絕，書三滅，』可見得好學十分；子野做詩句，『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可見得相思一樣。

飲食 新增文十一聯

甘脆音肥臄音，命曰腐腸之藥；羹藜含糗，音難語太牢之滋。（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命曰

伐命之芥芥。甘脆肥臄。命曰腐腸之藥。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夫荷旃被毳者。

麥也。太牢。牢音勞也。御食曰珍饈。白米曰玉粒。(釋)凡王者之饋珍用入。

。狸脣。紫駝峯。素麟脂。金鯉魚尾。為入珍。(博物志)歸州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好酒曰青州從事次

酒曰平原督郵。(世說)晉。桓溫有主簿。善能別別酒。好者為青州從事。惡者為平原督郵。

至臍下。平原有革縣。郵音尤。同。魯酒茅柴。皆為薄酒。龍團雀舌。盡是香茗。

(莊子)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魯以己薄酒易趙厚酒。酒吏聞。奏楚王。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易過也。謂之小龍團。以供上也。慶曆間。蔡君謨為福建運使。始造小片。蜀州晉原洞。有黃牙雀舌。鳥嘴麥類。乃

最上茶。待人禮衰。曰醴酒不設。款客甚薄。曰脫粟相留。(禮)晏子相齊。食脫

粟飯。米之未春者。竹葉青。狀元紅。俱為美酒。葡萄綠。珍珠紅。悉是香醪。(杜

林密松花落。山深竹葉青。蒼梧之也。釀酒雜以竹葉。極清潔。故名竹葉青。持杯醉飲。狀元紅。大宛國出葡萄。漢武帝使張騫得其實

而歸。種之。後採其實以釀酒。味極甘美。李白歌。琉璃鍾。琥珀濃。小

五斗解醒。劉伶獨溺於酒。兩腋生風。盧仝偏嗜乎茶。(晉)劉伶求酒於妻

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神誓斷矣。祝曰。天生劉伶。以酒

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酒病也。盧仝性嗜茶。乃作歌曰。惟覺兩腋生風。茶曰酪奴。又曰瑞草。米曰白粲。又曰長腰。漿為奴。茶與酪

乳漿。合牛羊乳為之。（杜牧詩）山實東南地。茶稱瑞草魁。
（杜詩）精鑿傳白粲。（江南謠云）長腰粳米。縮項鱸魚。 太羹玄酒，亦

可薦馨塵飯塗羹焉能充餓？（禮記）太羹不和。○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以水行禮。

禮。（韓非子文）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載。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以木 酒係杜康

所造，腐乃淮南所為。（博物志）杜康造酒。○（漢）淮南王劉安始磨豆為乳脂。○名曰豆腐。○（唐人詩）旋乾磨上流瓊液。○煮月鑄中滾雪。

花僧謂魚曰水梭花，僧謂雞曰穿籬菜。（東坡食譜）僧謂酒為般若湯。○臨淵魚為水梭花。○雞為穿籬菜。

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董仲舒天人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欲求治。○不如退而更化。○（董卓） 羔酒自勞，田家之樂，含哺鼓

腹，盛世之風。（揚惲報孫會宗書）臣之得罪。○已三二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人

貪食，曰徒鋪餒，食不敬，曰嗟來食。（孟子）徒鋪餒也。○（釋）言但求飲食而已。○（檀弓）齊大饑。○黔敖備食賑民。○有餓

夫蒙袂而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夫張目視敖曰。○子惟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

與。其嗟也可去。○多食不厭，謂之饕餮之徒，見食垂涎，（音）謂有欲炙之色。

（通鑑）舜時繇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從侈。○不可盈厭。

天下之民。○謂之饕餮。○（釋）饕餮。○貪財也。○貪食也。○不才子。○三苗也。

（晉）顧榮與同僚宴飲。○見行未獲同食，曰向隅，謝人賜食，曰飽德。（說苑）

聖人於

天下。譬猶一堂之上。滿堂飲食。一人向隅悲泣。安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

當肉。（戰國策）齊宣王謂顏蠲曰。子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蠲

皆致仕意也。飲食貧難曰半菽不飽。厚恩圖報曰每飯不忘。（史記）項籍

貧。卒食半菽。軍無現糧。（釋）菽。豆之總名。菽米相半而炊。曰半菽。

（漢）文帝謂馮唐曰。高祛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之下。令吾每飯

鉅鹿也。謝擾人曰兵廚之擾。謙待薄曰草具之陳。（晉）阮籍性嗜酒。酒

斤。初以太牢具進。見羽使。佯驚曰。吾以為范亞夫使。乃項王使。持去

更以草具。（釋）草。菜屬。具。白飯青芻。是待客之厚。炊金爨玉。謝款

客之隆。（杜甫詩）為君沽酒滿眼酤。與君白飯馬青芻。蜀人酤酒以竹筒

重其僕與馬也。駱賓王集。平臺戚里帶崇墉。言飲食之美。家貧待客。但知抹月披風。

冬月邀賓。乃云敲冰煮茗。（東坡書）家貧無以娛客。但知抹月披風。六帖。

客。（釋）建茗。君側元臣。若作酒醴之麴。朝中冢宰。若作和羹之

鹽梅。元臣。大臣也。冢宰。宰臣也。若作宰肉甚均。君陳平見道於

父老。夏釜示盡。邱嫂心厭乎漢高。（漢）陳平社日會於里中。平為宰。平日。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後為高祖相。○漢高祖微時。引客過邱嫂家。嫂正食羹。乃夏釜佯示羹盡。由是怨嫂。後即位。封其姪為穎羹侯。○釋

穎羹山名。在媯州。○嫂音掃。夏羹。畢卓為吏部而盜酒，逸興太豪。越王愛士

卒而投醪，戰氣百倍。（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鄰釀酒熟。卓夜往盜飲。醉臥於甕邊。黃石公記。越王勾踐伐吳。客有遺軍醪

者。王以之投上流。令軍士迎流飲之。美酒。軍士感其惠之均。無不用命。○釋醪。美酒。徵羹吹壘，謂人懲前警後；

酒囊飯袋，謂人少學多餐。（唐）傅奕曰。傷弓之鳥驚曲矢。當有變更。徵熱羹者吹冷壘。傷弓之鳥驚曲矢。言古人食熱羹者

者。已為所傷。後即食壘。猶以前者為戒。不覺其冷物而仍吹之也。○荆湖近事。唐末。馬殷據湖南稱楚王。奢侈僭傲。諸院王子。僕從煊赫。文武之

道。未嘗留意。時人謂之酒囊飯袋。○隱逸之士，漱石枕流。沈湎之夫，藉糟枕麴。澆音嗽。酒音

少時欲隱。謂王武子曰。當枕石漱流。○誤云。枕流漱石。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也。○

○沈湎。溺於酒也。○劉伶酒德頌。奮髯箕踞。○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麴音菊。昏庸桀紂，胡為酒池肉林；

苦學仲淹，惟有斷齏畫粥。（宋）范仲淹幼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長白山僧舍。每日煮米二升。作

粥一器。待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數十莖而啖之。如是者三年。

（增）周顥隱居鍾阜，赤米自甘。盧生夢醒邯鄲，黃粱未熟。（周）顥隱居鍾阜山。王儉謂顥曰。生枕之。夢

於邯鄲邸中。自言貧困。呂翁出一枕與之曰。枕此當富貴。○生枕之。夢

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及寤。主人炊黃梁猶未熟。生謝曰。先生以此室吾之欲也。

小兒盜禾麥。孔琇之按罪何

妨逸馬犯麥田。曹孟德自刑乃爾。

(齊)孔琇之為令。案小兒偷盜。曰。縣中為

之肅然。魏太祖勅軍士毋犯麥。忽自乘馬逸入麥田。乃曰。何以律下。遂自剪髮。

易秣披音以粟。鄒侯為民庶之

意拳拳。煮豆燃箕。子建悟兄弟之情切切。

(新序)鄒穆公令食鳧雁。以秣。二

石粟得一石批。公曰。粟在倉。與民何異。○魏主丕欲害子建。令其七步成詩。子建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狄山之肉。割之不窮。青田之酒。成之極易。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食之無盡。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

尋復更生如故。古今注。烏孫國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一核盡。一核所盛可復飲。飲盡。更注

水。隨盡隨成。我愛鵝兒黃似酒。雅可怡情。人言雀子軟於綿。最堪適口。

(東坡詩)鵝兒黃似酒。通印子酒。猶帶骨。披綿黃雀。多脂。一釋。通印。廟前魚。其大可容印者最佳。謂通印子魚。

多才之士。

謝茶而贈我好歌。好事之徒。載酒而問人奇字。

(盧仝謝孟諫議惠茶歌)日高丈五睡正濃。誰人叩門

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組斜封三道印。開絨宛見諫議面。手脫月團三百斤。○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往雄處問奇字。

挹東海以為醴。庶暢高懷。折瓊枝以為饜。可舒雅志。

(曹植致季重書)舉泰山以為肉。挹東

海以為醴。楚詞。折瓊枝以為饜。

雲子飯可入杜句。月兒羹見重柳文。

(杜詩)飯抄雲子白。唐柳公權作龍

城記。月兒羹。即命分賜之。

燒鵝而恣朵頤，且願餓生四掌；炮鼈而充

嗜慾，還思鼈著兩裙。

唐僧光謙。酒肉沙門也。嘗云。願鵝生四掌。鰲著兩裙。宋人亦云。白鵝存掌鰲留裙。掌音撐。

種杭術不種杭，耕陶公若以酒為命，窖粟不窖寶，任氏則以食為天。

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令家人悉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釋曰。糯自糯。杭自稻。史記秦二世敗。豪家爭

取金寶窖之。任氏獨窖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價騰貴。其富家之金玉。因盡歸於白焉。紅莧紫茄種滿吳興

之圃，緣葵翠薤，殖盈鍾阜之區。

梁蔡博為吳興守。郡齋前自種紅莧紫茄。詔褒其情。鍾阜。注詳上。

飲食譯白話

有種甜脆肥膩的食品，祇好把他叫做腐腸藥物；慣吃藜羹粗糧的人們，不配對他講牛肉滋味

。君主的食品，叫做『珍饈』；碾白的米子，叫做『玉粒』。好的酒，叫做『青州從事』；惡的

酒，叫做『平原督郵』。『魯酒』、『茅柴』，都是薄酒；『龍團』、『雀舌』，都是好茶。醴酒

不設，便知待客的慢；『脫粟相留』，那是待客的薄。『竹葉青』，『狀元紅』，都是好酒；

『葡萄綠』，『珍珠紅』，都在香酒，飲五斗酒。可解酒癖，這是劉伶的愛酒；在兩腋間，生

了清風，這是盧仝的愛茶。茶叫『酪奴』，又叫『瑞草』；米叫『白粲』，又叫『長腰』。肉

汁的羹，澄清的水，也可祭祀；塵做的飯，塗做的羹，那可充飢。杜康是造出酒來的；劉安是

發明豆腐的。和尚叫魚做水梭花；他又叫雞做穿籬菜。見水中有魚，心想捉他，不如退下結網

；揚釜中的湯，硬要止沸，不如抽柴滅火。喝些酒，吃些羊肉，這是田家年底的作樂；吃些飯，飽著肚子，這是盛世小民的幸福。但求飲食，叫做「徒鋪餒」；餽人不敬，說是「嗟來食」。

「貪吃食物，不知厭足，這就是「饕餐之徒」；看見食物，垂下口涎，他是有欲炙之色。不得同食，叫做「向隅」；謝人賜食，說是「飽德」。

「慢一些行步，可以當車；晚一些吃飯，可以當肉。生計困窮，常不吃飽，叫做「半菽不飽」；受人厚恩，常想報答，說是「每飯不忘」。

「兵廚之擾，」是表示叨擾酒食的謝意；「草具之陳，」是自謙薄待他人的意思。白飯給客，青草喂馬，見得主人款待的厚意；炊的像金，爨的像玉，是謝主人款待的隆禮。家境清寒，沒法待客，只懂得抹月披風；冬天時候，接待客人，無非是敲冰煎茶。君主的大臣，好比做酒用的麴蘖；朝廷的宰相，好比調味用的鹽梅。陳平宰社肉，分得極均，於是見重父老；邱嫂括釜子，示羹已盡，那是討厭漢高。畢卓做吏部，夜到鄰家，偷些酒來喝，那是過分放達；越王愛士卒，投醪水中，使他們喝些，那是鼓動勇氣。遭熱羹的傷，乃吹著冷齋，這叫做「懲羹吹齋」，就是懲前警後的意思；沒本領的人，但曉得酒食，這叫做「酒囊飯袋」，就是多吃少學的意思。隱士刷齒洗耳，有「漱石枕流」的說法；酒客坐臥糟麴，有「藉糟枕麴」的說法。桀紂都是昏君，他有酒池肉林，何其奢呢？仲淹是個志士，他常斷齋畫粥，真是苦呢。

周顛在鍾山草堂，對人說道：「赤米也好吃；」盧生宿在邯鄲旋館，好夢醒來，黃梁還未熟。小兒偷稻麥，犯了國法，孔瑋之也判他的罪；劣馬奔麥田，犯了軍令，曹孟德乃剪己的髮。拿米換糶，鄒穆公厚待百姓；煮豆燃萁，曹子建要悟阿兄。山狄有視肉，把刀割去，一會兒又

生了肉；青田有果核，把水注入，一會兒就成了酒。我愛鵝兒的肉，很像酒的黃，可以陶情；人說雀子的脂，勝過綿的軟，最是可口。盧仝愛喝茶，謝人把茶送到，給他好歌；楊雄愛喝酒，有人把酒載來，問他奇字。晉東海的水，拿來做酒吃，可以解些憂悶，折瓊樹的枝，拿來當菜吃，可以舒些情志。杜子美做的詩中，有「雲子飯」的新名；柳公權做完記後，得「月兒羹」的美味。把鵝燒來吃，還願鵝生四掌；把鶩炮來吃，還想鶩蓋兩裙。陶潛種秫不種粳，因為秫可做酒；任氏藏粟不藏金，因為粟可充食。吳興園裏，種滿紅莧紫茄；鍾阜山中，種滿綠菜翠蔬。

宮室 新增文十聯

洪荒之世，野處穴居，有巢以後，上棟下宇。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禦風雨。○有巢氏梁木為巢。巢葉為衣。

竹苞松茂，謂制度之得宜；鳥革翬飛，謂創造之盡善。

《詩》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朝廷曰紫宸，辰禁門曰青鎖。（施敬木疏云）紫宸殿者。漢

之前殿。周之路寢。○青瑣闥。宮中禁門。以青塗之。《苑頌龍詩》攝宮青瑣闥。遙望鳳凰池。

宰相職掌絲綸，倫內居黃閣，百官具陳章疏，敷奏丹墀。

明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漆地。曰丹墀。

木天署學士所居，紫薇省中書所蒞。（類說）

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紫微閣。西掖西臺。右垣右曹。皆中書省。

金馬玉堂，翰林院宇，柏臺烏府，御史

（音池。絲綸。注詳朝廷。漢百官志）三公府當中開黃閣。設內屏。尚書郎奏事光祿書閣。

衙門。(漢)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於門。曰金馬門。(宋)蘇易簡為學士。太

其相臺。故今稱內都察院公署。○翰音撼。○布政司。稱為藩府。按察司。係是臬司。藩王。室

執法之司。臬司。○潘岳種桃滿院。故稱花縣。子賤鳴琴治邑。故曰琴堂。潘岳。

注。堂。俱詳文臣。○潭。音。府。是仕宦之家。衡門乃隱逸之宅。前卒。鞭背生蟲

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衡門。逸音亦。○賀人有喜曰門蘭藹瑞。謝人過

訪曰蓬華必生輝也。蓬華。言門庭多吉祥。美奐美輪。禮稱屋宇之高華。背構

肯堂。書言父子之同志焉。擅弓。晉獻子成室。張老曰。奐以美其散明也。美哉奐

子。類。詳父。土木方興。曰經始。創造已畢。曰落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

釋。落。是室官始成。而樓高可以摘星。室小僅堪容膝。能言。揚億生數歲。家人抱

不之。登樓。觸其首。即吟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寇萊公為相。庭階下無

外。只可栽花。李文靖廳事之前。僅容旋馬。廣地。僅可栽花而已。庭階下無

文靖公沆為相。治居。恭賀屋成。曰燕賀。自謙屋小。曰蝸居。成而燕雀相賀

。魏時隱者焦先。作圓舍於河間。形如蝸穴。故曰蝸廬。民家名曰閭閻。貴

族稱為閥閱。音伐月。閥閱。在門左者曰閥。在門右者曰閱。皆里門也。閥閱。書功狀以榜於門也。明其

等曰閥。積日日閱。不可純倚閥閱。朱門乃富豪之第。白屋是布衣之家。結

居官之尊。民衆多者。天子賜之朱戶。家語。周公居家。屋音沃。客舍曰逆旅。驛亦館曰

郵亭。逆旅。客舍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後漢書郭泰傳。每宿逆

迎也。族。衆也。郵亭。境上行書之舍。即後世之驛館。書室曰芸窗。朝廷曰魏闕。東坡詩。芸葉薰

芸香草。蠹魚。蠹書蟲也。芸可以辣蠹。周禮。天官懸治象之法。於象魏。釋。象魏。闕也。芸音勻。成均辟雍。皆國學之號。

饗音宮膠。音庠。乃鄉學之稱。唐。貞觀中。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後又改為司成

故曰璧池。璧沼。亦言學省。今請改為辟雍省。周禮。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於虞庠。老笑人善忘。曰徙宅忘妻。譏人不謹。曰開門揖盜。家語。魯哀公謂

善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有尤甚者。桀紂乃忘其身。史。孫策死。權哭未息。張昭曰。今奸篇荒逐。乃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也。

何淩所市。皆濫惡之物。壟斷獨登。譏專利之人。宋。京師有何氏。其樓

名何樓。子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華門圭竇。音係貧士之

居。甕牖繩樞。皆窶人之室。禮。蓬戶甕牖。一釋。華門。以竹織門也。圭竇。鑿門如圭也。賈誼過秦論。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以繩繫樞也。以甕為闕也。○繩。○宋寇準真是北門鎮鑰；協檀道濟不愧萬里

長城。（宋史）真宗罷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者謂準曰。相公整重。何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南史。

檀道濟伐魏。糧竭。濟夜唱籌量沙。及旦。魏軍不敢追。進司空。鎮書陽。威名甚重。文帝疑畏之。及上疾。彭城王義康矯詔誅之。濟自負文武全

才。為國家倚重。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懷汝萬里長城耶。

（增）榱題一建風雨攸除。榱題。屋檐之端也。今俗謂之出檐。子孟子榱題數尺。釋一言屋材之巨大也。詩約之閣閣

鳥。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百堵皆興。周邦鞏拱固重門洞闢。宋殿玲瓏。似續

太祖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宋晉公堂下植三

槐。相臣地位靖節門前栽五柳。隱士家風。相。聞見錄。王祐有大功於朝。郎必

做。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為三公者。後王旦果相。東坡為作三槐堂記。晉書。陶靖節解印居柴桑。門前栽五柳。號五柳先生。嘗在五六

月。至北窗下臥。遇涼風習習。自謂羲皇上人。退思巖是魚頭參政退思時。知妄室乃半山居

士知妄處。宋魯宗道號魚頭參政。樹一室曰退思巖。每退朝。獨居其中。雖妻子不許入。宋荆公自號羊山居士。築一室曰知妄。自

為語錄云。知妄為妄。即妄是真。真亦妄。莫生神堯階下竹秀唐帝宮前。史記堯

後。下有草曰莫莢。朔後日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唐書。玄宗兄弟友愛。莫苑作叢幽密。帝謂諸王曰。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謂之義竹。○莫

音民。夾馬營中，異香遍達；盤龍齋內，瑞氣常臻。

（宋紀）宋太祖生於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一月。

號為香孩兒。南史。劉裕有大志。嘗築一小齋。扁曰盤龍。意能取變化也。

月樹謝音已成，賸音有十分佳景雲

巢既構，應無半點塵埃。（唐）裴度致仕。治策東里。號綠野堂。有涼臺。燠

成。名之曰雪巢。樓廷秀賦。式瑤吾臺。戎避風臺，妃子揚歌，凌烟閣功

臣列像。（飛燕外傳）漢成帝后趙飛燕。體輕不勝風。帝為置七質避風臺。后

左右捉其裙。帝目之曰。此留仙裙也。碧雞坊裏神仙至，朱雀橋邊

士子遊。（漢書）有方士曰。金馬碧雞之神。可祭而至。宣帝因建碧雞坊。

衣巷口夕浣花溪上草堂，最是杜公樂地；至道坊間土窟，更為司馬勝居。

析甫在成都時。劍南節度使裴冕為卜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宋王拱彩

於洛之道德坊。起屋三層而居。司馬公於至道坊。掘地為室居之。富鄭公

問邵堯夫曰。有中有何新事。邵曰。有一巢

居者。有一穴居者。遂以二公對。富公大笑。

宮室譯白話
太古時代的人們，夏居荒野，冬居山洞；有巢以後的屋子，上有橫樑，下有屋柱。竹苞是竹根的固，松茂是松葉的盛，『竹苞松茂』那句話，是說宮室的固而且美。鳥革是鳥兒的振翅，鸞飛是野雞的奮飛，『鳥革鸞飛』那句話，是說宮室的高而且華。紫宸是朝廷的殿名；青鎮是

宮中的禁門。宰相居黃閣內，管那上諭；百官在丹墀下，上那奏章。木天署是祕書所居；紫薇省是中書所住。「金馬玉堂」是翰林的屋子；「柑臺烏府」是御史的衙門。布政司叫做藩府，是屏藩王室的意思；按察司就是臬司，是施行刑罰的意思。潘岳做河陽知縣，院裏種桃，所以這個縣叫做花縣；賤做單父知縣，堂上操琴，所以他的堂名叫做琴堂。潭府是大官的家；衡門是隱士的宅。賀人喜事，說是「門闌藹瑞」，是門庭多吉的意思；謝人來訪，說是「蓬華生輝」，是貧家增榮的意思。「美輪美奐」那句話，出自禮記，是說房屋的高華無比；「肯構肯堂」那句話，出自書經，是說父子的意志相同。「經始」是建造開始的說法；「落成」是建築完工的說法。高的樓，乃可摘星；小的屋，只可容膝。寇準的院子內，只可種些花；李沆的廳事前，只可盤著馬。恭賀屋子完工，叫做「燕賀」；「自謙屋子很小，叫做「蝸廬」。閭閻是稱民家；閭閻是稱貴族。富豪的宅子，叫做朱門；平民的宅子，叫做白屋。客棧叫做逆旅，是歡迎旅人的意思；驛館叫做郵亭，是傳送文書的地方。書屋常貯芸香，用來辟蠹，所以書屋叫做「芸窗」；「闕門巍然高大，常懸法令，所以朝廷叫做「魏闕」。『成均』『辟雍』都是國學的別名；「譽宮」「膠庠」都是鄉學的別號。笑人善忘却，說是「徙宅忘妻」；「譏人不謹慎」，說是「開門揖盜」。在何樓下賣出的，都是假貨；在岡壟上喊賣的，只想專利。編竹頭做門，穿牆洞像圭，叫做「葦門圭竇」；是寒士住的屋；拿甕口做窗，用繩子縛門，叫做「甕牖繩樞」；是窮人住的屋。寇萊公出鎮時，說是管北門鎖鑰；檀道濟受刑時，說是壞萬里長城。屋檐蓋好，就是有大風雨也不怕了。興造百丈高的屋，周室從此鞏固；大開幾重深的門，宋殿何

等玲瓏。王祐在堂下，種三棵槐樹，預望子孫的發達；陶潛的門前，種五棵柳樹，表明自己的清高，魯宗道號魚頭參政，他有一間屋子，叫做退思巖，是退朝思過時居住；王安石號半山居士，他有一間屋子，叫做知妄室，是知妄求真的意思。堯帝階下，生一種奇異的蓂莢；唐帝苑內，有一叢幽密的綠竹。宋太祖生爻馬營中，繞著異香；劉裕居盤龍齋內，常有瑞氣。裴晉公造成月榭，景致十分的好；林景思造成雪巢，縫塵半點沒有。避風臺上，傳送妃子歌聲；凌煙閣中，掛滿功臣圖像。漢代的碧雞坊，神仙下降；吳西的朱雀橋，士子常遊。浣花溪上，起了草堂，是杜甫所居；至道坊間，築了窟室，是司馬所居。

器用 新增文十一聯

一人之所需，百工斯為備。

（孟子）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〇需。用也。但用則各適其用，而

名則每異其名。

（論語）君子不器。章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管城子，中書君，悉為筆號；石

虛中，即墨侯，皆為硯稱。

（毛穎傳）毛穎。中山人。蒙恬南伐楚。始封諸管城。拔其毫，載穎而歸。始皇封諸管城。

號曰管城子。累拜中書令。上呼為中書君。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石虛中傳：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封

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字文峯。燕人。易玄光字處晦。華陰。楮知白字守玄。皆同出號。元銳筆也。玄光墨也。知白紙也。

墨為松使

者；紙號楮先生。

（唐）玄宗御案墨曰龍劑香。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蠟而行。上叶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也。松使者也。

借。毛穎傳。毛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稽褚先生友善。出處必紙曰剡。

音。藤又曰玉版墨曰陳玄又曰龍劑。剡溪之藤。做紙極美。成都浣花溪。故石。

作馬肝。剡藤開玉版。詳上。共筆硯同窗之謂。付衣鉢傳道之稱。帝微時。與張

彭祖同現席。衣篤志業儒曰磨穿鐵硯棄文就武曰安用毛錐。音追。

桑維翰屢應舉。主司惡其姓與喪同音。因下第。乃作日出扶桑賦。又鑄鐵

硯。誓志曰。硯穿則改業。後登進士。官至樞密史。五代宏肇曰。安

朝廷。定禍亂。直須長倉大劍。毛錐。劍有干將鑌鄒耶。音莫。之名。扇有仁風

便面之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于將鑄劍。干與其妻鑌鄒。斷髮剪指。

作纓理。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授以扇贈行。宏曰。扇障面。不致人見。慰

彼黍庶。漢張敞走馬章臺街。以便面拊馬。釋。以扇障面。不致人見。慰

故曰便。何謂箠。音亦扇之名。何謂籟。音有聲之謂。箠。箠者。端草也。堯時生

飲膳。王者不嗜味則生。自關以西。謂之扇。關以東。謂之箠。其制起於

軒轅氏。莊子。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老地籟而未聞天籟。釋。風聲為

天籟。米聳為地籟。笙竽聲為人籟。小舟名舴艋。音窄。巨艦曰艨艟。音蒙衝

正偽。一。炸艦。蝗類。借為船名也。譬其小別作炸艦。非。金根是皇后之車。

菱花是婦人之鏡。與服志。太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車。玉輅輦。銀

鑿落原是酒器玉參差乃是簫名。

(白樂天詩)金屑琵琶槽。銀合鑿落盞。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姜白石詩)剪刻舟求劍固而不通膠柱鼓瑟物而不化。

(釋)鑿落。極也。(風俗通)舜作竹簫。燭屢呼銀鑿落。倚窗閒品玉參差。

刻舟求劍固而不通膠柱鼓瑟物而不化。

(列子)楚人有涉江。舟中劍墜於水。邊刻其舟曰。此吾墜劍處也。至岸。從刻處入水求之。不亦惑乎。(揚子)柱。瑟上雁足也。一絃一

柱。所以游移上下。以調聲音。若以膠粘定其柱。則不能調其音矣。(釋)膠。粘膏也。

斗筲言其器小梁棟謂是大

材。(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晉書)和嶠有盛名。庾亮見而歎曰。鉛刀

無一割之利。強弓有六石之名。

鉛刀。用弔至二十石。馬上用者。六紳弓也。杖

以鳩名。因鳩喉之不噎。鑰同魚樣。取魚目之常醒。

(續漢書)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刻鳩。

鳩。不噎之鳥。取老人飲食不噎之義。鑰。周穆王時所造。樣同魚者。魚在水中。晝夜不瞑目。取守夜之義也。

兜平鑿謀保

是頭盔。巨羅乃為酒器。

兜鑿。首鎧也。亦曰冑。(吳志)孫策與太史慈戰於神亭。慈兜鑿遂為策所獲。乃謂慈曰。

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為卿先。何如。慈曰。不敢面欺。若兜鑿。金短帶不斷。未可量也。(李白詩)葡萄美酒。金叵羅。吳姬十五醉馬馱。金

劍名七比首。氈毯。曰氈毼。音瞿愈。故也。其頭如七。短而使用

古詞)美人贈琴名綠綺焦桐弓號烏號繁弱。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

取以為琴。及成尾有焦。因名曰焦尾琴。聲音絕倫(古史考)柘樹枝長而為集。將飛。枝彈鳥。鳥號呼。以柘為弓。因名曰烏號。(地輿志)繁弱之弓

屈盧。地名。古之異寶。一釋一繁弱。香爐曰寶鴨；燭臺曰燭奴。（古詩）寶

童子。每夜飲。列執華燭。故各燭奴。龍涎。延雞舌。悉是香名。益逆首鴨。

頭，別為船號。（稗史）龍涎香最貴。出大食國。近海。山有雲氣罩住。知有

也。（郭璞云）鷓鴣鳥畫於船頭。以驚水怪。香譜）雞舌。一名丁子香。即丁香母

壽光客，是妝臺無塵之鏡；長明公，是梵飯堂不滅之燈。（隋）御史王度有寶

鏡。時蒲陝間大疫。度令人持鏡照之。病者皆愈。度因作古鏡記。稱為壽光先生。異聞錄）

楊穆嘗於昭應寺讀書。見紅裳女子。穆問其姓氏。答曰：「建祖名無忌。姓

宋。頃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立經幢中燈也。封桔槔。音吉。是田家之水車；襪

襪。音撈。是農夫之雨具。（莊子）子貢適楚。見一丈人為團畦。抱甕而灌之。子貢曰：「一

園者笑曰：「有機械者。必有幾事。有幾事者。必有幾心。吾不為也。」（釋）

仲對齊桓公曰：「今農夫首戴茅蒲。身衣襪。以旦暮從事於田野。」（釋）

茅蒲。粗堅之衣也。襪。烏金炭之美譽。忘歸。矢之別名。（孟郊詩）青山白屋有仁

之矢。（文選）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夜可擊，朝可炊，軍中刁斗，雲漢熱，北風寒，

劉褒畫圖。古者軍有刁斗。以銅為之。朝炊飯。夜擊之。行。觀者皆涼。後漢 勉人發

現曰。『此非惡聲也。』遂因起舞。由是南渡江。遂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後現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賊。嘗恐

祖生先吾著鞭。』○昔成湯出見獵者。張網四面而祝曰。『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觀其三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宏。澤及禽獸。』

况於人拔幟。音立幟。韓信之計甚奇。楚弓楚得。楚王所見未大。韓信攻趙。人各持一赤幟。戒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須拔趙白幟。立漢赤幟。』趙兵亂。漢軍夾擊。遂破敵。斬成安君。『家語』楚共王出遊。失其烏

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董安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乎。何楚乎。』董安

于性緩。常佩弦。賢以自急。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寬。丹。文苑。西門豹。皆性急。佩韋

以自戒。交子賤。董安于。漢孟敏嘗墮甑。不顧。知其無益。宋太祖謂犯法

有劍。正欲立威。甑已破矣。視之何益。『宋』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太

祖問曰。『莊宗以英武治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威令不行。賞

賚無節。上撫髀歎曰。『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節賞。若犯吾法者。朕惟

有劍已。王衍清談。常持麈尾。每擁臯比。音皮。晉。王衍初為元城令。尾。『釋』塵。大鹿也。羣鹿所往。視麈尾所轉為準。故談者執之。『宋』張

載號橫渠。喜談兵。范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

勸之讀中庸。反而求之。六經。常在京師。坐臯比。尾生抱橋而死。固執不

通。焚妃守符而亡。貞信可錄。

『抱朴子』尾生。即微生高。嘗與女子期於橋。生欲全信。遂抱柱

而死。○楚昭王出遊。留夫人貞姜於漸臺。王約曰。『召必以符。』及遣使迎夫人。使者忘持符。夫人不敢行。使者還取符水。壅崩臺崩。夫人遂溺死。

（釋）符以竹為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為二。各存其一。合之以徵信者。溫嶠昔燃犀。照見水族之鬼怪。

秦政有方鏡，照見世人之邪心。（晉）溫嶠過牛渚磯。世傳下多怪。嶠然犀照之。見奇怪異狀者。見赤衣乘馬者。須臾水族覆穴。夜夢人告曰。『幽明相別。何意相照如此。』

（釋）犀獸毛如豕蹄。有三趾。頭如馬。有二角。西京雜俎。秦始皇有方鏡。照人灼見心膽。

照之。凡宮女有邪心者。以鏡車載斗量之人，不可勝數。南金東箭之品，實是

堪奇。（二）國志。魏主曹丕。策拜孫權為吳王。權使趙咨入謝。丕問咨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咨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晉書。顧榮。吳郡人。會稽人。並起兵討蘇峻。

史贊曰。虞為東箭。顧為南傳檄可定，極言敵之易破，迎刃而解，甚言事之易為。

韓信言於漢王曰。『大王入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大王秦者。舉兵而東。二秦可傳檄而定也。』

（釋）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有急則插雜羽。謂之羽檄。晉史。杜預伐吳克江陵。謂人曰。『今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矣。』

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唐史）魏徵卒。太宗謂羣臣曰。『人以銅為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矣。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增）側理為紙，別號玄香，乃墨佳名。（拾遺記）南越獻側理紙。晉武帝以賜張

為紙。其理縱橫斜側。晉武帝以賜張

華寫博物志。漢人語訛。謂之陟釐紙。（纂異錄）薛稷為墨。鄰里來觀。拜玄香太守。兼亳州褚郡平章事。是日壁吐異氣。結成樓臺狀。

滅。乃硯彩鮮明，公權曾評鵝眼筆鋒勁健，鍾繇慣用鼠鬚。（柳公權論硯云。貯水處有赤白。黃色點者。號鵝眼。最佳。一硯譜）端溪中之硯石。有鵝眼。黃黑相間。晶瑩可愛。謂之活眼。一世說）鍾繇。張芝。王羲之皆用鼠鬚筆。秦

皇見七首而驚走，考叔取螿弧，胡以先登。（史記）燕太子丹命荆軻入秦刺秦王。為七首。以藥淬之。中其鋒。即死。軻以獻地與為名。圖窮。七首見。秦王覺。驚走。乃得免。一釋）七首。短刀也。一左）鄭伐許。穎考叔取螿弧以先登。一釋）螿弧。旗也。

蛇矛龍盾，聲雄太乙之壇，紫雷青霜，銳比昆吾之劍。（兵法云。古者出師。必列武備。祭於太乙之壇。龍盾蛇矛。正式武備也。一釋）矛盾。畫龍蛇於上。太乙。神名。甚鋒。滕王閣序）紫雷青霜。王將軍之武庫。一釋）謂劍也。○昆吾。周穆王劍。甚鋒。

利。照人如照水。為炊必用土銚，汲井應藉轆轤。（音六。盧。一高士傳）王切。玉如切泥。為炊必用土銚。汲井應藉轆轤。褒家甚貧。終日土竈無烟。一釋）土銚。瓦鍋也。○轆轤。井上汲水圓軸。睡愛珊瑚枕上凹，

人情乃爾，飲憐琥珀杯中滑，我意猶然。（唐詩）飲憐琥珀杯中滑。睡愛珊瑚枕上凹。石季龍坐五香席上。李太白臥七寶

牀中。（鄴中記）石季龍作帝。以錦裹五香。雜為五彩。緣之以錦。延待賓客。明皇以七寶牀。置之金鑿殿中。使白坐臥。其寵

遇如雲繞匡廬，案化葛仙之鹿，几浪翻雷澤梭飛陶母之龍，

庾老據胡床談

几案三足。忽化為白鹿。時出於山。白日登仙。一釋）鹿。屬。○陶侃母棄梭於雷澤。忽化為龍而去。○翻音番。

此。如雲繞匡廬，案化葛仙之鹿，几浪翻雷澤梭飛陶母之龍，

匡廬。刻桐木

匡廬。刻桐木

匡廬。刻桐木

詠，諸佐皆歡；孔明執羽扇指揮，三軍用命。（晉）庾亮鎮武昌。中秋夜。亮至

也。衆欲散。亮曰。『老子。興亦不淺。』諸葛亮與司馬懿治軍涓濱。（釋）胡床談笑至旦。懿戎服蒞事。使人

也。世說補。諸葛亮與司馬懿治軍涓濱。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車葛巾羽扇。指揮二軍。隨其進止。司馬懿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蒼藤，以仁義作劍鋒，絕勝於七星白刃。（陸賈新語）君子居高處上。則以聖賢爲杖

謂之劍戟。策略爲之旌旗。上公膺寵命，已知高坐肩輿，末士少豪雄，可

惜倒持手版。鍾繇爲二公。上特加寵遇。使人肩輿入朝廷。欲於座上言之。既

見。坦之汗流沾衣。倒持手版。安從容謂曰。『聞天下有道。守在四裔。明公何須壁前置人。』

器用譯白話

一人所用的東西，差不多要包蓋凡百工業界的；可是各種有各種的用，而名稱却是各別。

管城子，『中書君』，都是筆的別名；『石虛中』，『即墨侯』，都是硯的別號。墨是『松

使者』，『紙叫『楮先生』。紙叫『剡藤』，又叫『玉版』；墨叫『陳玄』，又叫『龍劑』。

共筆硯，『是同學的話頭』；『付衣鉢』，是傳道的說法。立定志願，上勁去作業，叫做『磨穿

鐵硯』；『去掉文學，改就那武事』，叫做『安用毛錐』。劍有『干將』，『鑌錐』的名；扇有『仁

風』，『便面』的號，什麼叫做箒？也是扇的別名；什麼叫做籟？是有聲的說法。小的船隻，叫

做『舴艋』；『大的兵船』，叫做『艨艟』。金根車，是皇后所乘的；菱花鏡，是女人所用的。酒

器原叫「銀鑿落」；「簫」名是叫「玉參差」；「刻舟求劍」是說人固執不通；「膝柱鼓瑟」是說人拘泥不化。「斗筲」是說人器叫量的小；「梁棟」是說人才幹的大。鉛的刀，連一割都不能；硬的弓，有六石的名號。杖名取鳩，因為鳩喉是不噎的；鑰樣像魚，因為魚眼是常開的。·「兜鍪」是金屬做的帽兒；「叵羅」是黃金製的酒器。短劍叫做「匕首」，是一種凶器；「氈」叫做「氈氍」，是一種地毯。「綠綺」「焦桐」都是琴名；「烏號」都是弓名；香爐叫做「寶鴨」；「燭臺」叫做「燭奴」。·「龍涎」「雞舌」都是香名；「鸚首」「鴨頭」都是船名。「壽光客」是妝臺上無塵的鏡；「長明公」是梵堂中不滅的燈。「桔槔」是田家的水車；「襪袂」是農夫的雨具。「烏金」是炭的美稱；「忘歸」是箭的別名。在夜間可打擊，在早上可炊飯，見得刁斗的用大；看雲漢圖都熱，看北風圖都涼，見得劉褒的畫妙。·劉琨見祖逖奮發有為，說是祖先生著我鞭，所以勉人發憤，叫做「猛著祖鞭」；商湯見獵者張網四面，乃使他解去了三面，所以求人捨罪，叫做「幸開湯網」。·「拔幟立幟」韓信的用計，確是很奇；「楚弓楚得」楚王的所見，果然不大，董安于生性遲緩，常掛著弓的弦線，使性子急了一些；西門豹生性躁急，常掛著熟的牛皮，使性子寬了一些。·漢孟敏曾落下甑，並不同顧，他明知顧也無益；宋太祖說犯了法，我祇有劍，他正要借此立威。·塵尾做的拂塵，叫做塵拂，這是王衍清談時常執的；虎皮做的坐褥，叫做毳毼，這是橫渠講學時常坐的。·尾生在藍橋上等女子，一會兒，水漲起來，他抱橋而死，真是固執不通；楚妃在漸臺上守符，沒多時，臺崩下來，她溺水而死，那是真信可紀。·溫嶠點著犀，照見水族の怪狀；秦政掛著鏡，照見世人

的邪心。車載斗量，人數算不清楚；南金東箭，人品的是奇特。『傳檄可定，』極言敵的易破；『迎刃而解，』極言事的易做。拿青銅做鏡子，照了後，可以整衣冠；拿古人做鏡子，照了後，可以知興衰。

『側理』是紙的別號；『玄香』是墨的美稱。硯質很佳的，是公權所評的鸚鵡眼；筆鋒很勁的，是鍾繇所用的鼠鬚筆。秦政看完燕國的地圖，見了匕首，嚇得向後退；考叔走近許國的城後，拿了大旗，搶先跳上去。蛇矛龍盾等軍器，列在太乙壇，何等威風；紫電青霜等鋒頭，比那昆吾劍。同一銳利。土銼是用來煮飯食的；轆轤是用來汲井水的。睡覺用珊瑚枕，是愛他的凹；喝酒用琥珀杯，是取他的滑。石季龍坐在五香席上；李太白躺在七寶牀中。葛仙隱在匡廬中，他所刻的案子，忽然化做麕；陶母立在雷澤旁，她丟去的梭子，忽然化做龍。庾老胡床談笑，幕僚都喜歡；孔明執羽扇指揮，兵士都聽命。把聖賢做拄杖，却比九節的藤杖好些；把仁義做劍鋒，却比七星的寶刀勝些。肩輿就是轎子。鍾繇高坐轎子，是受君主的恩榮；手版就是朝版，但之倒持朝版，是少豪傑的氣概。

珍寶

新增文十聯

山川之精英，每洩爲至寶；乾坤之瑞氣，恆結爲奇珍。

國家將興之時，必有精粹之英。及瑞祥之

氣。佈滿山川之間。皆爲至寶。珍奇。是天地山川靈秀所鍾。

古玉足以庇祕嘉穀，明珠可以禦火災。

王孫圍曰。玉足以庇廕嘉穀。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魚目豈可混珠，砒砒音武焉能

亂玉。廣州記。鯨魚目似明月珠。蚌珠在腹。○砥砢。石之似玉者。亦作砥砢。又作武夫。○

司馬光賦。砥砢亂玉。黃金生于麗水，白銀出自朱提。音殊時。麗水在益州。○朱提。中有金山。如據。浮出水上。○

名。在四川。曰孔方，曰家兄，俱為錢號。曰青蚨，符曰鵝眼，亦是錢名。魯

多產。白銀。曰孔方，曰家兄，俱為錢號。曰青蚨，符曰鵝眼，亦是錢名。魯

神論。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洛中朱衣。當途學士。見我家兄。不敢仰視。○搜神記。南方有蟲。其形如蟬。取其子。母即飛

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或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

錢。皆復飛歸。輪環無已。故淮南子之術。以之選錢。名曰青蚨。○宋略。

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大壞矣。每千長不滿三寸。世謂之鵝眼錢。可貴者明月夜光之珠，可珍者璠璣。

予琬。上琰。上之玉。隋侯見大蛇被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其夜光

則。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煥若也。

楚王以璞玉為石，兩刖卞和之足。說苑。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至寶。以革匱緹巾。什襲藏之。周客聞而

觀焉。主人齋戒七日。沐浴啓視。客笑曰。石也。○宋人怒。藏之愈固。○

○楚人卞和遊荆山。得璞玉。獻與楚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

王怪其詐。刖其左足。又獻與武惠王之珠，光能照乘，和氏之璧，價重連城。史記。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齊有寶乎。○齊王曰。無有。○

魏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顆。何齊大

國而無寶乎。○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藺相

如捧璧入秦。見秦王無償城意。欲以璧擊之。恐璧碎。不敢逼。因怒髮冲

璧歸趙。鮫音交人泣淚成珠，宋人削玉為楮。博物志：水國鮫人出寓人間賣。鮫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

淚成珠滿盤。以謝主人。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賢乃國家之寶，儒為席上

之珍。漢書：秦欲伐楚，使人觀楚之寶器。使大國之所觀。客欲觀楚

儒行之珍。孔子曰：「儒有王者聘賢，束帛加璧，真儒抱道，懷瑾握瑜。」帝使使以

束帛加璧。以蒲裹車輪而迎申公。楚詞：懷瑾握瑜。在衣為懷，在手為握。雍伯多緣，種玉於藍田，

而得美婦。太公奇遇，釣璜於渭水，而遇文王。雍伯，注詳婚姻。史記：姜子牙年八十，釣魚渭水

初下得鮓，次下得鯉。剖魚腹中得璜玉。刻文曰：周受命。呂佐之。文王出獵於渭水，見父老釣。王問之曰：『叟樂此乎？』對曰：『君子樂行其

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也。』王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之後車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適周。用

賴以興。』子真是乎？』太公望剖腹藏珠，愛財而不愛命，纏頭作錦，助舞

而更助嬌。唐太宗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腹藏之。人皆笑彼之

頭。唐明皇折千葉桃，插於妃。孟嘗廉潔，克俾合浦還珠，相如勇忠，能使

秦廷歸璧。漢合浦縣不產穀而出珠。民常採珠以易米。合浦之太守貪污

珠復還。注詳連城。玉釵作燕飛，漢宮之異事，金錢成蝶舞，唐庫之奇傳。武帝

起居昭靈閣。有二神女遺玉釵與帝。帝以賜黃婕妤好。至元鳳中。官人見此

錢。謀欲碎之。明旦。視匣中。惟見白燕飛天而去。○唐穆宗時。禁中干

葉牡丹開。有黃白蝶數萬。飛集花間。上令舉網張之。得數百。視之乃庫中金錢。上廣錢可以通神營利乃為鬼

笑。（唐）張延賞將判獄。忽案上有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延曰。『錢至十萬貫。可通神矣。吾懼禍及。』不得不止。○宋劉伯龍歷官中外。貧實

尤甚。嘗在家時。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歎曰。『窮貧固有命。今日乃為鬼所笑。』以小致大謂之拋切披交

磚音引玉不知所貴謂之買櫝還珠。趙嘏至吳。常建以其有詩名。必遊靈巖寺。建先題二句。及嘏遊寺。為續成之。人謂建乃拋磚引玉。『韓子』楚人賣珠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柏。綴賢

以珠玉。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知櫝之美。不知珠之貴。○綴賢

否鄙者懼離音害如玉石俱焚貪婪無厭雖鎰銖音朱必算。（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說文』鎰

六銖也。（按）黃鍾一龠容二千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釋』極言其細微。崔烈以錢買官人皆惡其銅臭

秦嫂不敢視叔自言畏其多金。（漢）靈帝開鴻都門鬻官爵。崔烈本冀州名士。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烈問

其子鈞曰。『吾居二二公。外議何如。』對曰。『大人少英名。歷位卿守。但論者嫌其銅臭耳。』（釋）傅母。教帝之母也。『國』蘇秦字季子。初說秦不遇

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說趙。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將說楚。路過洛陽。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乎。』

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熊袞父亡天乃雨錢助葬仲儒家窘天乃雨金濟貧。（唐）熊袞為御史大夫。奉公守法。家無私積。父死不能葬。日夜號哭。一日。天雨錢數十萬。以襄葬事。『述遺記』翁仲儒家極貧。一旦。天雨

金十斛於其家。由是而與王侯爭富焉。漢楊震畏四知而辭金，唐太宗因懲貪而賜絹。

舉王密為邑令。密懷金以餽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慚而退。密漸而退。密慚而退。太宗復賜絹十疋。胡演曰：「不致罪而復賞之何也。」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順德聞而慚。晉魯褒作錢神論嘗

以錢為孔方兄，王夷甫口不言錢，乃謂錢為阿堵物。錢神論。王夷甫妻郭氏喜聚斂。夷甫不說。口不言錢。妻欲試之。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見之。命婢去阿堵物。猶言眼前物。指錢也。堵音睹。然而床

頭金盡，壯士無顏，囊內錢空，阮郎羞澀。無顏色。入。古詩：牀頭黃金盡。壯士稽。客問其中何物。季曰：「但匹夫不可懷璧，人生孰不愛財。」有玉。虞叔但有一錢守囊。恐其羞澀。遂獻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獻。既而悔曰：「遂獻之。」

（增）斑斑美玉，瑟瑟靈珠。名。瑟瑟。珠名。玉。琉留璃瓶，最宜卜相。琥珀

盞，尤可酌賓。廣州記：琉璃。出大秦。高麗。日南諸國。其性堅。刀刮不

擇相。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顛有人。整帝書姓名。納之琉璃瓶中。焚香祝天

以筋挾之。得文紀。遂以為相。博物志：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為茯苓。再千年。化為琥

珀。又名珠光。嗣續將盛，鳴鳩化金帶之鉤，爵綠彌高，飛鵲幻玉紋之印。

韻府羣玉：山西張氏。世代有陰德。忽有鳩入室。祝之曰：「爾為禍耶。飛上承塵。為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鉤。遂寶之。

幼學故事瓊林 卷三 珍寶 五五

化而為石。剖之得玉印。文曰。忠孝侯之印。

魏博鐵鑄錯，悔恨已遲；

張說記事珠，遺忘可免。

（五代史）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後遂為李溫所制。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一

個錯不成。蓋歎其誤殺牙兵也。（唐）張說為相。有記事珠。事之遺忘者。弄其

珠。則頓然悟。夏桀乃昏庸主國有瑤臺郭况是貴戚卿家多金穴。

（通鑑）夏桀然悟。則頓然悟。夏桀乃昏庸主國有瑤臺郭况是貴戚卿家多金穴。無道。為肉

山酒池。瓊宮瓊臺。郭况漢光武郭后之弟也。

奢華太甚韓嫣彈出金丸；

計畫未成范增撞開玉斗。

韓嫣性奢侈。以金為彈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

起如廁。輒隨往。望彈丸所落而拾之。（史記）高祖鴻門之宴。酒半。我

為魚肉。何辭焉。遂逃歸霸上。留張良以白璧謝羽。以玉斗謝范增。增置

刻岷姬之形以玉好色惟然鑄范蠡之像以金尊賢乃爾。

（燉煌紀年）桀伐岷山。岷山

之君。獻桀以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刻其名於苕華之玉。（吳越春

朝禮珊瑚樹塞滿齊奴之室瑪瑙盤捧來行儉之家。

石崇小名齊奴。武帝與

出珊瑚樹高三尺助體。崇擊碎之。帝令其賤。崇以高六七尺者賤之。四五

尺者。殆不勝數。（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一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

盤碎。惶愧叩頭。行儉曰。汝非故燕昭王之涼珠，炎蒸無暑扶餘國之

火玉，列迥無寒。

拾遺記。燕昭王時。外國獻黑蚌珠。暑月懷之。極清涼。號招涼珠。武宗時。扶餘國進火玉。可以燃鼎。置室

中。不必挾纊。錦帆錦帳，炫人耳目。金埒，音金塢，上駭我見聞。

錦帆。注詳知富。錦帳

布地。注詳衣服。晉王武子養馬。編錢。從吾所好，豈曰富而可求；有命存焉。

當以不貪為寶。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若。我以為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焉。卒弗受。釋喪寶。謂一喪廉。一喪玉。

珍寶譯白話

山川的精英，每洩出寶物；天地的瑞氣，每結成奇珍。玉的寶貴，因為他可以保護嘉穀的；珠的寶貴，因為他可以捍禦火災的。魚目那裏可混那明珠；碣碣那裏可亂那寶玉？黃金產在麗水內；白銀產在朱提山。「孔方」一家兒，都是錢號；「青蚨」「鵝眼」也是錢名。明月夜光的珠，的是可貴；璠璣琬琰等玉，的是可寶。宋人把燕石當做玉，藏在幾重綢巾中，楚王把璞玉當做石，恨得兩斬卞和脚。魏惠王的珠，他的光，能照十二座車子；楚和氏的璧，他的價，能值十五個城頭。鮫人所落的淚，成功珠子；宋人所削的玉，成功楮業。賢人是國家的寶器；儒者是席上的珍品。王者聘請有用的人，一定先送好的綢，再加美的玉；儒者保守所傳的道，好比身旁藏了瑾，手裏握著瑜。楊雍伯在藍田種了玉，後得美妻，的是良緣；姜太公在渭水得了璜，後遇文王，的是奇遇。剖腹藏著珠子，他只知愛財，不知愛身；把錦纏在頭上，她

既助舞態，更助嬌容。漢孟嘗廉而且潔，能使合浦徙去的珠，仍舊回來；蘭相如勇而且忠，能使秦廷騙去的璧，仍舊帶回。漢宮中的玉釵，化做白燕飛去，的是奇事；唐庫中的金錢，化做蝴蝶飛舞，也是奇聞。多錢自可通神；營利乃被鬼笑。先擬一稿，專請名人和一篇，叫做拋磚引玉；只知外美，不識內中的貴品，叫做買續還珠。不論好歹，都遭著岔子，好比玉石一同燒掉；只愛錢財，毫不知厭足，那怕細微也要算計。崔烈費了金錢買官，帶些銅臭；秦嫂不敢抬頭望叔，怕他多金。熊袞父親死後，天落下錢來，助他葬事；仲儒家境極苦，天落下金來，救他窮困。漢楊震不受餽金，怕的是「四知」；唐太宗要戒貪官，偏賜絹十疋。晉魯褒做篇錢神論，曾叫錢做「孔方兄」；王夷甫口中不說錢，乃叫錢做「阿堵物」。然而床頭無金，壯士沒有顏色；袋內無錢，阮郎也要動心。雖然匹夫不可懷寶；可是世人誰不愛財？

「斑斑」是美玉的稱呼；「瑟瑟」是靈珠的稱呼。琉璃瓶是卜宰相時用的；琥珀盞是宴賓客時用的。子孫將盛，鳴鳩化做金帶鉤；官爵益高，飛鵲化做玉紋印。紹威因鑄個錯，懊悔也來不及；張說記事珠，遺忘也想得出。夏桀是個昏君，禁中有瑤臺；郭況是個貴戚，家中有金穴。韓嫣的奢華太過分，竟把金丸彈出；范增的計策不成功，就把玉斗敲開。夏桀好色，把玉刻岷姬的形；勾踐尊賢，把金鑄范蠡的像。齊奴室中，塞滿珊瑚樹；行儉家裏，捧出瑪瑙盤。燕昭王的涼珠，那怕暑天也不熱；扶餘國的火玉，那怕冬天也不冷。錦製的帆，錦製的帳，耀人耳目；金砌的埽，金砌的塢，駭我見聞。我儘管從我所喜，那裏敢求富；我總認人生有命，所寶是不貪。

命之修短有數；人之貧富在天。修。長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惟君子安貧；達人知

命。（滕王閣序）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貫朽粟陳，稱羨財多之謂；紫標黃榜，封記錢庫之

名。（司馬遷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梁武帝蕭衍性愛錢。百萬一聚。

掛以黃榜。千萬一庫，掛以紫標。○貪愛錢物，謂之錢愚；好置田宅，謂之地癖。

武帝少子綜。作錢神論以譏之。○貧者地無立錐，富者地無立錐。（食貨志）秦孝公壤井田。開阡陌。民得買賣。富者

無立錐，富者田連阡陌。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釋）田間道路。南北曰

阡陌。東西曰陌。室如懸磬，言其甚窘。家無儋石，謂其極貧。（左）齊孝公伐魯。魯使

恐乎。何恃而不恐。○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米曰在陳，守死曰待斃。（音敝）路出陳蔡。被其以兵相拒。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

（左）鄭祭仲勸莊公伐其弟叔段。公曰。富足曰殷實，命蹇曰數奇。（音機）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富足曰殷實，命蹇曰數奇。（音機）

所積成大充滿。（李廣傳）李廣猿臂善射。匈奴畏服。號飛將軍。卒以數奇。不得封萬戶侯。奇。隻而不偶。謂不合也。 甦音

涸鮒乃濟人之急呼庚癸是乞人之糧（莊周）字子休。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吾得封邑。百姓所賦之金

以貸於子。可乎。周忿然曰。周昨來顧時。車轍有鮒魚焉。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周曰。諾。我將南遊吳楚之王。

令汲西江之水活子。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君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一（釋）甦。復生也。涸。水乾也。一（左）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大夫有

山氏曰。一（釋）庚。西方。主金。癸。北方。主水。此軍中隱語耳。一（庚）癸乎。一則諾。一（釋）家

徒壁立司馬相如之貧屢屢（音掩）為炊秦百里奚之苦（司馬相如傳）相

屢屢。關門橫木也。注互詳。夫婦增類。鵠形菜色。皆窮民飢餓之形。炊骨爨骸。謂軍中乏

糧之慘。一（通鑑）梁簡文時。江南百姓乏食。皆鵠形。雖有凶荒水

天下之民有此色。一（公羊傳）宋華元語楚曰。寡君使元請

義伯夷叔齊資財敵王公之富陶朱倚頓（博物志）伯夷叔齊取食周粟。探

之草木也。一（兄弟於）是餓死。一（苑）蓋仕越為大夫。其後棄官。止於陶。一（子）何食。周

一之利。費累巨萬。自號陶朱公。倚頓。乃魯貧士。聞陶朱公富。往問術

焉。公曰。其滋息不可勝計。乃資擬王公。石崇殺妓以侑酒（音）恃富

行兇（音）何曾一食費萬錢奢侈過甚（晉）石崇每佳客讌集。輒令美人行酒

強飲之者。行至敦。敦固不飲。崇斬二美人。(晉書)何曾性奢侈。廚膳滋二

味擬王者。每以玉屑烹羹。貴過則棄其玉。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真是剜肉醫瘡，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

有三年之食，庶幾遇荒有備。(聶夷中憫農詩)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穀未熟。而先支用錢也。(禮)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十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貧士之腸習

藜苳，富人一口厭膏粱。(韓愈詩)三年國子師。賜胃習藜苳。○厭飽也。膏

肥肉。梁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上以飴沃釜。石崇。王愷。注詳衣服。癡者

為蠟。飴。煎米蘖為之。范丹釜中生魚，甑中生塵。(漢)范丹字史雲。桓帝時

不舉火。曳杖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曾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

儉有可鄙，薪而爨。炙肉少一爨。亦覺之。鄭義東門受餉，西門出酤，貧

不勝言。總之飽德之士，不願高粱，聞譽之施，奚圖文繡。(孟子)詩云。既

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醉以酒。既飽以德

(增)公孫牧豕營生，甯思相位，灌嬰販繪為業，豈意封侯。(漢書)公孫弘為

之徒。起於牧豕。漢書灌嬰本販繒。封列侯。郭泰對於斗筲役，雅不願為；班超更作書

寫傭，不得已爾。漢書郭泰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泰曰：「大丈夫甯處此斗筲役乎？」後卒服西域。封定遠侯。

屯田冊籍。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使武帝功臣也。出，朱桃椎擲還鹿幘，自知本命合窮；蘇季子破損貂裘，誰意

運之難泰？事文類聚唐朱桃椎敝衣束帶。長吏寶帆遺以鹿幘。朱委之地。不服。曰：「命合窮耳。」夏則袒。冬則緝木葉以自蔽。

奔走。漢書衛青少孤貧。為人牧牛。相者曰：「善自勉。後當封侯。」青曰：「

樂布窮困。傭於齊。為酒家保數歲。為人所掠。賣於燕為奴。揚雄逐貧賦：人謂其逐之何遲；韓愈送窮

文，我怪其送之不蚤。揚雄逐貧賦：舍爾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沈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再留。

異寶充盈，王氏都云富窟；音佳肴錯雜。郇公常列珍廚。

時良。利行四方。日吉。唐王元寶金玉充塞室中。時號富窟。何良俊世說補：唐韋陟封郇公。性好奢靡。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語曰：「人欲大飯筋骨舒。黃董卓積寶，郇音中壓殘金塢，

鄧通布錢天下，鑄盡銅

緣須入郇公廚。

董卓積寶，郇音中壓殘金塢，上鄧通布錢天下，鑄盡銅

山。（魏志）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黃金數十萬於中。人謂之金塢。漢一鄧通見寵於文帝。相者曰：『富通者在吾。』乃

賜蜀之銅山。使通得自鑄錢。象牙牀魚生太侈。火浣衣石氏何多。（梁）魚容

以象牙造牀。周匝鏤金蓮花。以琥珀龜貝飾牀脚。（晉史）惠帝時外國進火浣布。帝為衣。服之。以為天下罕有。幸石崇家。崇奴隸皆衣火浣布。祇事

帝。帝大慚。婦乳飲狔。音畜類翻成人類。兒口承唾。家童充作用壺。（世說）晉武

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烝狔甚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

畢。並用唾壺。（晉）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譙。時牙檣錦纜。隋煬增

遠渚之奇。玉鳳金龍。元寶侈華堂之勝。（隋）煬帝遊戲湖中。造龍舟二十餘

於湖之上下。（晉）王元寶性奢侈。其所居窗戶。雕以玉龍銜鈴。金龍吐旆。且曰：『石崇庶姓。猶畫卵雕薪。元寶豈泯泯者哉。』

貧富譯白話

命的長短，原來有數；人的窮富，却定在天。只有高品的安著貧；達觀的懂得命。錢的繩已爛去，倉的米已陳舊，這是用來稱贊財多的；千萬錢掛紫標，百萬錢掛黃榜，這是用來封記錢庫的。貪愛錢財，叫做錢愚；好買田地，叫做地癖。『守錢虜，』是說有錢不用出；『落魄夫，』是失業沒依靠。窮的人，連立錐地沒有；富的人，田縱橫的連著。室中好像掛著空的器，是說他很窮；家中沒有積到幾斗米，是說他很窮。無米叫做『在陳，』是取孔子在陳絕糧的意

義；守死叫做待斃，是照鄭莊待他自斃的說法。錢財充足，叫做「殷實」；命運不通，叫做「數奇」。救失水的鮒魚，叫做「甦涸鮒」，這是說救人危急；請軍餉的隱語，叫做「呼庚癸」，這是說向人乞糧。家裏但剩四壁，叫做「家徒壁立」，這是記司馬相如的窮；門門充做燃料，叫做「糜膠爲炊」，這是記秦百里奚的苦。「鵠形菜顏」，形容窮民饑餓的情狀；炊骨爨骸，表示軍中無糧的苦况。伯夷叔齊，情願餓死，無非留君臣的義；陶朱倚頓，擁有資財，竟能敵王公的富。石崇因客不歡酒，連殺二妓，那是仗富行兇；何曾每吃一頓飯，要費萬錢，那是奢侈過分。二月裏賣去新絲，五月裏糶出新穀，真是剜心頭肉，醫眼前瘡；種三年田，多出一年的糧食，種九年田，多出三年的糧食，就是遇著荒年，也有防備。窮士的肚腸，憤受藜藿；富人的口裏，厭吃膏粱。石崇用蜂蠟代燃料，王愷用錫糖洗釜子。范丹釜子內養得活魚，甌子上滿染塵埃；曾子拉著襟，露出臂膊，穿著鞋，露出腳跟。韋莊把米數過，然後燒飯，把柴稱過，然後舉火，那是儉不中禮；鄭義東門去受餉，西門去出賣，真是窮得不堪。總而言之：講仁義的，不願嘗膏粱之味；有名望的，不愛穿文繡之服。

公孫弘養豬時，那裏想得到後來做宰相；漢灌嬰販繒時，那裏想得到後來封列侯？郭泰家雖窮，不願做小吏，志却不小；班超志雖大，乃竟做書記，實出不得已。朱桃椎擲還鹿幘，自知本命該窮；蘇季子穿破貂裘，那是運氣不好。衛青替人牧牛，但求免了辱打；樂布做人奴隸，不免勞於奔走。揚雄做篇逐貧賦，人說他逐得太遲；韓愈做篇送窮文，我怪他送得不早。王氏室中，充滿異寶，可說富窟；郇公廚中，擺滿美膳，可說是珍廚。董卓的金，藏滿郇塢，幾

金塢壓倒；鄧通的錢，流通天下，幾把銅山鑄盡。魚容生性奢侈，特造象牙牀；石崇所用奴隸，都穿火浣衣。人乳給狗飲，畜類倒成人類；人口受客唾，奚兒竟充唾壺。隋煬帝遊湖的龍船，有牙做的檣，錦做的纜；王元寶所雕的窗戶，有玉刻的鳳，金鑄的龍。

疾病死喪 新增文十二聯

福壽康甯，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無。（書）九五福。二曰富。三曰康甯。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釋康甯。無患難。攸好德。樂其道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惟智者能調，達人自玉。王叔

和脈訣曰。智者能調和五臟。〇自玉。自珍重也。問人病曰貴體違和，自謂疾曰偶沾小恙。〇音樣

和。失調和也。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獺。黃帝殺。懼離病者，甚為造化小

兒所苦，患疾者，豈是實沈臺駘為災。（唐）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省候。答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釋

以天地造化。看做小兒樣。矜誕之詞也。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問焉。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知之者。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疾不可療，

曰膏肓，平安無事，曰無恙。（左）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化為一豎。子曰。緩。良醫也。

懼傷我。盍逃之。其一日。居肓之上。膏之下。其奈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

可為也。（釋）公曰。良醫也。乃厚禮遣。采薪之憂，謙言抱病；河魚之患，係

是腹疾。（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之以疾。言曰。某有采薪之憂。其有采薪之憂。河魚腹疾。

奈何。自內以至外。（釋）腹泄曰河魚疾。蓋河魚腐。有將饋之勢。可以勿藥，喜其病安，厥疾弗瘳，

抽言其病篤，弗瞑眩，厥疾弗瘳。（易）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若藥瘳，瘳音不病君子，病君子，愈也。

正為瘳耳。卜所以決疑，既不疑，復何卜哉？（世說新語）中朝有小兒。曰。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父病

患瘳也。（主人曰。尊翁明達君子。何以病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瘳耳。唐）長孫無忌。及敬德等。勸李世明誅建成元吉。世民命卜之。

幕僚張公謹見之。取龜投地曰。卜謝安夢雞而疾不起，因太歲之在酉；

楚王吞蛭，而疾乃痊，因厚德之及人。謝安夜夢乘桓溫車。行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復前。莫有

解者。後溫亡安代溫居相位。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曰。十六里。十六年也。見雞而止者。是年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矣。果卒。史記）楚惠

王食菹。而得蛭。欲出之。恐膳夫坐罪。勉強吞之。令尹知其故。將屬續，

曠將易簣，皆言人之將死，作古人，登鬼錄，皆言人之已亡。絕。屬續以俟氣

也。人將死時。置綿於口鼻。以驗其氣之有無。檀弓）曾子臥疾將終。而

書。命曾元扶起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魏文帝與吳質。昔年遭疾疫。親故皆罹災。觀其姓名。已登鬼錄。親死則丁憂居

喪則讀禮。丁。當也。言當憂傷父母之時也。曲禮下。在床謂之屍，在棺

謂之柩。音舊。尸舒也。不能自斂也。報孝書曰訃，付慰孝子曰唁。音硯

計告也。告喪也。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記曰。知生者弔。劉瓛曰。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劉瓛曰。

喪言不文。故凡往弔曰匍匐。匍音蒲。匐音服。廬墓曰倚廬。詩。凡民有喪。匍匐救

也。禮。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土也。在外。寢苦枕塊。哀父母之在土。節哀順變。勸

孝子之惜身。寢苦棘。枕土塊。示不敢自安也。禮檀弓。男子死曰壽終。正

寢。女人死曰壽終。內寢。凡男子將終。臥於正廳。東首以俟氣。天子死曰崩。

諸侯死曰薨。音轟。大夫死曰卒。士人死曰不祿。庶人死曰死。童子死曰殤。音商

卒。終也。自上墜下曰崩。又曰升遐。初崩曰晏駕。薨之為言奄也。奄然亡也。漸

也。消盡無餘之謂。殤者。未成人而死也。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一至十

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以次降服。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哭之

以日易月。人生三月而死。不為殤。亦不哭也。自謙父死曰孤子。母死曰哀子。父母俱死曰孤

哀子。自言父死曰失怙。母死曰失恃。父母俱死曰失怙恃。孤。獨也。居喪稱

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禮也。今以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無有所據。但世俗相承已久。恐難卒變。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怙

瞻仰也。恃。父死何謂考考者，成也。已成事業也。母死何謂妣妣者，媿媿音

也。克媿父美也。

(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按)家禮。舊於高曾祖考上。悉加皇字。

止。元大德間。省部禁。百日內曰泣血，百日外曰稽顙。

稽顙。以頭觸地。無復禮容也。隱。痛也。 葬。年曰小祥，兩朞曰大祥。

(喪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釋)小祥。大祥。皆祭名。去凶從吉之義也。自喪至初朞。忌日不計閏。凡十三個月為小祥。自喪至再朞。忌日不計閏。凡二十五個月為大祥。(家禮)喪至

大祥。而服可除矣。而又必服兩月者。是。不緝曰斬衰，音緝之曰齊。音衰。

論喪之有輕重，九月為大功，五月為小功，言服之有等倫。

斬衰。用極粗麻也。長六寸。廣四寸。以負於衰前左邊當心處。○九月者。物之終也。大功者。言布之用功粗大也。五月者。陽之終也。小三月之服。曰緦。音麻。三年

將滿，曰禫。徒感禮。

緦。其縷細如絲也。又以麻為經帶。故曰緦麻。(家禮)祭名。不計閏。至廿七。孫承祖服，嫡音孫杖朞，長子已死，嫡孫承重。

(家語)父祖母行服。嫡孫杖朞。其衆皆服不杖朞。或長子死。死者之器曰明器。待

以神明之道。孝子之杖曰哀杖，為扶哀痛之軀。

明器。如刻木為車馬僕從等類。不曰神明之器。而

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也。（白虎通曰）居喪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瘦弱。故杖以持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故曰

哀杖。父之節在外，故杖取乎竹；母之節在內，故杖取乎桐。（喪禮）父喪杖用苴竹為之。母喪杖用桐木為之。其制上圓下

之。以財物助喪家，謂之賻。音傅。以車馬助喪家，謂

之賵。音諷。以衣斂死者之身，謂之襚。以玉實死者之口，謂之琯。音憾。助也。

贈。赴也。所以助生送死。示至意也。檀弓。柳莊死。獻公當祭時聞之。不釋服而往。以襚之。臨終而贈以衣也。說文。琯。送死口中玉也。

也。送喪曰執紼，音出。柩曰駕輶。音而。皆執紼。引柩之索也。若從柩至

引棺之索也。執之者。是助之力也。（白虎通）始載柩於庭。乘輶而辭祖。禰曰祖。載。一釋。輶。喪車也。禰。祖廟也。將葬出柩載車。辭祖禰也。

吉地曰牛眠地，築墳曰馬鬣封。牛眠。注詳技藝。馬鬣封之謂也。孔子葬母。築土為墳也。築墳如

墓前石人，原名翁仲，柩前功布，今日銘旌。（秦）始皇馬鬣之形。故名之。如

仲。威振匈奴。及卒。始皇鑄銅像主。匈奴至者俱下拜。銘旌以絲帛為之。廣終幅其長三品以上九尺。四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庶人六尺

絳者。紅也。喪具皆用素。輓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漢）高祖即位。惟此用紅。他人書贈故也。

田橫。據海島不附漢。上召之。至尸鄉自刎。奉首於朝。從者輓至宮不敢哭。為歌以寄哀音。漢傅奕醉臥。知將死。起為墓誌曰。傅奕。青山

白雲人也。因醉死。生墳曰壽藏，死墓曰佳城。（唐）姚崇自築壽藏於萬安山。鳴呼哀哉。因醉死。生墳曰壽藏。死墓曰佳城。漢夏侯嬰字滕公。送喪至都門。

外駟馬悲鳴。命掘地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墳曰夜臺。壙曰窀穸。』

音屯。以諸大夫之威靈。保全首領。以歿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

君子。言穴中厚暗。有如長夜也。夜也。已葬曰瘞。玉弔喪曰束芻。瘞音

日。瘞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也。瘞音瘞。理也。郭林宗母死。徐孺

子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前而去。衆怪之。不知其故。林曰。此必南州高士

祭曰嘗。冬祭曰烝。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日禘。飲柶捲

而抱痛。母之口澤如存。讀父書以增傷。父之手澤未泯。讀父之書。手澤存

焉耳。母沒而柶捲不能飲焉。泯。口澤之氣。子羔悲親而泣血。子夏哭子而喪

明。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子以王哀。哀父之死。門

人因廢蓼莪詩。王修哭母之亡。鄰里遂停桑柘社。王哀事親至孝。每讀詩至蓼莪。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不忍。因廢其詩。魏志。樹欲靜

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皋魚增感。與其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逮

存。曾子興思。韓詩外傳。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聲甚哀。至。則皋魚也。被

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往而不可追者年也。近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此辭矣。一哭泣而死。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而不在。是故推牛而祭。逮。不如雞豚之建親存也。一推。擊殺也。逮。及也。故為人子者當思木本水源。

須重慎終追遠。冕也。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一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一釋言喪祭禮。宜盡其誠也。慎終者。當呼號擗踊之時。殯殮之衣裳棺槨。不可忽略。追遠者。設陳俎豆之際。先人之笑語形容。必欲興懷。

必欲興懷。之笑語形容。必欲興懷。

（增）歲在龍蛇，鄭玄算促，舍來鵬鳥，賈誼命傾。鄭玄夢孔子告曰。明年歲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

在巳。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鵬飛入舍。作賦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一遂寢矣而卒。予舍誼遂卒。王令出塵寰，天上俄栽垂玉樹，沈君開窰窰，地中曾現

漆燈。一晉王喬為葉縣令。將死。有一玉棺自天而下。喬曰。上帝召我矣。遂沐浴更衣。入玉棺而卒。一唐沈彬近居阜上。有大樹一株。曰

稿。相如上封禪之書，牖下有下停棺，史魚表陳屍之諫。天子使使者往取其書。

使至。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書一卷。一使者求書奏之。乃言封禪事。一衛靈公寵彌子瑕而疏蘧伯玉。史魚以不能進賢退不肖為恥。既死

尸。諫以梁鴻葬要離塚側，死後芳鄰，鄭泉殯陶宅，舍傍生前宿願。一後漢梁

幼學故事瓊林 卷三 疾病死喪 七

舉伯通求葬地於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化

而成土。幸見取為酒。數皆前定。少游之詩識何靈事。可先知。袁淑之卦占

偏驗。秦少游曾作詞。末句有云：「醉臥古藤樹下。杳不知南北。」後左遷藤

州而卒。乃於詞有驗焉。唐袁淑遇異人付書曰：「每受一命。開一

幅。見餘函尚多。開一函。一日巾櫛。見鏡奩中有蛇。尋疾。顧雍失愛子。搯

血堪矜。奉倩殞佳人。擱淚而神傷。可惜。世說：豫章太守顧邵。雍以爪搯掌。而流

流沾襟。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耶。」佳人難再得。未幾。亦卒。

仲尼殞而泰山頽。韓相亡而樹木稼。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乎。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即此。亦名樹介。以其象介冑也。憲見而嘆曰：「此俗所謂樹稼也。諺曰：『

樹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果然。王。醉類之絮酒。實為

佳士高風。殉以芻靈。乃是先人樸典。後漢：徐孺子於人家有喪。滴酒與雞

奠之。並不問主人。陳實之徽猷足錄。行弔禮者三萬人。邈超之素行可嘉。作

誄。音文者四十輩。後漢：陳實卒。海內弔者三萬餘人。制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文範先生。邈超死之日。士大夫

投筆爲誅者四十人。

牲牢酒醴，用昭報本之忱；音稿。橐龠，音稿。鸞刀，皆有修古之意。

（禮運）玄酒在堂。禮盞在戶。祭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一禮器）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一又）割刀之用。鸞刀之貴。

而（禮器）之設。值既降既濡之候，禮無缺於春秋；呈則存則著之形，情必

由於愛慤。音恪。一禮祭義。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

見之。一禮祭義。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室事先乎堂事，致齋繼夫散齋。（禮器）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子路與。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註）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於室也。正祭之後。備尸於堂。謂之堂事。一禮祭統）君子之齋也。

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疾病死喪譯白話

福壽康甯，原是人所同欲；死亡疾病，也是人所不免。只有聰明的能自調養；通達的能自珍

重。問他人的病，說是『貴體違和；』稱自己的病，說是『偶沾微恙。』審言害了病，他說給

造化小兒所苦；晉侯害了病，難道是實沈臺駘作怪。病不可治，叫做『膏肓，』就是藥力達不

到膈上心下的意思；平安無事，叫做無恙，就是一點沒有毛病的意思，『采薪之憂，』是自謙

害病；『河魚之害，』是指著腹疾。『可以勿藥，』是喜病將全愈；『厥疾勿瘳，』是說病勢

極重。瘳病不害君子，但是害君子，正爲瘳呢；占卜用來決疑，但既沒有疑，何必卜呢？謝安

夢見雞，到了酉年，病果不起；楚王吞吃蛭，實出仁心，病果就好。凡人氣絕前，須用續候著

，曾子病重後，曾把簣換掉，所以將死的人，說是「將屬纊」，「將易簣」；在舊時代的人，便是古人，有鬼姓名的簿，便是鬼錄，所以已死的人，說是「作古人」，「登鬼錄」。親死之後，例該丁憂；居喪之時，例該讀禮。人死後，在床叫做屍；在棺叫做柩。報死信，叫做訃；慰孝子，叫做唁。到喪家去弔喪，叫做「匍匐」；居墳旁的屋內，叫做「倚廬」。寢苦枕塊，就把茅草當席，土塊當枕的意思，這是哀父母的在土；「節哀順變」，就是強制哀情，順處變事的意思，這是勸孝子的惜身。男子將死，躺在正寢內，所以叫做「壽終正寢」；女人將死，躺在室內，所以叫做「壽終內寢」。天子死，叫做崩；諸侯死，叫做薨；大夫死，叫做卒；士人死，叫做不祿；庶人死，叫做死；童子死，叫做殤。自謙父死，稱孤子，母死稱哀子，父母都死，稱孤哀子；自悲父死，說是失怙，母死說是失恃，父母都死，說是失怙恃。父母死，什麼叫做考？考是成的意思，就是已成事業的說法；母親死，什麼叫做妣？妣有媿的意義，就是能媿父美的說法。在百日內表示哀情，稱為泣血；在百日外表示哀情，稱為稽顙。親死滿足一週年，稱為小祥；滿足兩週年，稱為大祥。用極粗麻布做的衣，衣邊不縫的，叫做「斬衰」，用次等麻布做衣，衣邊縫的，叫做「齊衰」，這是喪服有輕重；穿九個月的喪服，叫做「大功」，穿五個月的喪服，叫做「小功」，這是說喪服有等次。三月的喪服，叫做「緦麻」，那是用細麻做經帶的；廿七個月的喪服，叫做「禫禮」，那是祭祀後纔除服的。孫兒為祖父穿喪服，嫡孫執杖，服一年；長子已死，嫡孫斬衰三年，叫做承重。死人的器，叫做「明器」，是含有神明的意思；孝子的杖，叫做「哀杖」，是扶著哀痛的身子。父操守的節在外，所以哀

杖用竹；毋操守的節在內，所以杖用桐。把財物送給喪家，叫做賻；把車馬送給喪家，叫做輓。用衣斂死的身子，叫做襚；用玉放死人的口中，叫做琯。紼是柩索，是送喪人所執的；輓喪車，是出柩時所駕的。吉祥的葬地，叫做牛眠地；築成的墳墓，叫做馬鬣封。墳前所立的銅像，原叫做翁仲；柩前所張的絳帛，就叫做銘旌。輓歌是對死人的哀悼，從田橫死開始；墓誌是記生前的事略，從傅弈死開始。生前築的墳，叫做壽藏；死後葬的墳，叫做佳城。墳叫做夜臺，是冥間黑暗的意思；壙叫做窀穸，是墓中昏沉的意思。已葬叫做瘞玉，是埋玉樹在土中，使人情不能自己的意思；弔喪叫做束芻，是置束草在柩前，看治喪人如同好玉的意思。春祭叫做禴，夏祭叫做禘，秋祭叫做嘗，冬祭叫做烝。母親死後，不忍用她的飲器，因為口澤還存；父親死後，不忍讀他的書籍，因為手澤未滅。子羔死了親，哭出血來；子夏死了子，哭得眼壞。王夏父親死後，讀到蓼莪詩，流出淚來，他的學生，因廢這首詩；王修母親死後，到了社祭日，哀得不堪，他的鄰里，因停這個社。樹要靜，風偏不息，子要養，親偏不在，這是臯魚親死後的感慨；與其當親死後，殺牛奉祭，不如當親在日，奉養雞豚，這是曾子親死後的悲思。所以做兒子的該想木有本，水有源；須要喪盡禮，祭盡誠。

鄭玄想到「歲在龍蛇」的讖話，自知壽數已終；賈誼詫著舍來鵬鳥的怪事，自知壽命將盡。王喬將死時，天上落下玉棺；沈彬將葬時，穴中現出漆燈。相如既死，留書獻漢帝；史魚既死，陳屍諫衛君。梁鴻葬在要離墓的旁邊，結得死後芳鄰；鄭泉葬在陶姓宅的旁邊，償了生前素願。秦少游有「醉臥藤下」的句，後來他到藤州而死，可見數有前定；袁淑有照鏡見蛇的事，

後來他見畫蛇而死，可見事有先知。顧雍死了愛子，指搯手掌，弄得鮮血流出；奉倩死了美妻，眼不流淚，可是精神已傷。孔子死，像泰山倒地的樣兒；韓相亡，有樹木凝霜的預兆。弔喪用絮酒，是名士高風；從葬用草人，是先人樸典。陳實是人所崇拜的，他死後，行弔禮有三萬人；郗超也是人所崇拜的，他死後，作諫文的有四十人。牲牢是牲口，酒醴是濃酒，用遠祭桑，是盡報本的誠；麩韞是古席，鸞刀是古刀，用這禮品，是表修古的意。君子踏著霜露，便念親而舉行秋祭；君子踏著雨露，便念親而舉行春祭。孝子極愛他的親，便像親存在著；孝子極敬他的親，便像親顯著著。尸是祭時扮的神主，祭祀時，先事尸於室，後饋尸於堂；齋是祭前潔清念慮，未祭前，要散齋三日，再致齋七日。

文事

新增文十三聯

多才之士，才儲八斗；博學之儒，學富五車。

（魏）曹子建有文詞。時號為鏞虎。而性則

凌人傲物。嘗曰：『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余與衆人共得二斗。』（古詩）要通古今事。須讀五車書。

三墳五典，乃三皇

之書，八索九丘，是八澤九州之志。

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黃帝本形墳。而作乾坤易。乃伏羲氏本山墳而作。連山易。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乃伏羲氏本山墳而作。

作歸藏易。三曰形墳。乃黃帝本形墳。而作乾坤易。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明友信。帝堯。帝舜之書。為五典。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明友信。

（淮南子）八澤之志為八

書經載音上古唐虞二代之事，故曰尚書易經。

乃姬周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

上世遺書。孔子刪而序之。始自唐虞者。凡百篇。按孔子敘書。始自唐虞者。

以其運中天。治化隆焉。後遭秦火。百篇亡缺。漢伏生壁藏之。及魯共王壞孔

入篇。泰誓一篇。武帝時。河內女子所獻。合為二十九篇。及魯共王壞孔

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蝌蚪文字。孔安國作傳義。定為五十八

篇。凡二萬五千七百字。易卦爻。有交易變易之義。故曰易。易卦伏羲所

畫。象乃周文所繫。象爻乃周公所繫。繫辭文言。序卦。二戴曾刪禮記。故

曰戴禮。二毛曾註詩經。故曰毛詩。按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作於周公。儀

聞以為記。及至后倉撰禮一百八十篇。至大戴德乃刪后氏記為四十五篇。而合為四十篇。又取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而合為四十篇。凡九萬九千零二十字。○詩本二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一十一篇。至秦坑儒。亡六篇。今存者三百零五篇。凡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孔子

以詩授卜商。商乃序之以授魯申。遞傳而至毛亨。亨作訓詁。以授從子孔

毛萇。時稱亨為大毛。萇為小毛。以詩為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孔子

子作春秋，因獲麟而絕筆，故曰麟經。（家語）叔孫氏車子，鉏商。採薪於大野

孫以為不祥。棄之郊外。遣使往告孔子。孔子往觀。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曰：『予之為人也。猶之麟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焉。』（按）春秋因魯史

而作。其文約。其旨博。凡一萬八千字。於魯榮於華袞，（音）乃春秋一字

之褒，嚴於斧鉞，乃春秋一字之貶。（穀梁傳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以

刑有罪者。縑緗相。（音兼）黃卷總謂經書，雁帛鸞箋通稱簡札。（藝文志）縑囊緗帖

也。縑。淺黃色。用之以護書者。古齊閒覽。古人寫書。皆用黃蘗染紙。以辟蠹。恐字有誤。則以雌黃滅之。漢）匈奴留蘇武於海上牧羊。漢使人

求之。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得雁。足繫帛書。知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遣武等還。唐）韓浦以蜀箋寄其弟洎。詩曰

。十樣鸞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錦心繡口李太白之文章，鐵畫

銀鈎，王羲之之字法。（李太白）送仲弟令聞序。吾心肝五臟。皆錦繡耳。不然

書。池水盡黑。尤工書永字。以永字具入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一書

局

蟲小技，自謙文章之卑，倚馬可待，羨人作文之速。（李太白上韓荊州書）恐

（釋）雕蟲。蛀木蟲也。袁宏手不輟筆。俄成七篇。稱人近來進德曰士別三

日，當刮切。目相看，羨人學業精通，曰面壁九年，始有此神悟。（吳）呂蒙初

魯肅遇蒙與語。拊其背曰。今學識英略。非復吳下阿蒙。一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兄何見事之晚也。一傳燈錄。達摩遇西天。一十七祖得法

然。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五鳳樓手，稱文字之精奇，七步成

詩，羨天才之敏捷。（談苑）韓浦韓洎能為古文。洎嘗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而已。余之文造五鳳樓手。〇

詳兄弟。注譽才高，曰今之班馬，羨詩工，曰壓倒元白。（漢）班固九歲能文。擢

所著西漢書。〇馬融有俊才。美辭貌。從學京兆擊恂。博通經籍。續成父彪。嗣復大宴賓客。元稹白居易與揚汝士皆在座。各賦詩獨推揚汝士詩為最工

今。彼士歸語人曰。漢晁錯多智，景帝號為智囊，高仁裕多詩，時人號為

詩窖。音教。晁錯傳。晁錯學申商刑名之學。為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曰智囊。景帝乃文帝之太子。一據言。高仁裕著詩萬篇。號為詩窖子。

騷客，即是詩人，譽髦音乃稱美士。騷者。悲憤之辭也。故稱善詩者為騷客。一詩。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也。（釋）譽。美名也。自古詩稱李杜，至今字仰鍾王。李白詩始無法度。蓋聖於詩者。乃從容於

作詩。善陳時事。法律精深。至千言不竭。世號詩史。〇鍾繇善隸書。白雪見蔡邕筆法。坐則畫地。臥則畫被。〇王羲之。注詳上鐵畫銀鉤。

陽春，是難和難賡之韻，青錢萬選，乃屢試屢中之文。（宋玉對楚王問）客有

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張鷟。每試輒驚神泣。

鬼，皆言詞賦之雄豪，遏雲遶梁，原是歌音之嘹亮。音亮。杜甫贈李白詩。昔年有狂客。號爾讀

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博物志。周衰。有韓娥者。東之。涉獵不齊。至雍門。乏糧。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樑者。三日不絕。○大率學者喜博

精，是多學之弊，咿唔佔覘。畢乃讀書之聲。黃山谷曰。○大率學者喜博

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山谷謂孫元忠讀書聲。戲作竹枝歌云。○南窗讀書聲咿唔。北窗見月歌竹枝。○釋

其訊音。○誦聲也。○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連篇累牘。讀音總說多文。

寸楮，楮尺素，通稱簡札。（隋）李諤謂齊梁間文字。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簡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以物求文，謂之潤筆之

資，因文得錢，乃曰稽古之力。（隋）文帝命李德林作詔。復鄭譯之爵。高顯

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漢）光武以桓榮為太子少傅。上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上賜以輜車乘馬。榮曰。今日蒙上所賜。稽古之力

也。文章全美，曰文不加點；文章奇異，曰機杼切直，呂一家。（漢）黃祖大宴賓

祖舉卮向禰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北史）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釋）機

織具也。杆應試無文，謂之曳白；書成繡梓，謂之殺青。（唐）張倚得幸玄宗，以

倚子張顛中首選。羣議沸騰。帝召面試。爽持紙擱筆。終日不成一字。人謂之曳白。（吳祐傳）殺青以寫書。（釋）古無紙。以火炙竹簡。令汗出。去

青以書字。故簡曰汗簡。史襪線之才，自謙才短，記問之學，自愧學膚。（唐）

祖為偽蜀禮部尚書。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精。李白曰。韓入座之才。如拆襪線。無一長者。（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膚。皮也。

學膚。言裁詩曰推敲，曠學曰作輟。音拙。唐賈島初為僧。訪李疑幽居。其學淺。言

門。始欲下推字。又欲下敲字。擬議未定。於驢上。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騎方出。鳥不覺衝至當道。被左右擁至馬前。愈問之。作推敲勢。時韓愈車

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迴避。愈曰。敲字佳。與論詩文章浮薄，何

遂為布衣交。（釋）曠學。廢學也。作。為也。輟。止也。

殊月露風雲典籍儲藏，皆在蘭臺石室。月露。注詳上。（漢）言議御史臺內。掌蘭臺祕書。外督諸州刺史。（漢

史）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金匱石室。秦始皇無道，焚書坑儒，唐太宗好文，開科取

士。（史）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天下諸生。乃不師今而學古。聞一令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羣相造謗。

惟禁之便。請史官非秦紀皆焚之。有藏詩書及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制）曰。可。侯生盧生相與譏議亡去。上大怒。因案問諸生。轉相

告者。引四百六十餘人。注詳上。皆坑之。花樣不同，乃謂文章之異，潦草塞責，不求辭語之精。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官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全問

之。答曰。昔隸官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水無源曰潦。苟簡曰草。塞責。抵塞責任。邪說曰異

端。又曰左道讀書曰肄業。又曰藏修。端。緒也。異端。非聖人之道。朱之為我。墨翟之兼愛。是也。手

足便右。以左為僻。故不正之術曰左道。請官曰左遷。策不中曰左計。禮樂記。禮官肄業而已。○釋。肄習也。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

焉。游。作文曰染翰操觚。姑音從師曰執經問難。乃且切。飛文染翰。卷盈於

或操觚而率爾。○筆也。陸士衡文賦。求作文曰乞揮如椽。傳筆羨高文曰纒

是大方家。○晉。王恂夢人以筆與之。其大如椽。○解音曰。當任大手筆事。伯

海若嘆曰。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北海。視之。不見水端。望洋向

道也。競尚佳章曰洛陽紙貴。不嫌問難曰明鏡不疲。○音皮。○晉。左思作

乃成。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孝武帝將講孝經。於是豪富之

人私庭講習。車胤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遺。多問則重勞。一謝。稱人書架

曰鄴業架。稱人嗜學曰書淫。○唐。李泌封鄴侯。積書最多。分甲乙丙丁四部

求借。人謂。白居易生七月。便識之無二字。唐李賀纔七歲。作高軒過一

篇。○唐。白居易始生七月。能識之無二字。其姆百試不差。○唐。李賀。七歲

能文。名動京師。皇甫湜韓愈連轡造門求見。賀纔角荷衣而出。令賀

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梁翰操。開卷有益。宋太宗之要語。不學無術。漢霍

光之為人。一宋太宗好讀書。每日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為諫。上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班固贊霍光云。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漢劉向校書於天祿。太乙

燃藜。趙匡胤代位於後周。陶穀出詔。一漢成帝命向校正五經異同於天祿閣。值元宵。人皆出遊。唯向不出。有

貴衣老人。執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焰照之。問其姓名。老人答曰。我乃太乙之精也。一宋史趙匡胤初仕後周。統兵北征。

有詔書。翰林承旨陶穀作禪詔。出之袖中。遂用之。周主猶未。江淹夢筆生花。

文思大進。揚雄夢吐白鳳。詞賦愈奇。一漢揚雄人授以五色筆。後文藻日進。作甘泉賦。

才思豪邁。賦成。李守素通姓氏之學。敬宗名為人物志。虞世南晰古今之

理。太宗號為行秘書。一唐李守素為倉曹。通姓氏之學。世號肉譜。今以守素

改倉曹為人物志。可乎。一虞世南。太宗一日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上

曰。世南行秘書監也。不用載。一釋。晰明也。秘書。天子藏書之閣。上

茹如古含今。皆言學博。咀英嚼華。總曰文新。一唐皇甫湜撰韓愈墓誌。茹

進學解。沈酣醲郁。咀英嚼華。文望尊隆。韓退之若泰山北斗。涵養純粹。程

明道如良玉精金。一程伊川撰明道行狀。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李白才高。咳人唾隨。

風生珠玉，孫綽詞麗，詩賦擲地作金聲。（李白詩）咳唾落九天。賈風生珠玉。以示范。

榮期日。『卿試擲地。要當作金石聲。』

（增）螢輝竹素，蠹走芸編。（漢書）劉向為成帝典校書。先書行。刊定其上。名竹素。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釋：芸香

草可辟蠹。故曰芸編。蠹魚。食書蟲。道觀蓬萊，盡藏簡編之所，石渠天祿，悉貯上史籍之

場。（後漢書）東觀乃藏書之所。學者或稱為老氏藏室。道觀蓬萊。藏書之所。魯為魚，參

明不謬，帝作虎考，正無訛。（抱朴子）云：『書誤寫。乃有以帝為虎者。』長蛇生馬之文，最難

措手，硬弩枯藤之字，未易揮毫。（唐）孫樵書：『玉川子月蝕歌。讀之如赤手捕

長蛇。不施鞍勒，騎生馬。按：玉川子。盧仝號。晉鍾繇弟子宋翼善書。畫一橫。如百鈞硬弩。作一直。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投水。

借還書籍，用雙瓶收貯，上文章分四庫。（集韻）古人借書。山谷云：『不辭借

我千卷。他日還君一瓶。釋：瓶。酒器。後人以瓶為癡。遂謂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夫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有。唐書：玄宗兩都。各聚書四庫。

乃以甲乙丙丁編為號次。甲經書。赤牙籤。乙史。豪吟如鄭繁，去還從驢

背成詩，富學如薛收，偏向馬頭草檄。（詩話）或問鄭繁詩思。答曰：『在驢

在秦王府。嘗於馬頭前。入行書，言言委曲，三尺法，字字森嚴。漢馬融與竇

作檄文。如宿構者。』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書雖一紙。八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史記杜周傳。客謂杜周曰。君為國決事。不循三尺法。釋。三尺法。謂以竹簡三尺。而寫其法律也。

咳唾成篇陣馬風。檣敏捷精神滿腹。雲車冰柱清高。

李賀集。陣馬風檣。釋。言聲勢也。愈謂出孟郊及盧仝一人之右。擅美譽於詞場。禹錫詩。

豪山谷詩伯。稱耆英於藝圃。伯英草聖。子玉草賢。劉禹錫放誕不羈。時人謂之詩豪。黃魯直為。

西江詩伯。亦云詩祖。晉。張芝字伯英。臨池學草。池水盡黑。及藝成。韋仲將稱之為草聖。唐。崔瑗字子玉。學草書。極工。入皆宗之。目之為草賢。

謝安石之碎金。悉為異物。陸士衡之積玉。總屬奇珍。桓公見謝安石作。

簡文皇帝諡議。大嗟賞之。與座上諸客曰。此安石之碎金。少室山集。

句最佳。片箋片玉。福先寺碑文可誦。一字一縑。唐。李嶠善文。謂片牒片。

玉。唐書。裴度為相。修福先寺。欲請白居易作碑文。皇甫湜為判官。請曰。何近舍皇甫湜。而遠取居易。裴謝之。湜乃飲酒揮筆而成。謂晉。

公曰。碑二千字。一陳琳作檄愈頭風。定當神鍼法灸。音子美吟詩除瘧。

鬼。何須妙劑金丹。魏。曹操命陳琳草檄文。琳呈上。請操覽之。操方病頭。

話。昔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問何詩。子美曰。子璋。

獅子花。果愈。其人真老藝林英。朱夫子且退避三舍。蘇仙文苑雋。歐陽公尚。

放出一頭。

一名賢集。真西山越山新居成。名其齋曰學易。楹帖云。坐看吳越兩山秀。默契義文千古心。朱晦翁見之曰。吾且當避此老

論。以示公。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人曾子固所為。乃置

第二選。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公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文事譯白話

多才的，備了八斗才；博學的，讀盡五車書。三墳五典，是三皇五帝的書；八索九丘，是入澤九州的志。書經是載唐虞夏商周的事，所以叫做尚書；易經是由周朝文王和周公所繫，所以叫做周易。禮記叫做戴禮，因為經大戴德小戴勝刪過的；詩經叫做毛詩，因為經大毛亨小毛萇註過的。孔子修春秋，到魯國獲麟時，就此絕筆，所以春秋叫做麟經。他褒了一字，比受華袞還要榮耀；貶了一字，比遭斧鉞還要恥辱。『縑緗』『黃卷』，統稱經書；『雁帛』『鸞箋』，統稱書信。李太白的文才，可說『錦心繡口』；王羲之的筆力，好比『鐵畫銀鈎』。自謙文學的劣，說是『雕蟲小技』；羨人下筆的快，說是『侍馬可待』。稱人進步的快，說是『士別三天，該當刮著眼相看』；羨人學術的精，說是『面壁九年，才有這樣的神悟』。五鳳樓手，韓洎真會做文；七步成章，曹植真是會做詩。贊才學的好，說是『今之班馬』，原來漢朝時的文，要算著班固馬融呀；贊詩句的工，說是『壓到元白』，原來楊汝士的詩，曾超過元稹白居易的。漢景錯多智，景帝叫他做智囊；高仁裕多詩，時人叫他做詩窖。騷客就是詩人；譽髦是稱名士。李白杜甫，是古來有名的詩人；鍾繇王羲之，是古來有名的書家。難和的曲，就是陽春白雪；

必中之文，說是青錢萬選。『驚神泣鬼，』是說詞賦的豪；『遏雲遶梁，』乃是歌音的好。『涉獵不精，』是說多學的毛病；『咿唔佔嘩，』是讀所看的書。『連篇累牘，』總說文字的多；『寸楮尺素，』都是書信的號。求人文墨，送些財物，說是『潤筆之資』。辨明經義，得著錢財，說是『稽古之力』。文章做得全美，說是文不加點；文章自稱風骨，說是機杼一家。應攷無隻字，叫做『曳白』；刻書在竹片，叫做『殺青』。自謙才能的短，說是『襪線之才』；自愧學問的淺薄，說是『記問之學』。斟酌詩中的字眼，叫做『推敲』；荒廢求學的時間，叫做『作輟』。『月露風雲，』是形容文章的浮薄；『蘭臺石室，』是儲藏典籍的地方。秦始皇焚書坑儒，真是無道；唐太宗開科取士，的是好文。文章沒定格，說是『花樣不同』；辭句不修正，說是『潦草塞責』。『邪說叫做『異端』，又叫『左道』；讀書叫做『肄業』，又叫『藏修』。『染翰操觚，』是作文的話頭；『執經問難，』是從師的說法求人作文，說是請揮大椽筆；『羨人文高，』說是不愧大方家。傳寫名著叫做『洛陽紙貴』，不嫌問難，叫做『明鏡不疲』。『鄰架』是稱人書架；『書淫』是稱人好學。白居易生纔七月，便識了之無二個字；唐李賀生纔七歲，能作高軒過一篇。『開卷有益，』是宋太宗的格言；不學無術，是漢霍光的做人。漢劉向在天祿閣校書，太乙點藜杖照他；趙匡胤代後周做皇帝，陶穀出禪詔送他。江淹夢得五彩筆，文思大進；楊雄夢中吐白鳳，詞賦更奇。李守素通姓氏學，許敬宗稱他做人物志；虞世南明古今理，唐太宗稱他做行秘書。『茹古含今，』是說學問的博；『咀英嚼華，』是說文章的新。韓退之文名很重，好似泰山北斗；程明道涵養功深，好比良玉精金。李白工詩文，他咳唾出來的

。隨風生珠玉；孫綽精詞章，他撰著出來的，擲地作金聲。

讀書沒有燈火，借用螢光；書中放著芸葉，能辟蠹魚。『道觀，』『蓬萊，』都是藏書所；

『石渠，』『天祿，』也是藏書室。檢出魯字訛寫魚，真是不差；訂正帝字誤寫虎，也是無訛

。最好的文，氣勢活動，像捉長蛇，騎生馬這是很難學到；最好的字，畫豎挺直，像百鈞弓，

百歲藤，這是不易寫成。書籍因借來還去，用著雙瓶；文章把經史子集，分做四庫。鄭繁在驢

背上，詩思勃發；薛收在馬頭前，檄文章成。八行書上的語法，句句委曲；三尺法上的條文，

字字森嚴。李賀『陣馬風檣』的話，聲勢何雄；劉文冰柱雪車的詩，清高足羨。有名的詩家，

禹錫稱詩豪，山谷稱詩伯；有名的書家，伯英稱草聖，子玉稱草賢。謝安石做的論議，好比碎

金；陸士衡做的文章，好比積玉。李嶠做的少室山記，片箋好似片玉；皇甫湜做的福先寺碑，

一字好值一縑。陳琳作的檄，可醫曹操的頭風，抵得過神鍼法灸；杜甫吟的詩，可除病人瘧鬼

，何須用妙劑金丹？真德秀的學問，朱夫子且拜服他；蘇東坡的文章，歐陽公還賞識他。

科第 新增文十二聯

士人入學曰游泮，又曰采芹；士人登科曰釋褐，又曰得雋。（詩）思樂泮水。（釋）薄采其芹。

諸侯之學曰泮宮。芹。水采也。（宋）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釋褐。後遂為定例。（釋）褐。毛布。賤者之服也。雋。與俊同。得雋。謂得此俊秀也。

也。賓興即大比之年，賢書即試錄之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釋）興舉也。謂鄉大夫

舉其賢能。以賓禮而興起之。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乃帥其吏。典其衆寡。以賓禮之。厥明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鹿鳴宴款文榜之賢，鷹暗揚宴待武科

手。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鹿鳴宴。賓客之篇名也。詩小雅宴賓客之篇名也。漢光武幸南陽。召教官。弟子作

之士。雅樂。奏鹿鳴。詩。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尚父。太公望也。鷹揚。如鷹之飛揚。文章入式有朱衣以點頭。經術既明取青紫如拾芥。

宋歐陽修知貢舉。每閱卷時。覺有朱衣老人點頭。其文然後入格。因吟

日。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夏侯勝云。士病經術不明。苟能明之。取青紫如拾芥耳。青紫。士大夫之公服。拾。取也。芥。草芥也。其家初中謂之破天荒。士

人超拔謂之出頭地。劉說以荆州解及第。時人號為破中狀元曰獨占鰲頭。

中解元曰名魁虎榜。蘇東坡詩。高文俱合在鰲頭。稱龍虎榜。瓊林賜宴宋

太宗之伊始。臨軒問策。宋神宗之開端。于瓊林苑。後為定例。宋熙甯三

年。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用詩賦。試進士。用策。賜葉

在洽以下三百。同榜之人皆是同年取中之官。謂之座主。拜黃甲畢。各立兩

者。四十以下西廊。內擇一年高者上堂。大魁拜之。年高答拜。又擇一年少

。以上堂。拜大魁。大魁亦答拜。謂序同年。○座主。科舉時代。得售之士

。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應試見遺。謂之龍門點額。進士及第。謂之

雁塔。音題名。龍。三秦紀。河津一名龍門。桃花辰起。魚躍而上之。躍過者為

中宗以來。杏園宴後。皆題名。賀登科。曰榮膺鶚薦。入貢院。曰鏖戰棘闈。

(漢) 爾衡弱冠時。孔融愛其才。上表薦之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禮部開試日。用棘圍之。以防假濫。入院同試。如交

戰然。故曰鏖戰。金殿唱名曰傳臚。鄉會放榜曰撤棘。皇帝臨軒。宰相進卷

名而呼之。謂之傳臚。宰相拆視姓名。則曰某人。閣門則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傳其

圍。禁人出入。甚嚴厲。和凝知貢舉。撤去棘。攀仙桂。步青雲。皆言榮發。孫

山外紅勒帛。總是無名。(陳元老及第詩) 桃花先透三層浪。月桂高攀第一枝。

經。青雲得路。唐孫山與周生應舉。揭榜後。山名在榜末。生託山探得。失。山答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宋劉幾為文。

好作險語。歐陽公惡之。以英雄入吾彀。唐太宗喜得佳士。桃李屬春官。

劉禹錫賀得門生。(唐) 太宗出幸端禮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禮部

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薪采也。頽音積也。美文王作人之詩。故

考士謂之薪。頽之典彙。音類也。征進也。是連類同進之象。故進賢謂之彙

征之途。(詩) 芄芃械樸。薪之頽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賺音了。英雄慰人

下第。傍誰門戶。憐士無依。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於文場者亦無限。白。時人語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

頭。（釋）賺重賣物也。（章孝標下第作歸燕詩）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復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處。更傍誰家門戶飛。雖然有志

者事竟成，佇切直。呂看榮華之日，成丹者火候到，何惜烹鍊之功？（注詳）

家用赤色藥石於鼎。以水
火煉之。久而成爲丹矣。

（增）班名玉筍餅是紅綾。（唐書）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時號爲

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廚依人數各賜紅綾餅。故徐濱詩云。莫欺老缺殘牙齒。曾食紅綾餅。故名紅綾餅。

貢樹分香，預卜他年卿相。天街軟繡，爭看此日郎君。（殷文圭啓）貢樹分

通典）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於正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爲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即卿相之資也。

（據言）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使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憤然遣介語曰。報道莫

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蘇東坡）江東之羅隱何多淮

右之溫岐不少。（吳越備史）羅隱餘姚人。本名橫。十上不中第。遂更名。見羅江東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曰。四海聞有羅江東。向

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耳。（玉泉子）溫庭筠有詞賦名。客江淮

。姚最厚遺之。所得多爲狹邪費。最怒逐之。以故卒不第。（紀事）庭筠以忤令狐綯。不得第。嘗有詩云。須知此恨難消得。悔讀南華第二篇。

岐庭筠。狗從竇出，莫非登第休徵；鼠以經銜，却是命題吉兆。（朝野僉載）裴元質舉進士。

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撒。以為不祥。夢神解之曰。狗者第

字頭也。弓者第字身也。箭者第字豎也。有撒為第。尋唱名。果中。宋史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大不欺之

鼠啣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出題三道。見大

語直可書紳忠孝之求真難副上。正公為守。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苑文

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一字。可終身行之。賈黯

并受其言。終身不忘。仁宗慎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賜進士。考定

而一日。取首選卷焚香祝告曰。願得忠孝狀元。泊唱名。孫宋則弟兄

俱貴。梁張則喬梓皆榮。宋史咸平元年二年。皆放進士。舉孫何孫僅相繼

進士。及第。又祀后土於汾陰。放張思德以下進士及第。固乃狀元梁顥以下

元。思德亦狀元。得雲雨而揚鬢。豈是池中之物。挾風雷而燒尾。非終海底

之魚。國志。譬若蛟龍得雲雨。不是池中物。聞見錄。士人初登第。必展

遍歷名園。孰作探花之使。同觀競渡。誰為奪錦之人。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一人。為探花使。遍游名園。若他人先得名花。則二人必被罰。狀

元及第。歸之日。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太守大慚。此日羽毛。佇看振翮。音

昔年辛苦莫負初心。李文正公詩。二百四十一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

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改作五言。末句云。「今日負初心。」

莫存溫飽之志，還辭貴戚之婚。（東軒筆錄）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語皆為首魁。中山劉子儀。翰林學士。戲語

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筆談。馮京舉進士。自鄉試至廷試。皆策名第一。張堯佐恃外戚。

欲妻以女。使吏擁入其家。頃之。中官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鄒子為書明月空遭按劍

高公未第，秋江自怨芙蓉。鄒陽注詳人事。唐高蟾未第時。有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青衫則歲歲堪憐，金線則年年自笑。（秦韜玉貧女詩）最恨年年壓金線。為

他人作嫁衣裳。（石曼卿詩）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

科第譯白話

士人進學，叫做游泮，又叫做采芹；原來泮是學宮，只有進學的可遊；芹是泮池的水菜，只

有進學的採得著；士人登科，叫做釋褐，又叫做得雋；原來褐是布服，只有登科的可釋；雋是

俊秀的簡稱，只有登科的可得。三年考校士人，升進的賢能，由試官待以賓禮；賢能的名冊

，由試官送呈公府。鹿鳴是天子宴賓客的詩篇，所以鹿鳴宴，是優待發榜的文人；鷹揚是詩人

說太公的威猛，所以鷹揚宴，是優待發榜的武人。文章中式，有朱衣老人，暗中點頭；經術既

明，取青紫的服，如同拾芥。初次中選，叫做「破天荒」；名列第一，叫出頭地。中狀元，叫

做「獨占鰲頭」；中解元，叫做「名魁虎榜」；瓊林苑裏，賜新進士喝酒，從宋太宗開始；集

英殿上，用時務策試士，從宋神宗開端。同榜的人，都稱同年；取中的官叫做座主。魚跳龍門，祇點額，是說應考的落第；士登雁塔快題名，是說進士的及第。『鶻薦』是薦有才的人，所以進了試場，叫做『鏖戰棘圍』。金殿上唱新進的名，叫做『傳臚』；鄉會試放中式的榜，叫做『撒棘』。『攀仙桂』，『步青雲』，都是狀元及第的話頭；『孫山外』，『紅勒帛』，都是榜上無名的說法。唐太宗見進士心喜，說是英雄入吾彀中；劉禹錫賀門生發榜，說是桃李盡屬春官。薪是采的意思，樵是積的意思，這是贊文王作人的詩，所以考士叫做『薪樵之典』；『彙是類的意思，征是進的意思，是有連類同進的象，所以進賢叫做『彙征之途』。『慰人落第』，說是『賺了英雄』；『憐士無依』，還傍誰家門戶？雖然如此，有志者事竟成，可看他日的榮華；火候到，丹自成，何惜幾許的烹鍊？

門生名玉筍班，都是俊秀；天子賜紅綾餅，何等光榮。貢樹分出香氣，預卜他年做卿相；天街出盡風頭，爭看此日的郎君。江東的羅隱，應考不取，這是很多；淮右的溫岐，到老無成，也是不少。狗從洞裏出，無非登第的好象；鼠銜孝經至，却是命題的吉兆。不欺二字，可以當終身衣帶的銘；忠孝兩全，何以慰皇帝徵求的意？孫何和孫僅，宋郊和宋祁，都是兄弟中狀元；梁灝和梁固，張去華和張思德，都是父子中狀元。得著雲雨，便揚鱗自得，這不是池中物；靠著風雷，乃燒尾而去，豈終為海底魚？同游名園的，那個是探花使？同觀競渡的，那個是奪標人？看此日羽毛，居然振翅；念當年辛苦，勿負初心。王曾勿存溫飽志，馮京辭却貴戚婚。明珠投暗，衆人按劍斜視，這是鄉陽上書中的憤語；秋江芙蓉，不向春風開放，這是高公未第

時的寓言。歲歲青衫穿去，自看還當自憐；年年金線壓來，自問還當自笑。

制作新增文七聯

上古結繩記事，蒼頡制字代繩。

太古未有文字。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以記之。○蒼

頡為軒轅氏史官。視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

龍馬負圖，伏羲因畫八卦，洛

龜呈瑞，大禹因列九疇。

龍馬。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伏羲時負圖出於孟河之中。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伏羲則之。始畫八

卦。文出於洛。禹象龜文。而列洪範九疇。神龜

曆日是神農所為，甲子乃大

撓所作。

曆日乃神農所作。正節氣。審寒暑。為早晚之節。以治農功。始分

情。占斗栖所指月建。造為甲子。以十天

算數作於隸首，伶倫

造自伶倫。黃帝命隸首

作算數。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又曰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崑崙之嶰谷。以肉與孔厚薄均者。斷其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凰

之鳴。其雄鳴為六呂。雌鳴為六呂。甲冑舟車，係軒轅之創始。權量衡度，亦軒轅之立規。

蚩尤無道。黃帝伐之。天遣玄女請帝制為甲冑以防身。帝見鳶飛轉而知為鮓。見飛

蓬轉而知為車。黃帝為黃鐘之律。而造衡度權量。斗斛

伏羲氏造網罟，教佃

田，漁以贍民用，唐太宗造冊籍，編里甲，以稅田糧。

伏羲氏。見蜘蛛而結網罟。以取鳥獸魚鱉。後

世用網罟佃魚始此。(黃冊) 籍田。始於唐。即庸調法也。蓋有田則有租。頗有田則有租。風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租即粟米之征。調即布縷之征。

量。糧音興貿易制耜耜皆由炎帝造琴瑟教嫁娶乃是伏羲。古者民未知家。積。炎帝斷木

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藝五穀。列塵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令其交易得所。耜。田器。所以起土者。耒。耜之柄也。伏羲斷桐

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曰離微。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帝始制嫁娶。以

儷皮為禮。正姓氏。通煤灼。以冠冕衣裳。至黃帝而始備種桑育蠶。自元

妃而始興。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帽皮。後世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遂作冠冕。以易之。至黃帝而其制始備。互詳衣服類。〇黃帝元妃西陵

氏。姓縹。名祖。教民採桑葉。神農嘗百草醫藥有方。后稷播百穀粒食攸

賴。民有疾病。炎帝以楮鞭鞭草木。採百草嘗之。察其寒熱溫平之性。辨其君臣佐施之義。作方書以療民病。而醫道立矣。〇書。帝曰。棄。黎民阻

飢。種也。后稷播時百穀。互詳壽誕類。安燧人氏鑽木取火烹飪初興有巢氏

構木為巢宮室始創。上古民未知熟食。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

利之。故號燧人氏。〇夏禹欲通神祇因鑄鑪庸鐘於郊廟漢明尊崇佛

教始立寺觀於中朝。鑄鐘。大鐘也。〇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

國。得毋是乎。〇乃使蔡愔等往天竺。周公作指南車羅盤是其遺制錢樂作

渾天儀曆家始有所宗。越裳氏獻白雉。迷其歸路。周公作指南車。以為先導。○朱子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

至劉宋錢樂為鑄銅作天儀。曆家憑此。以算躔度。次舍。即瑤璣玉衡之遺法也。阿育王得疾造無量寶塔。秦始皇防

胡築萬里長城。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一日一夜。役諸鬼神。碎七寶末。改造寶塔。入萬四千。○秦始皇問方士盧生曰。

秦後世興廢何如。主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悟己子胡亥。以為亡秦者。胡地之人也。遂遣蒙恬北伐匈奴。收河南為四十四縣。築萬里長城。

以防。叔孫通制立朝儀。魏曹丕秩序官品。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厭之。

叔孫通曰。儒術難以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許之。通率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後長樂宮成。羣臣朝賀。莫不肅敬。無

敢失禮。上曰。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也。○魏主曹丕即位。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周公獨制禮樂

蕭何造立律條。周成王幼周公攝政。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漢高祖初入關。欲順民心。作三章之約。

天下既定。三章不足禦奸。命蕭何作律令。○釋三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律。次第其輕重。律呂。萬法所由。故法令曰律令。堯帝作

圍棋以教丹朱。武王作象棋以像戰鬪。博物志。堯生子丹朱。器訟慢游。朋淫無度。帝悲之。制圍棋以閑其

情。○象棋武王所造。其進退攻守之法。日月星辰之象。乃爭國用兵戰鬪之術。以象牙飾棋。故曰象棋。○棋音其。文章取士興於

趙宋。應制以詩起於李唐。宋神宗從王安石之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入股論策試士。○唐先朝以詩賦取士。文宗癸丑

八月。依楊綰議。詔定之。梨園子弟乃唐明皇作始。資治通鑑乃司馬光所編。○唐

皇選樂士宮女數百。自教法曲。號曰梨園子弟。(宋)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一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光遂與劉放劉怒范祖禹及子康編集神

宗即位賜名筆乃蒙恬所造紙乃蔡倫所為筆紙。注具。詳器用類。凡今人之利用皆

古聖之前民。(易)以前民用。(釋)謂聖人創作。開民用之先也。

(增)鑰同魚樣取魚目之常醒杖以鳩名重鳩喉之不噎。魚在水不瞑目。故鑰曰

魚鑰。鳩者不噎之鳥。取老人不咽之義。故杖曰鳩杖。注詳器用類。飛船是輕車別號。紉箒為素扇佳名。

(漢)枚乘七發。將為太子馴麒麟之馬。西曰箒。駕飛船之輿。(風俗通)山之東曰扇。西曰箒。翠華旗光搖漢苑白玉管響

徹唐宮。(相如上林賦)天子建翠華之旗。(雜錄)安祿山上獻明皇白玉管簫數百。米家書畫船足怡素志齊子

班蘭物可壯生平。(宋)米芾善書畫。為淮間發運使。揭牌行舸曰。米家書畫之船。齊敬兒云。我雖貧。身邊猶有班蘭物。

物。(釋)班蘭。劍也。氈氍毹。音渠。美人舊贈金屈戌良匠新成。(古詞)美人贈我氈氍毹。

毛褥也。(李商隱詩)鎖窗金屈戌。窗牖間鉸釘環紐也。烏金熟炭厚貽翠羽編簾異製。注詳器用。

編翠羽鱗毛以為為簾閣。笊簞收於漁父捲去夕陽襪袖。音鉢。荷於農人

披來朝雨。笊簞。取魚器。注詳器用類。

制作譯白話

上古時候，結繩記事；到黃帝時代，蒼頡創造文字，於是結繩乃廢。龍馬負著圖，從孟河裏出來，伏羲因此畫八卦；神龜負著文，從洛水裏出來，大禹因此列九疇。神農定曆日；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呂律。甲冑舟車，都是黃帝所作；權量衡度，也是黃帝所定。伏羲氏造網罟，教民打獵捉魚，使他們足用；唐太宗造冊籍，編民田房丁口，徵他們賦稅。炎帝興商務，造農器；伏羲造琴瑟，教嫁娶。冠冕衣裳，到黃帝纔備；種桑養蠶，從嫫祖開始。神農嘗百草，醫方纔定；后稷播百穀，民食乃足。燧人氏鑽木取火，民纔得熟食；有巢氏架木做巢，民纔有屋子。夏禹要通天地神靈，因在郊廟鑄大鐘；漢明要尊西方佛教，因在國中立寺觀。周公作指南針，後世的羅盤，是他遺制；錢樂作渾天儀，後世的曆家，纔有所法。阿育王有病，因此造無量寶塔；秦始皇防胡，特意造萬里長城。叔孫通起朝儀，朝臣纔懂禮節；魏曹丕定九品，序官纔有標準。周公制禮樂；蕭何定律令。堯帝造圍棋，教他兒子；武王造象棋，像那戰鬥。文章取士，從趙宋開始；詩賦取士，從李唐開始。梨園子弟，是樂士的別名，這是唐明皇定的；資治通鑑，是歷代的史書，這是司馬光編的。蒙恬發明算；蔡倫發明紙。大凡人所利用的，都受前人的惠賜。

開鎖的鑰，叫做魚鑰，取魚目的常醒；老人的杖，叫做鳩杖，取鳩喉的不噎。飛船是輕車的別號；紈箑是素扇的美稱。翠華旗的色彩，在漢苑裏照耀；白玉管的樂聲，從唐宮裏傳出。書畫船是一隻坐船，米元章的書畫船，可以償他舊願；班蘭物是一口寶劍，齊敬兒的班蘭物，可以壯他雄心。氍毹就是毛褥兒，是那美人所贈；金屈戌就是鉸鏈兒，是那匠人所製。贈炭的

價值比為金還要重；編簾的材料，用翠羽是最好。漁人在日落時收了竿簪；農人在朝雨時披著蓑衣。

技藝 新增文十一一聯

醫士業岐軒之術，稱曰國手；地師習青烏之書，號曰堪輿。（帝王世紀）軒轅

問難。作內經。故曰岐軒之術。國策。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為男而近女。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

醫醫國。其次醫人。○青烏子有相地書。堪輿家宗之。說文。堪。天道。輿。地道。故今人稱相地者曰堪輿。以習天地之道者也。輿。音餘。

盧醫扁鵲古之名醫，鄭虔乾音崔白古之名畫。史記。扁鵲姓秦。名緩。字越

授之曰。飲上池水二十日。當見物矣。及飲藥二十日。遂洞見病人五臟

癥結。又入十一難經序云。緩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于

盧國。因名之曰盧醫。釋。上池水。竹葉上露是也。唐。鄭虔字弱齊。玄宗

愛其才。嘗圖山水。書所賦詩以獻。上署尾曰。鄭虔三絕。釋。三絕謂

字。畫。詩也。○崔白善畫。敗荷。葉。鳥雁。詩也。○精於蘭竹翎毛。

邈音莫得龍宮方，能醫虎口龍鱗。晉。郭璞博學而妙於陰陽曆數。有郭公者

囊經九卷與之。遂精天下卜筮之事。續仙傳。唐孫真人各思邈。隱太白山

會教一青蛇。乃龍子。後龍王召至龍宮。得水府藥方二十首。又雜俎云

金釵。求其取出。著有千金方二十卷傳世。善卜者，是君平詹尹之流，善

相者，即唐舉子卿之亞。（漢）嚴君平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名遵。以卜筮為業。日間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市。

下簾。讀道德經。卜居辭。屈原既放。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予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素蔡擇問唐舉曰。先生相李兌百日秉國政。有之乎。曰。有之。擇曰。若臣何如。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魁顏蹙鬚。吾聞聖人不

相。殆先生乎。二史孔子適鄭。子卿迎而視之曰。東門有人。身長九尺六寸。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身長九尺六寸。

喪。纍纍然若推命之人曰星士。繪畫之士曰丹青。推命者。論五星之。吳融畫

山水歌。良工善畫丹青理。輒向茅茨畫山水。地角移來方寸間。天涯寫在筆鋒裏。釋丹丹砂。青大青。大風鑑相士之稱。大

工師，木匠之譽。風言其速。鑑言其明也。亦稱大冰鑑。若王良若造父皆

善御之人，東方朔淳于髡，音坤係滑骨稽之輩。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以

善御得幸。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諫止之。史記。東方朔談諧得幸。漢武帝謂羣臣曰。鼻下人中長一寸者。年百歲。朔曰。彭祖入

百歲。果如陛下所言。則人中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之面丈餘矣。上大笑。

（史記）淳于髡滑稽多辨。楚發兵加齊。齊威王使髡齎金之趙。請救兵。

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豈有說乎。曰。臣見有禳田者。操豚一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汗邪滿車。臣笑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也。王乃命多齎金璧車馬。至趙。楚聞之。夜引兵而去。釋滑稽也。稽同也。言便捷之亂異同也。稱善卜卦者曰今之鬼谷。稱善記怪者曰鬼之董狐。王翊受道於老君。隱居鬼谷源。因以為號。

善卜筮兵法。常入雲夢山採藥得道不老。其妾伏棺上。視之。猶暖。

漸有氣息。與載而歸。終日而蘇。說瑩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請序於劉真長。既序曰：「卿可謂鬼中之吉凶。」

董狐也。○孔子讀晉史。稱誣日之人曰太史。稱書算之人曰掌文。漢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也。擲骰者喝雉呼盧。善射者穿楊貫蝨。子音瑟。○古者鳥曹作博。以五木為。有梟盧雉犢塞之名。為勝負之

采。雉。紅點。盧。黑點。○楚養由基善射。常於百步之外。穿楊柳葉。百發百中。○列子紀昌學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昌以犛尾懸于牖間。南而而望之。及三年後。大如車輪。乃挽弓而射之。輒貫蝨心。○釋犛。牛尾也。擲音直。擣蒲音樞。之

戲。乃曰雙陸橋中之樂。是說圍棋。○塞戲。老子入胡作。今之雙陸。是其遺法。○昔巴邛人不知其姓。家有二大橘。陳平作傀儡解漢高白登之圍。

剖開。每橘有二叟相對圍棋。談笑自若。○陳平知其妬乃造傀儡美人。舞於城上。關氏疑為生人。慮城破。冒頰。必納之。遂退去。○釋。傀儡。木偶人。

也。○蜀志。孔明六出祁山。作木牛流馬。自能行走。○進糧以餉軍士。公輸子削木為飛天。至三日而不下。張僧繇畫壁龍點睛。則雷電而飛騰。

音。公輸子即魯班。魯之巧人。○班嘗作鴛。飛天二日不下。○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壁畫二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因點其一。忽雷

電破壁。乘雲上升。然奇技似無益於人。而百藝則有濟於用。○莊子。朱泚未點睛者。尚存在焉。

然奇技似無益於人。而百藝則有濟於用。○莊子。朱泚未點睛者。尚存在焉。

術於支離。而巧無所用。三年技成。而巧無所用。

（增）青囊春煖丹竈烟浮。

（羅洪先詩）三部脈占心腹病。誰似青囊藥有神。

又。藥爐火足丹初熟。茶竈烟浮酒未醒。膝裏痒生華陀有出蛇之妙術。背間癰潰伯宗具徒。

柳之神功。

（華陀別傳）河內太守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痒。因取刀斷犬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寸。遂愈。明日。癰消。樹邊足一瘡。孫泰患發背。伯宗為其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

升。瘡大膿爛。出黃汁。陸宣公既活國又活人。范文正等為醫於為相。公晚年家居。尤留心於醫。聞有祕方。必自抄錄。曰。此亦活人之一術也。一

○范文正少時。嘗曰。吾不為良相。必為良醫。以醫可以救人也。一

枝鐵筆分休咎。三個金錢定吉凶。詩。一枝鐵筆分休咎。三個金錢定吉凶。

卦三錢皆舞。漢京房始以錢代龜者。從其簡易也。唐賈公房儀禮注。以三少為重錢。重錢。九也。二多為交錢。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

錢。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八也。○咎音白。折蓍宗獲奴。應讓杜生術善。破牆得婦。當推

管輅神通。唐書。杜生善易。人有亡奴。問所從。曰。自北行逢使者。如

洛中。一人失妻。管輅卜之。令明日於東陽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鬪。其豚走

逸。即共追之。豚入舍。新雨行來。言從季主。瓊茅索得。且問靈氛。史記。司

突主人牆。其婦出焉。新雨行來。言從季主。瓊茅索得。且問靈氛。史記。司

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同游卜肆。天新雨。道少人。謁季曰：「先生何居之卑行之汙？」季捧腹笑曰：「夫卜者。法天地。象四

時。順於仁義。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卜筮有何負哉。」楚辭：索瓊茅與筮

筮兮。命靈燕頷虎頭。識是封侯之略。龍瞳鳳頸。知為王者之徵。（漢書）班

氣為余。占之。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曰：「有相者曰：祭酒。布衣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後平定西域。封定建侯。武后傳。」

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當生貴子。」后幼。母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為男。當作天子。識英布之

封侯。果然不謬。知亞夫之當餓。真個無訛。（史記）黥布姓英氏。少年有客相

夫。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封九江王。（漢書）周亞

此餓死法也。後果封絳侯為丞相。生子為人告變。請庭尉。不食五日。嘔

血而亡。道士能知吉壤。竹策叢生。閩僧善覓佳城。湖燈呵獲。（潛確類書）唐時

州門子。有一道士居門側。智母死。道士引智

竹策。有枝叢生。遂葬焉。後果至方伯。（錫山志）宋尤袤父時亨。與閩僧相

友善。僧精風鑑。覓一吉壤於吳塘之山。以囑公曰：「百歲後必葬此。將發

福三百餘年。及卒。子袤如僧言葬之。遂廬於墓。始葬十日。月夜忽見湖中

有紅燈萬盞。叱聲振地。公懼。隱喬松之下。聞空中語曰：「此地發福三百

年。彼人子何德而界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應曰：「尤特亨累世積德。

袤又純孝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湖燈應

聲而孫鍾孝而致三仙，龍圖酷而夢二使。（筆談）貴賤本乎天命。成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

苟非其人。則此穴味而不顯。得而復失。昔唐李龍圖蒞政酷虐。揚公得數代宰執之地。欲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瓜為業。三仙示以

葬地。後四世為吳帝。然則不務積德而求美地。亦不達天人之故矣。動靜方圓還符四象，縱橫闔闢止爭一

先。（鄴侯外傳）李泌召見時。玄宗方與張說觀棋。使說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君。圓若棋子。身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時年七歲。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逞才。靜若得意。說賀上得奇童。大悅。班固棋旨論：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

德也。棋必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十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李巖棋賦：妙縱橫闔闢之機。神出沒死生之變。雜俎：僧一行

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曰：此但爭先耳。闔音合。遂飛兩奩之黑白，爭一紙之

雌雄。（陸放翁詩）對弈兩區分黑白。陳元與詩：黑白旋盈盤。分途各占寬。東坡志林：張懷明與張昌言以圍棋賭博。書字一紙。勝者得之。負者

出錢五百作飯。

技藝譯白話

醫生習岐黃的術，稱為「國手」；地師習青烏的書，叫做「堪輿」。盧醫扁鵲，是古代有名

的醫生；鄭虔崔白，是古代有名的畫家。晉郭璞得青囊經，所以精於天文卜筮；孫思邈得龍宮

方，能殺醫好虎口龍鱗。善卜的，可以比君平詹尹；善相的，不愧為唐舉子卿。稱算命的，叫

做「星士」；稱畫圖的，叫做「丹青」。大風鑑，是稱相士；大工師，是贊木匠。像

王良，像造父，都是會駕車子；像東方朔，像淳于髡，都是會說笑話。稱最會占卜的，說是「今之鬼谷」；稱最會記怪的，說是「鬼之董狐」。稱擇日的人，叫做太史；稱書算的人，叫做掌文。擲骰子的，他決勝負的時候，常喝雉呼盧；精箭法的，他射出去的時候，能穿楊貫蠶。擲蒲是一種賭具。這就是後世所說的雙陸；圍棋是一種遊戲，曾有在橘中對著的怪事。漢高被困白登，虧得陳平作傀儡美人，就此解圍；蜀軍六出祁山，全靠孔明造木牛流馬，便於運糧。公輸子削木爲鳶，飛到天空，三天不下；張僧繇畫龍於壁，等到點睛，破壁飛去。奇技雖似沒有什麼益處，可是凡百藝術，總可供人利用的。

囊內藏的藥，頗得春氣；竈內煎的茶，乃見濃烟。華陀把劉勳女膝裏的瘡，引出蛇來，真是妙術；伯宗把公孫泰背上的癰，搬在樹上，的是神功。陸宣公既能醫國，又能醫人；范文正看那良醫，如同良相。一枝鐵筆，可分運的好不好；三個金錢，可卜事的吉不吉。折道旁蓼，獲著逃亡的奴，果不出杜生所料；破主人牆，尋得失落的妻，竟然應管輅所卜。宋忠賈誼，趁著新雨，向那季主訪候；楚國屈原，覓得靈草，請那靈氛問卜。相到燕領虎頭的奇狀，知道他將來封侯爵；相到龍瞳鳳頸的奇形，知道他將來做天子。替英布相面的，說他當封侯，竟然不誤；替亞夫相面的，說他當餓死，的是不差。唐時有道士，看著一塊吉地，智興照道士的話葬母，便見竹杖生枝，後來果然做官；宋時有和尚，也看著一塊吉地，尤表照和尚的話葬父，便見湖燈照護，後來果然發福。孫鍾很孝，有三個仙人，向他示葬地；龍圖很虛，有兩個使者，阻他的吉土。動靜方圓的旨趣，要符四象；縱橫闔闢的要著，只爭一先。棋裝在匣內的，分個一

黑白；棋著在紙上的，決個一勝一敗。

訟獄 新增文十二聯

世人惟不平則鳴；聖人以無訟為貴。（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于言也亦然。（論語）子曰。

必也聽訟吾猶人也。上有恤刑之主，桁楊雨潤，下無冤枉之民，肺廢石風。

清。（非雨潤乎。）（周禮）秋官司寇。以肺石理民冤。（釋）肺石。赤石也。欲伸

冤者。士聽其詞耳。雖囹圄，便是福堂，而畫地亦可為獄。（魏主顯祖每有

鞠。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為言。上曰。一滯獄誠非所宜。不猶愈於倉卒而

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

兢惕耳。○上古之世。民情淳朴。故畫地可以為獄。皋陶造獄。後代因之

。胡麥與人構訟曰鼠牙雀角之爭，罪人訴冤有搶地籲天之慘。（詩）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何以速我獄。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則心惕息。○（書）狴犴。猛大而能守，故獄門畫狴犴之形，棘木外刺而

裏直，故聽訟在棘木之下。（狴犴。胡地野獸。善守。故今獄門。畫其形。正

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鄉亭之繫有岸，朝廷之繫有獄，誰敢作奸犯科，死

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上當原情定罪。

（陸佃云）鄉序之繫曰岸。官府曰獄。漢路溫舒尚德。緩

刑書。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絕者不可復屬。圜圜是周獄。美西里是商牢。圖。禦也。

（史）崇侯虎。文王於紂王。紂王囚之。美里七年。文王因是作象辭。紂王囚。

之中，豈無賢者之冤。（說文）桎從告者。手械所以告天。桎從至者。皆紂

所作。古以黑索拘繫有罪之人。攣也。兩爭不放，謂之鵠蚌。相持無辜牽連，謂之

池魚受害。（史）蘇代說趙王曰：「昨日臣過易水。見蚌出曝。而鵠啄其肉。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鵠。』兩爭不捨。鵠屬蚌蛤屬。」

今燕趙相持。恐強秦之為漁人也。王乃止。鵠屬蚌蛤屬。有姓池名仲魚者。其宅近城門。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延及其家。仲魚焚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請公入甕，周興自作其

擊下車泣罪，夏禹深痛其民。（唐）周興用法深酷。或告興與方推事對食。問武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與興方推事對食。問

曰：「囚多不承。當置何法。」興曰：「取大甕。外以炭炙。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如其法。因起言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惶恐。叩頭伏

罪。禹出見罪人。下車問之而泣。（宋）趙抃出宰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

故。禹曰：「吾德薄。不能化民。是以泣也。」好訟曰健訟，累及曰株連。

（易）上剛而下險。險而健訟。於是自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之多少

州。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為人息訟，謂之解紛。被人栽冤，謂之嫁禍。魯

連游趙。言秦稱帝之害。秦將聞之。卻五十里。平原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乎天下之士。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若有取者。商賈之事也。歸趙。使使告趙。平陽君約曰。是欲嫁其禍於趙也。上黨守馮亭與民謀以上黨。徒配曰城旦遣

戎是問軍。正義云。如今罷站之罪曰城旦。旦起治城也。○戎三尺乃朝廷之法。三木是罪人之刑。可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欲殺之。陛下甫創洪基

其。奈何棄法。衣赭衣。關三木。謂以三尺竹簡書律法也。○太史公報任安書。魏

古人五刑墨劓。劓。音異。宮大辟。今之律例。笞。平杖。死罪徒流。墨。劓。剕。足。宮。淫刑。漢用竹。隋唐以降用楚。今因之。書曰。此始於唐虞之時。○

也。○杖者。持也。晉以前用鞭。○隋唐用杖。今因之。書曰。鞭作官刑。是也。○流。始於唐虞。今從之。○死刑。斬絞也。○斬。自軒轅始。絞。興於

周代。即古之辟刑是也。上古時削木為吏。今日之淳風安在。唐太宗縱囚歸獄。古

人之誠信可嘉。古時。刻木為吏。置之犯罪之家。犯人抱木人自至公庭聽

來。春就死。衆囚如期至。花落訟庭閒。草生囹圄靜。歌何易治民之簡。吏從

冰上立。人在鏡中行。頌盧奐折獄之清。唐。何易為益昌令。有異政。人皆

草生囹圄靜。唐。盧奐為南郡太守。先是郡率以賊敗。奐至。墨吏斂手。中官領市舶者。亦不敢干以私。民歌曰。抱案吏從冰上立。訴冤人在鏡中

幼學故事瓊林 卷四 訟獄

三三

行音煥。○可見治亂之藥石，刑罰為重；興平之梁肉，德教為先。（漢崔實政論）為國

之法。有似攝身。平則欲養。疾則致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若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其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其平。

是以藥石供養也。

（增）烏臺定律，象魏懸書。（通典）御史臺號烏臺。主禁令刑罰。周禮。天官。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按日而斂之。惟忠信慈惠之師，有折獄致刑之實。（漢刑法志）猶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易下經豐卦。象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失入寧失

出，須當念及無辜，過義寧過仁，務必心存不忍。（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官削一任。長使並停現任。從之

何耶。唐書。薛季昶劾徐有功縱惡逆。當絞。武后詰有功曰。公比斷獄多失出

賞忠厚之至論。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察五聲而審克，應爾精

詳，訊三刺以簡孚，宜乎謹慎。（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

耳聽。五日。目聽。一書。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一曰。訊羣臣。二曰。訊吏。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服。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刑。五刑不服。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刑。

訊吏。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服。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刑。五刑不服。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刑。

實也。正於五過。一註一簡核其

蒿平。滿園圓扉之宅，人懷天保初年，鵲巢大理

之庭，世譽玄宗即位。

北史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獄門叢生桃木。蓬蒿並滿。每旦圍門虛寂。無訴訟

者。謂之神門。一釋一圍扉。獄門也。唐志玄宗即位。二十年間。號稱治

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大理卿徐嶠奏云：「大理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

雀不喬。今獄。帝歸功宰相。賜李林甫晉國公。後世莫不稱美之。

雀巢其樹。一羣臣皆賀以為幾致刑措。赭者衣滿道，何其酷

烈難堪。玄鉞羅門，未免摧戕太甚。史記秦兼吞戰國。毀先王之法。滅禮

下。夜理書。憤而叛之。一釋一赭衣。赤色衣也。古囚徒服之。隋志秦落嚴霜

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

玄鉞肆於朝市。赭衣飄於路衢。一釋一玄鉞鐵斧之稱。二代通用之以斷斬。

門有沸湯之勢，撫念不安，巢無完卵。魯管之存，捫心何忍。唐語林李義甫

獄。門如沸湯。○世說孔文舉一子曰：「雖辟以止辟，還刑期無刑。」書君

以止辟。乃辟。一書皋陶謨一刑期於無刑。周禮有三宥之詞，千秋可法。虞廷

有肆赦之典，萬古常稱。獄。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聽訟

遺忘。」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尚書一書災肆赦。一註一肆縱也。蠅集筆端，識赦書之已

於筆端。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小青衣童子。大呼於市曰。一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曰。『是前青蠅也。』○古樂府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怒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無赦而刑必平。文中之論夫豈全誣多赦則民不敬。管子之言亦非盡謬。文中子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管孔明治蜀所以不行吳漢臨終於焉致囑。漢書。吳漢病篤。上親問之。對曰。臣愚無知識。但願陛下謹無赦而已。』

訟獄譯白話

世人只是不平要鳴，聖人却把無訟為貴。桁楊是斷獄的用具，上有聖主，便見桁楊雨潤；肺石便伸冤的站立，下無冤民，便見肺石風清。有識之人，就是居在牢獄，也看似福堂；上古之世，就是畫一地圈，也當做監獄。雙方興訟，說是『鼠牙雀角』的爭；罪人訴冤，竟有『搶地籲天』的慘。狴犴形狀猛大，生性善守，所以獄門畫狴犴的形；棘木外面多刺，裏面很直，所以聽訟在棘木之下。鄉亭拘人的，叫做岸，官府拘人的，叫做獄，有了這種拘押所，誰敢作奸犯法；已經死去的，不可再生，已經斷絕的，不可再續，所以位居人上的，理該原情定罪。囹圄是周朝的監獄；羑里是商朝的監牢。脚鐐手紐，叫做桎梏，這是拘罪人的刑具；黑索拘囚，叫做縲紲；豈無受冤枉的賢人？雙方相持不下，叫做『鵲蚌相爭』；無故被人牽累，叫做『池

魚受害。來俊臣請周興就入甕，由他自作是孽；夏禹見罪人就下車，這是極憐小民。歡喜打官司，叫做健訟；牽累多數人，叫做株連。調和訟事，叫做「解紛」；使人冤枉，叫做「嫁禍」。有罪罰作苦工，叫做城旦；有罪發配遠地，叫做「問軍」。三尺是朝廷所立的法；三木是罪人所受的刑。古代的五刑，是黥面割鼻刖足宮刑死刑；後世的律例，是笞刑，杖刑，死刑，徒刑，流刑。上古時削木做吏，能使犯服罪，像這樣的風俗，現在沒有；唐太宗所放的囚，竟如期歸獄，像這樣的誠信，的是可嘉。何易能使民息訟，民間「有花落訟庭閒，草生囹圄靜」的歌；盧奐能使吏不貪，民間有「吏從冰上立，人在鏡中行」的歌。刑罰是治亂的藥石，德教是興平的梁肉。

御史號稱烏臺，是主律令的，闕門叫做象魏，是布法令的。忠信慈惠，做官的該當這樣；斷獄定刑，執法的該求實在。無罪的人不當殺，所以失入還是失出；不忍的心該當有，所以過義還是過仁。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就叫做五聲聽訟，這是要盡詳審的能力；訊羣臣，訊吏，訊萬民，就叫做三刺斷獄，這是要使核實而無疑。齊朝天保初年，大赦罪犯，於是獄門前鋪滿蓬蒿；唐朝玄宗在位，民少犯法，於是大理庭築有鵲巢。赭衣是罪衣，罪人塞滿路上，什麼殘酷得很？玄鉞是凶器，玄鉞羅列門前，不免殺戮過分。權門的勢燄，竟像煎滾的湯，問心應感不安；覆巢的下面，竟無完全的蛋，存心未免太忍。雖然用殺的法子，本來止殺；還想用刑的意思，總望無刑。周朝對於罪人，有不識或過失或遺忘的，便宥了他，這叫做「三省」；後世該當效法；虞聖對於偶然差誤，出於無心而入於罪的，便赦了他，這叫做「肆赦」。

後人常加稱贊。筆端看見蠅躲，曉得赦文已經做成；夜半聽見烏啼，曉得恩詔就要宣布。王通說不用赦典，那刑罰一定很平，這句話，豈是全差？管仲說領了赦典，那人民便要恭敬，這句話，也是有理。所以孔明治蜀，不肯用赦；吳漢臨死，還囑無赦。

釋道鬼神

如來釋迦，音嘉即是牟尼，原係成佛之祖；老聃，音耽李耳，即是道君，乃為道教

之宗。本覺為如。今覺為來。佛也論佛姓釋迦。號牟尼佛。佛者覺也。覺一切衆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耳。普照經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羅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從右脅而生。子多靈瑞而能言。古鏡

鏡一老子無世不出。初出於上皇時。號金闕帝君。出黃帝時。號廣成子。出

文王時。號文邑先生。出武王時。號叔子。出漢初之時。驚就嶺祇園皆屬

佛國，交梨火棗，盡是仙丹。初學記西域有靈鷲山。其形和鷲。佛常居此

舍。請佛住。惟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佳木鬱茂可居。因白太子。太子曰

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滿。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真誥

始於晉道安，中國有佛，始於漢明帝。梵語沙門。漢言息也。息欲而歸於

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也。漢明帝夢人長丈餘。訪之羣臣。傅毅曰。錢

一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上使蔡愔等往天竺求道。由是化流於中國。

鏗音煎。卽是彭祖，八百高年。許遜原宰旌陽，一家超舉。彭祖姓籙名鏗。商賢大夫。封於韓。大

彭之墟。至叟末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故號老彭。有導引之術。有疾。閉氣以攻所患。逆行體中。下達趾。其體卽和。壽至八百歲。(晉)許遜字敬

康三年。爲旌陽令。棄官東歸。遇譙母。傳以道術。元波羅猶云彼岸紫府卽

是仙宮。(梵語)波羅蜜多。此言登彼岸。佛地也。又(六帖)銀宮金闕。紫府青都。是神仙所居。曰上方曰梵刹。

總是佛場。曰真宇。曰蕊珠。皆稱仙境。(隋)常惺侍煬帝游寶山。上曰。昏暗應須到上頭。

(釋)僧房曰方丈。上方者。上人之方丈也。梵。浮圖也。刹。楹柱也。昔梵王禮佛。故名梵刹。(六帖)大微之宮。列真之宇。(釋)列。衆也。真。

蕊珠。則曰閔風。不曰紫府。則曰瑤臺。伊蒲饌可以齋僧。青精飯亦堪

供佛。(後漢)楚王英上納縑贖罪。詔報云。王好黃老之術。尙浮屠。還其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釋)伊。乃伊蘭。蒲。卽菖蒲。(登真

要訣)神仙青精飯。取南燭葉煎汁。浸米炊飯。香積廚僧家所備。仙麟

脯。府音。仙子所飧。昔維摩居士遣入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香積如來以衆香國之鉢。

盛飯與之。故僧家齋廚。曰香積廚。(神仙傳)蔡經尸解十年。及還家。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方平來。可作泥百石。至期。果至。進金盤玉杯。

佛圖澄顯神通咒。蓮生鉢。葛仙翁作戲術吐飯成蜂。晉佛圖澄

天竺人。妙通禪理。入中國澄城縣。石勒聞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神仙傳)葛玄。號仙翁。從左慈得仙術。

噴飯成蜂數百。能成飯。張

達摩一葦渡江。藥鸞巴嘑酒滅火。

達摩天竺人。梁武帝迎入金陵。

機不相契。潛司江北。無楫。以一葦躡之而渡。（神仙傳）藥鸞巴有道德術。漢桓帝於正旦會羣臣。上賜酒。巴不飲。向西南嘑之。有司劾巴不敬。巴謝

之曰。臣本縣成都。有火患。故嘑酒以滅之。數日成。都奏火災。始信。

吳猛畫江成路。麻姑擲米成珠。（晉書）

遇丁義。授以神方。自豫章歸。江水盛漲。無舟。猛以扇畫開江水。遂成大路。過畢乃沒。（列仙傳）麻姑姓鮑。字瓊仙。嘗與王方平降蔡經家。姑取米數升擲於地。米盡成珠。

飛錫掛錫。謂僧人之行止。導引胎息。謂道士之修持。（高僧傳）

一有神僧凌空飛錫而下。凡為僧。必有錫杖。上有環。冷然有聲。行則飛。坐則掛。華陀傳。古之仙者。為導引之士。熊經鴟顧。引接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抱朴子。胎息者。能以口鼻為噓吸。常如在胎中者焉。

和尙拜禮曰和南。道士拜禮曰稽首。（抱朴子）胎息者。能以口鼻為噓吸。常如在胎中者焉。

和尙。父母反拜曰南。僧家作禮。謂之和南。（天香浪善經）人行大禮。號曰道士。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

毗。音皆。言和尚之死曰羽化。曰尸解。悉言道士之亡。（圓寂）言功行圓滿。滅盡

三昧而示寂也。（要覽）耶維。闍毗。茶毗。皆言焚燒也。赤壁賦。飄飄乎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釋言若生羽翼而化登仙境也。文苑彙雋。凡

尸解多不同。曉暮去者為地上主。夜半去者為地下主。女道曰巫。男道曰覡。自古攸分。男僧

曰僧。女僧曰尼。從來有別。（說文）能齋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有僧之

始。（東晉）有婦女阿潘者。學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羽客黃冠皆稱

（國史）吳赤烏年間。方有漢人為僧。此中國為僧之始。

道士上人比丘並美僧人。

(廬山記)南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唐王寵之出入金門。賜號金門羽客。(唐)李淳風之父。

名播。仕隋。因隋政亂。棄官為道士。名黃冠子。(釋)稱僧為上人。比丘。謂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也。僧全受戒曰比丘僧。尼受戒曰比丘尼。謂內

檀越檀那僧家稱施主燒丹煉汞道士學神仙。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那者。訛陀為檀。

乃去鉢底一字也。稱施主為檀越者。為此人行檀施。能越貧賤之苦海也。一釋一檀。惠也。漢武內傳。李少君言能煉汞成白銀。飛黃丹成黃金。金成服

之。乃可以白日昇天。精與血也。

(釋)汞。和尙自謙謂之空桑子。道士誦經謂之步虛

聲。(列子)有莘氏女採藥。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君。君命浮人養之。今僧人自謙。託無父母之義。(苑)陳思王曹植忽聞空中誦經聲清達嘹亮。解音

者。以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苦者普也。薩者濟也。尊稱神祇故有菩薩之譽。水

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負荷佛法故有龍象之稱。

(梵語)菩提薩埵。故省文而但言

菩薩。(傳燈錄)波羅提法中龍象。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劫。道家謂之塵。俱謂俗緣之未

脫。儒家曰精一。釋家曰三昧。道家曰貞一。總言奧義之無窮。

(楞嚴經)儒為世。釋為

劫。道為塵。三十年為一世。五百年為一劫。千年為一塵。一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金剛經)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達摩

死後手攜隻履西歸。王喬朝君鳥化雙鳥下降。

鳥音符。達摩於千聖寺中滅槃。葬熊耳上。(魏)宋

雲奉伐西域回。遇達摩於慈嶺。手攜隻履。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王喬雙鳥。注詳衣服類。

辟穀絕粒。神仙能服

氣煉形不滅不生，釋氏惟明心見性。

（漢）張良辭高祖去。遂辟穀學道。能屏風

上行。異人曰。此兒十五必飛騰。而父母患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蒸汁

穢之。恐其飛騰。必作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

粒昇天衢。不然鳴珂游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服氣

仙家飲沆瀣。殮赤霞探日精。吸月華。煉形。即服丹尸解之類。傳燈錄

杜鵑漸問無住禪師曰。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

境心不起。即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情所縛。而到處可

解脫也。梁高僧談經入妙。可使頑石點頭。天花墜地。張虛靖煉丹既成。能

令龍虎並伏。雞犬俱升。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又梁異僧雲光法師。於

天龍寺講經。天雨寶花。續紛而下。列仙傳。張道陵七世孫張虛靖。學長

生之術。徧游名山。煉丹成。龍降虎伏。白日昇天。臨去。藥器置於庭。長

雞犬舐之。藏世界於一粟。佛法何其大。貯乾坤於一壺。道法何其玄。佛

皆昇天。一粒粟中藏世界。列仙傳。一壺中賣藥。長安市。懸一壺於肆。日暮。輒入壺

中休息。費長房見而異之。再拜求入。公與之俱入。見樓臺壯麗。大驚曰

。此乃別一乾坤。妄談之言載鬼一車。高明之家。鬼闕其室。易。載鬼一車

有也。揚雄解嘲。高明之家。鬼闕其室。窺伺也。無鬼論。作於晉之阮瞻。搜神記。撰於晉之

干寶。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詣瞻。議論風生。以為有鬼也。瞻以為無鬼

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晉。干寶兄嘗病。氣絕復甦。顏子淵

見天地間鬼神事。寶遂撰集古今神祇。名搜神記。事多怪誕。顏子淵

卜子商，死為地下修文郎。韓擒虎，寇萊公，死作陰司閻羅王。

（維俎）晉書

弟節白晝見詔。因問幽冥之事。詔曰。顏淵卜商。俱為地下修文郎。韓擒虎。寇萊公。死作陰司閻羅王。亦足矣。遂寢病而卒。韓擒虎慷慨多智略。嘗以平陳功進上柱國。疾篤時。有人驚走至其家。曰。我欲見閻羅王。擒虎聞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遂寢病而卒。韓擒虎。寇萊公。死作陰司閻羅王。亦足矣。遂

閻羅王交。至若土穀之神曰社稷，乾旱之鬼曰旱魃。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共工之子。名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水土。祀以為社。烈山之子曰柱。能植穀蔬。自夏以上祀為稷。至於殷湯。以柱久遠。祀后稷為稷。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南方有神。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祖身魃魅。魃魅。老精物也。人面獸

罔。味。兩。山川之崇，音神荼，音鬱壘，啖音律。鬼之神。身。四足。好感人。山林異氣所生。淮南子。魃。魃。川澤之神。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赤目而長耳。美髯。好效人聲。而迷惑人。人每被其害。仕途偃蹇。

鬼神亦為之。擲掬音耶。心地光明，吉神自為之呵護。時桓溫集僚佐。錢得郡者。友後至。向溫曰。中道逢鬼而擲掬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因薦友為襄陽太守。擲掬。舉手拍弄而笑。感應篇。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呵。斥也。護。守也。

（增）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使有塵埃。六祖慧能。書於秀旁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觀之。法嗣遂於是定。光明拳。

幼學故事瓊林 卷四 釋道鬼神

四三

音打打破癡迷膜；愛慾海濟渡大願船。

（佛經）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為光明拳。快一切癡膜。到一切功德岸。

（佛經）菩薩乘大願船。在生死海中。呼引眾生上大願船。

白足清癯誰個未知禪味；赤髭碧眼何人

不是梵宗？

釋曇如之足白於面。時號曰白足僧。又僧祖可善權清癯時亦號瘦權。○佛陀耶尊赤髭。時號赤髭比丘。沙達摩生而碧眼。故

號碧眼。法喜為妻，智度為母，無煩詢骨肉是誰；慈悲作室，通慧作門，不須

問宅居何在。

（維摩語）釋氏方便以為父。智度以為母。法善以為妻。慈悲以為子。○（佛經）如來以慈悲為室。通慧作門。孫居士

大嘯一聲，山鳴谷應；陳先生長眠數覺，物換星移。

（韻府羣玉）孫登得仙道。寓蘇門。阮籍訪於其

處。與談時事。不應。及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者。乃登之嘯也。○（韻府羣玉）陳搏隱於睡。每睡必數月而醒。羽士寇朝一。嘗學其睡之大略。○劉垂

範聞其齟齬之聲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或曰。既有曲。譜記如何。曰。混沌譜。

巖下清風，黑虎賣董仙

丹杏山間明月，彩鸞棲張叟綠筠。

音云。○（列仙傳）吳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輕者一株。杏成林。實熟時。買杏者將穀一石。便取杏一石。取多者。有黑虎逐之。故曰黑虎賣杏。張虛靖天師隱於龍虎山。結廬而處。有彩鸞

棲鳴其上。因作詩。有結廬高處無人到。夜半彩鸞棲綠筠之句。趙惠宗火中化鶴，豈避烽炎；左真人盆裏

引鱸，不須烟浪。

列仙傳。趙惠宗宜都人。得九天仙籙。唐天寶末。積薪自焚。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乃化為瑞雲仙鶴而去。○神

仙傳。左慈有仙術。曹操宴客。請曰。席間所少者。松江鱸魚耳。慈索銅盆貯水釣之。須臾。引鱸數尾而出。操嘗出郊。慈攜酒一升。脯一斤。親

手斟酌。百官皆醉飽。操惡其怪。欲殺之。蕭子曾餐芝似肉。安期更食。

棗如瓜。(漢)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齒髮更生。上。見安期。王食大棗。巨如瓜也。夏郊有異神祀處却轉。

凶為吉。黎邱多奇鬼。惑時必以偽害真。(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問其神化為黃熊。實即夏郊二代祀之。於是乎祭夏郊。鬼效其子狀扶而苦之。錄。黎邱有奇鬼。善效人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鬼效其子狀扶而苦之。

復飲於市。欲刺殺之。其子恐父不反。急迎而救之。是必奇鬼也。明日

劍殺。唐時花月妖。畏見狄梁公之面。晉代枌榆社。愁逢阮宣子之柯。(唐)武三

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見之。忽失其所在。聞堂輿中語曰。某花月妖也。梁公正人。吾不敢見。世說阮宣子伐社樹。或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何害也。樹而曾聞大手入窗。公亮舉筆翻憶長舌吐地。

叔夜吹燈。馬公亮嘗於燈下閱書。有鬼以大手入窗中。公以硃筆書草字。鬼哀求不得出。至曉泣曰。公獨不見牛渚磯事耶。公乃以水滌

其字。鬼謝而去。(晉)嵇康燃燈夜坐彈琴。忽有鬼入。儀容甚怪。遂吐舌七八尺餘。垂至地。康滅其燈曰。取與魑魅爭光也。鄒德潤

徙項王祠。莫須有也。牛僧儒宿薄后廟。豈其然乎。(梁)鄒德潤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據廳一

半。德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竟別遷之。○牛僧儒落第時。暮歸失道。遠望火光。至一大宅。闈者引之入。珠簾中語曰。

幼學故事瓊林 卷四 釋道鬼神 四五

「妾。漢文帝母薄太后。君何由至此。」遂呼出王嬙。揚太真潘妃。見禮畢。又別不善笛女子。后曰。「石家綠珠也。」后又曰。「今日誰伴牛秀才寢。」諸妃皆辭。后令王嬙陪之。遂入昭君院中。向曉覺乃知是鬼。」

釋道鬼神譯白話

如來釋迦，就是牟尼，原是佛家的祖；老聃李耳，就是道君，原是道家的宗。鷲嶺祇園，都屬佛國；交梨火棗，都是仙丹。沙門稱釋，從晉道安開始；中國有佛，從漢明帝開始。錢鏗就是彭祖，他活到八百歲；許遜原官旌陽，他超度一家人。波羅就是彼岸的意思；紫府就是仙宮的別名。上方啦，梵剎啦，總是佛場；真宇啦，蕊珠啦，都是仙境。伊蒲饌，可以供僧；青精飯，也可供佛。香積廚是僧家所備；仙麟脯是仙子所食。佛圖澄大顯神通，燒香念咒，鉢中生蓮花；葛仙翁偶演戲術，噴飯成蜂，蜂又入口成飯。達摩踏著一莖草，渡過長江；樂巴噴出滿口酒，能滅火災。吳猛把扇畫江，就成大路；麻姑把米撒地，竟成珠粒。僧人行止，行便飛錫，坐便止錫；道士修持，有引導術，有胎息術。和尚拜禮，叫做稽首。和尚死，叫做圓寂，又叫做茶毗；道士死，叫做羽化，又叫做尸解。祈禱鬼神的，在女人叫做巫，在男人叫做覡；信從佛教的，在男人叫做僧，在女人叫做尼。稱道士叫做「羽客」，又叫做「黃冠」；稱僧人叫做「上人」，又叫做「比丘」。僧人稱施主，叫做「檀越」，又叫做「檀那」；道士學神仙，既要燒丹，又要煉汞。和尚自謙，說是空桑子；道士念經，叫做步虛聲。菩是普的意思，薩是濟的意思。所以尊稱天地的神，叫做菩薩；水行是龍力大，陸行是象

力大，所以靠著佛家的法，叫做龍象。儒家說的世，釋家說的劫，道家說的塵，都是說俗緣沒有脫；儒家說的精一，釋家說的三昧，道家說的真一，總是說真義沒有窮。達摩死後，手裏拿著一雙鞋，向西天去；王喬上朝，鞋子變成兩隻鳧，從東南來。辟穀絕粒，就是仙家的服氣煉形；不滅不生，就是佛教的明心見性。梁高僧講經時，能使頑石點頭，天花落地；張虛靖煉丹成，能使龍虎降伏，雞犬昇天。一粒粟中藏世界，佛法何等廣大；一個壺中有天地，道法何等玄妙。憑空捏造的閒話，說是載鬼一車；擁有勢力的人家，有鬼暗窺其室。晉阮瞻作無鬼論；晉干寶作搜神記。顏子淵，卜子商，死後都做地下修文郎；韓擒虎，寇萊公，死後都做陰司閻羅王。土穀的神，叫做「社稷」；乾旱的神，叫做「旱魃」。『魍魎魍魎，』是山川的怪物；『神荼鬱壘，』是吃鬼的怪神。命運不通，鬼神也把他戲弄；心地不壞，吉神自替他幫忙。菩提原沒有樹；明鏡本不是臺。光明拳，可以破癡迷膜；愛慾海，可以渡大願船。『白足清癯，』那個不懂禪味；『赤髭碧眼，』那個不是梵宗？法喜當做妻，智度當做母，無須問骨肉之來歷；慈悲當做室，通慧當做門，無須問居住在那裏。孫登在半嶺，作鸞鳳聲，山谷有回響；陳搏每睡覺，經幾個月，時序已變遷。穀換杏子，有黑虎監視，這是董仙的清風；山間竹林，有彩鸞躲著，這是虛靖的高風。趙惠宗坐在火中，化鶴飛去，那裏還避烽煙；左真人索得銅盆，貯水釣鱸，無須衝著烟浪。蕭靜之吃肉似的芝，得享長壽；安期生吃瓜似的棗，却能不老。晉侯有病，祭那夏郊後，病果好起來，這真是轉凶為吉；丈人見子，疑為黎邱鬼，竟把他殺死，這真是以偽亂真。唐時有花月妖，怕見狄仁傑的面；晉代有粉榆社，慘遭阮宣子的斧。鬼

把大手伸進窗，馬公亮便寫個字，不放他縮出；鬼把長舌拖到地，嵇叔夜便滅了燈，不和他計較。鄒德潤搬去項王祠，或有其事；牛曾孺宿在薄后朝，豈有此理？

鳥獸 新增文十三聯

麟為毛蟲之長；虎乃獸中之王。

牡曰麒。北曰麟。麕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馬足。含仁戴義。音中鍾呂。步

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王者至仁。則出。家語。羽蟲二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二百六十。龜為之長。甲蟲二百六十。

龜為之長。鱗蟲二百六十。龍為之長。保蟲二百六十。人為之長。風俗通。虎。陽物。百獸之長。能噬鬼魅。一諺云。虎本南郡中盧李公所化。故呼

為李耳。即喜。呼為班使。即怒。食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犬豕與雞謂之

三物。禮云。何謂四靈。龍。鳳。龜。麟。山海經。雄曰鳳。雌曰凰。出丹穴山。形似鶴。雞啄人目。蛇頸燕頤。龜背魚尾。身被五彩。鳴中五

音。非梧不棲。非竹實不食。太平則見。世亂則隱。大戴禮。龜。上穹象天。下平法地。千載神龜。問無不知。廣肩無雄。以蛇為雄。故龜與蛇合

為玄武。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春分而登天。秋天而潛淵。民以雞。言當刺三物之

血也。以證 駮駟耳音六 驂騮良馬之號；太牢大武乃牛之稱。文選。駮駟驂騮。馬羣絕勝。郭叔下

櫟。牛類稱良。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釋。元頭也。武。足跡也。牛肥。則足迹大。故又稱之曰大武。 羊曰柔毛，又

曰長髯。冉主簿豕名剛鬣音獵 又曰烏喙將軍。喙音誨。古今註。羊曰柔羊。豕有美髯。故曰長髯主簿。豕。

。猪也。又曰鳥喙將軍。鵝名舒雁，鴨號家鳧。音符。行不急迫也。鵝名舒雁。以其形似

。故曰雞有五德，故稱之曰德禽。雁性隨陽，因名之曰陽鳥。（韓詩外傳）田饒告哀公

旦也。『君獨不見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有此五德。君猶烹而食

之。以其從來近也。『格物論』雁。陽鳥。狀如鵝。飛有先後行列。其性愛陽而惡陰。北地苦寒冷。南方和暖。故至秋日。則自北而投南。至春日。則自南而投北。

家豹為圓，乃貓苗之譽。韓盧楚獮，皆犬之名。（音礦）又音拱。皆犬之名。蒙貴之名。豹為圓

日暮睛圓。及午。縱斂如線。鼻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蓋陰類也。『麒麟廣雅』犬之良者。猶宋國之鵠。韓國之盧。楚國之獮。晉國之敖焉。麒麟

騶虞俱好仁之獸。螟螣，皆害苗之蟲。（音明）特。螽。音謀。賊。皆害苗之蟲。騶虞。食自死之肉。不踐生

草。日螟。食苗葉曰螣。食苗根曰螽。食苗節曰賊。食苗。無腸公子，螃蟹之

名。綠衣使者，鸚鵡之號。（抱朴子）山中有海為無腸公子者。蟹也。一名郭索。天寶遺事。楊崇

義妻劉氏。與李弁通。弁殺楊。埋井中。劉控於官。縣官詰所居檢校。架

上鸚鵡曰。『殺主者李弁也。』遂嚴訊得實。明皇封為綠衣使者。（釋）鸚鵡能言。鳥有慧性者。狐假虎威，謂借勢而為惡。養虎貽害，謂留禍之在身。史

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何也？』江乙曰。『虎隨狐行。獸皆奔走。虎不知獸之畏己。反以為畏狐也。今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

兵。正所謂狐假虎威。』漢史。漢王欲西歸。張良曰。『今漢天下猶豫。預多有其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之而不伐。是養虎而自貽患也。』

疑，喻人之不決；狼狽相倚，比人之顛連。猶獸名。久之乃下行。聞人聲。又上。則須與又上。

故不決曰猶豫。○狼似犬。前一足長。後一足短。若相離則進退不得。故謂人之失其倚者。曰

也。狼狽勝負未分，不知鹿死誰手，基業易主，正如燕入他家。（北朝史）徐光謂

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勤笑曰。『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劉禹錫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

百姓。雁到南方先至為主，後致為賓，雉名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雁之

以仲秋先至南為主。其小者。以季秋後至南為賓。（列異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似羊非羊。牽以獻公。路逢一童子曰。『此名媼。常在地下

食死人腦。君殺之。以相其首。媼曰。『彼一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媼逐之。童子化為雉飛去。陳倉人告穆公。公大獵。

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刻鵠類鶩，音為學，初成畫虎類犬，弄巧反

拙。（馬援戒兄子嚴敦書）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

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不失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美惡不

稱，謂之狗尾續貂，音貪圖不足，謂之蛇欲吞象。（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皆為卿相。奴卒廝役。皆

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諺云。『貂不足。狗尾續。』（山海經）巴蛇吞象。三年出其骨。

虎，後門進狼，除兇不畏兇，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漢）和帝年方十四。乃能收寶氏。足繼孝宣之

烈。惜其與宦官鄭衆謀之。以啓中常侍亡漢之咎。胡致堂曰。竇氏雖除。而侍人之權。從茲盛矣。諺云。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漢班

超出使西域。其王廣奉詔。禮敬甚厚。後忽疏懈。超曰。此必有北使來。乃告其同往士卒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夜以火攻虜營。乃斬其使。

鄙衆趨利曰羣蟻附羶。音謙己愛兒曰老牛舐犢。

音是讀。盧坦書。今人奔尺寸之祿。趨絲

毫之利。如羣蟻之附羶腥。衆蛾之赴燭火。取不為醜。貪不畏死。操殺之。彪憂形於色。操見彪

羊腥也。漢楊彪子名修。以才見忌於操。操殺之。彪憂形於色。操見彪

問曰。今日公何瘦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也。猶

無中生有曰畫蛇添足。進退兩難曰羝羊觸藩。

音煩。史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見昭陽曰。人有遺舍人酒卮。舍人謂

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舉酒曰。吾能添足。足未

勝不止。猶為足也。昭陽乃還。易羝羊

觸藩。不能退。不能進。釋藩。籬也。杯中蛇影自起猜疑。塞翁失

馬。難分禍福。

隋樂廣為河南尹。請客飲。有角弓掛壁。影落。杯中如蛇

疑乃釋。而疾亦愈。淮南子塞上之翁失其馬。人汪之。翁曰。安知非福

臂。人有弔之。翁曰。安知非福。後出兵抽壯丁。龍駒鳳雛。晉閔鴻誇吳

中陸士龍之異。伏龍鳳雛。司馬徽稱孔明龐士元之奇。

衡齊名。尚書閔鴻見而奇曰。此兒若非龍駒。富是鳳雛。為誰。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號曰人彘；平治吳人醢契丹王屍骸，謂之帝羝。

把音巴。漢高宗溺愛戚姬。姬欲立其子而廢惠帝。呂氏挾恨斷戚姬手足。去眼。燂耳。飲瘖藥。置廁中。號曰人彘。及上崩。契丹王耶律

德光將兵南侵。同至殺胡林而卒。國中之人。剖其腹。實之以鹽。載而北歸。號曰帝羝。乾肉。人之狠惡同於檮杌。

兀。陶人之兇暴類於窮奇。神異經西方山中有獸。其狀亦似虎。有翼能飛。各曰檮杌。西地有獸。其狀亦似虎。有翼能飛。

知人言語。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左季文子曰。天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天

下之民。謂之檮杌。即王猛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甯戚遇齊

桓扣角而取卿相之榮。晉北海王猛。隱居華陰。調儻有大志。聞桓溫伐

甯戚家貧。為人挽車。至齊。夜於車下飯牛。扣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

時日。桓公聞而異之。拜為上卿。楚王式怒蛙。以昆蟲之敢死。丙吉問牛喘。音恐陰陽之

失時。楚王伐吳。欲人輕死。見怒蛙。式而敬之。從者曰。奚敬於此。王

日。以其敢死也。昆蟲之總名。漢丙吉為相。出郊。遇途

人之毆死者。不問遇有逐牛而喘者。問曰。牛行幾里矣。或曰。前後失

問。吉曰。方今少陽用事。猶未大熱。牛喘出舌。恐陰陽失序。三公調

官治之。非宰相所當問也。毆死人者。自有京兆以十人而制千虎比事

之難勝。馳韓盧而搏蹇兔。喻敵之易摧。宋常安民與呂公著書。猛虎負嵎

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十人而制于虎乎。史苑。說秦昭王曰。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制

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霸王之業可致也。釋蹇兔也。霸王之兄弟是鵠。鵠音積。之相親。夫婦如鸞

鳳之配偶。鵠。鵠音積。鳳凰之佐。色被五彩。鸞。鸞音積。神鳥也。赤神之精。有勢莫能為。曰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制小不用大。曰割雞之小焉。用牛刀。告急於晉。晉侯

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文苑彙雋。以函牛之鼎烹雞。惜乎大器

亦與孔子所謂割雞焉。用牛刀相類。鳥食母者曰梟。音獸。食父者曰獍。音梟

。不孝之鳥。關西謂之流離。寄巢生子。大則食其母。破鏡。不孝獸。勇而食父。形如羆而虎眼。古者祀黃帝。用梟與破鏡。蓋欲絕其類也。苛

政猛於虎。壯士氣如虹。問之。答曰。昔吾舅死於虎。有婦人哭於墓。使子路

子又死也。子路曰。何為不去乎。婦曰。無苛政。子路以告。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虹乃陰陽交接之氣。而著於形色者。人

有怨怒之感。則虹為之應。故聶政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謂仙人而

兼富貴。音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是險語之逼人。世說。昔有三人言志。

或願多資財。或願騎鶴上昇。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夜半

臨深池。此語太逼人。殷眇一目。驚曰。黔錙驢之技。技止此耳。鯁吾鼠之技。技亦窮

乎？（柳文）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放之山下。虎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避林間視之。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為噬己也。然往來視之。

覺無異能。益復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釋』黔。地名今貴州。『荀子』鼯鼠五技而窮。

○不能渡谷。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強兼并者曰鯨吞為

小賊者曰狗盜。海中有大魚。雄曰鯨。雌曰鯢。眼如珠。鼓浪成雷。噴沫成雨。大者數千里。任是大物。一口吞之。『史記』秦昭王

囚孟嘗君。欲殺之。君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白狐裘。時既獻於秦王。孟嘗君之客。有為狗盜者。夜入秦。王藏中。盜其裘出。以獻於

姬。孟嘗君歸齊國。遂養惡人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養惡人如養鷹

飢之則附。飽之則颺。『三國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帝怒拔劍曰。『吾為汝所賣。』欲斬之。登笑曰。『吾見曹公。說待將軍

○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來要噬人。曹公笑曰。『吾待溫侯

彈雀。謂得少而失多。投鼠忌器。因甲而害乙。隋侯見大蛇被斬而中斷。以

報。世曰隋珠。『莊子讓王篇』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失者重而所得者輕也。『賈誼治安策』諺云。『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

憚而不投。恐傷其器也。況貴臣之近主者乎。』事多曰蝟集。利小曰蠅頭。

蝟音位。獸類。蝟豪猪。遍身有刺如栗房。事多似之。故曰蝟集。利小曰蠅頭。蝟務。『東坡詩』蝟角虛名。蠅頭小利。『釋』蠅。青蠅也。故曰心惑似狐疑。

人喜如雀躍。『說文』狐。妖獸。性淫多疑。每渡河。必待河無聲。乃渡。雀

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暫然立。曰。叟何人耶。如雀之跳躍也。叟何愛屋及鳥。

謂因此而惜彼，輕雞愛鶩，謂舍此而圖他。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

書。憎其人者。僧其餘胥。一釋。鳥巢近屋。恐毀巢而傷其屋也。一晉。庾翼善

家雞。愛。愛。峻惡為非，曰教獠升木受恩不報，曰得魚忘筌。一詞。毋教獠升木

野鷺。兔。獼猴也。善升木。不待教而能者。一莊子。筌者。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倚勢

害人，真似城狐社鼠，空存無用，何殊陶犬瓦雞。一晉。王敦欲作亂。謂謝鯤曰

側之惡。一鯤曰。城狐社鼠。未易去也。一釋。欲掘狐。恐壞城也。欲薰鼠

墓。慎毋以此為。勢弱難敵，謂之螳臂當車，人生易死，乃曰蜉蝣田。在世莊

子。汝不知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一爾雅。釋蟲。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一曰。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有浮游之義。一蘇軾赤壁賦。

寄蜉蝣於天地。小難制大，如越雞難伏，八鵠卵賤，反輕貴，似鸞鳩反笑

大鵬。鵬音彭。一莊子。曰。一莽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

飛。化而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鳩笑之。自詡曰。我決起而

小人不知君子之心，曰燕雀豈知鴻鵠志，君子不受小人之侮，曰虎豹豈



愛犬羊欺。

秦陳勝少與人備耕隴上。張然曰：『他日富貴無相忘。』聞者笑曰：『汝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哉？』

後因秦亂自立為陳王。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詩句失名。俟攻。

跖職犬吠堯，吠非其主鳩。

居鵲巢安享其成。

史記呂后用蕭何謀。縛韓信斬之。漢高祖還。問信死有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言。』上詔捕蒯通。

問曰堯。汝教信反乎。對曰：『臣固教之。』上怒。命烹之。通曰：『盜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吠非其主也。當時臣惟知信。非知陛下。』上赦之。○詩維鳩居之。緣木求魚，極言難得。按圖索驥，記甚言失真。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雙槐歲抄：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緣木。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汗出。乃無毒。方可食。○符子：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人君攻古籍以求天下賢。亦不可得也。

惡人藉勢曰如虎負嵎，窮人無歸曰如魚失水。

孟子：虎負嵎。莫之敢撓。○韓子：吞舟之魚大矣。及魚失於水。則為螻蟻之所制。故君子得時則龍升於天。失時則魚失於水。○九尾狐，譏幾陳彭年素性諂而又奸，獨眼龍誇李克用一目眇眇而有勇。

山海經：青丘山之狐九尾。○宋史：真宗時。陳彭年敏給強記。好刑名之學。諂媚奸險。人號九尾狐。○唐：僖宗時。黃巢反。眇而有勇。號為獨眼龍。

指鹿為馬，秦趙高之欺主；叱石成羊，黃初平之得仙。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不從。乃先試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也。』指鹿為馬。○問左左有言鹿者。○高乃陰中之以法。後羣臣皆畏高。○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牧羊。有道士引入金華山。其兄初起索之。遇道士引見。問羊何在。平因叱白石。皆起。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不從。乃先試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也。』指鹿為馬。○問左左有言鹿者。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不從。乃先試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也。』指鹿為馬。○問左左有言鹿者。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不從。乃先試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也。』指鹿為馬。○問左左有言鹿者。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不從。乃先試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也。』指鹿為馬。○問左左有言鹿者。

成羊。卞莊勇能擒兩虎。高駢音鞭一矢貫雙鵝音紹。嘗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

兩虎方食牛。食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必兩獲。莊子

從之。果獲兩虎。唐高駢見雙鵝並飛。祝曰。我貴。當中之。一矢貫

雙鵝。後果司馬懿畏蜀如虎。諸葛亮輔漢如龍。司馬懿三國志諸葛亮伐魏。見

貴為侍御。亮遺之中帽。懿受之。乃不出。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

。釋巾帽。婦人喪冠。綱鑑總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

。鶴鵝音焦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鼯音偃莊子。鶴鵝巢於深

河濱。不過滿腹。釋。鶴鵝。鳥名。一名巧婦。俗稱短脰鳥。嘴臭。全身

灰色。有黑色褐色細斑。取茅葦毛毳為巢。大如雞卵。繫以麻髮。至為精

密。鼯鼠。獸名。體肥大為圓筒形。稍扁平。長五寸許。毛黑褐色。喙突出

。眼極小。陷入肉內。常居士中。故視覺喪失。前肢變為畸形。掌骨極強。

後肢有銳爪。蚯蚓。皆便於掘土。嗜棄人甚易。曰孤雛腐鼠。文名共仰。曰起鳳

騰蛟。漢竇憲奪公主田園。事覺。章帝大怒。召而切責曰。久思令人驚

宗。將軍之武庫。為公乎。為私乎。惠帝問蝦蟆。麻音遐。欲左左。欲右右。湯德及

禽獸。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鳴。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

魚游於釜中。雖生不久。燕巢於幕。莫上棲身不安。漢史。張嬰寇亂。徐揚

廣陵太守。單車詣嬰壘門。以恩信諭之。嬰泣曰。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久也。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

此也。（左傳）吳季札過戚。聞孫林父鐘聲。而可以樂乎。夫子之在

妄自稱奇，謂之遼

東豕，其見甚小，譬如井底蛙。

（漢）漁陽太守彭寵為光武運糧。及天下太平。寵以有功不賞。而頗有不滿之意。朱浮與

之言曰。昔人以遼東之豕。古來皆黑。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返。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是亦遼東之豕也。

子者。井蛙不可語于。父惡子賢，謂是犁牛之子，父謙子拙，謂是豚犬之兒。

從如雉求牡匹。（晉）嵇紹丰度過人。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紹。昂

壯。走類曰牝牡。如淫亂之人。犯禮以相求也。天上石麟，誇小兒之邁衆人中，騏驎

比君子之超凡。（陳書）徐陵孩提時。寶誌上人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怡堂燕雀不知後災，甕裏醯希雞安有廣見。魏王嘗問諸大

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方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是時魏

不知禍之將及已也。莊子孔子見老子。退告顏回曰。醯雞。醋甕中蟻蠃也。

馬牛襟裾，罵人不識禮義，沐猴而冠，笑人見不恢宏。

羊質虎皮，譏其有文無實，守株

詩勉之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况望多名譽。沐猴。詳衣服類。

待兔，言其守拙無能。揚子雲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懼。忘其

宋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為國之人所笑也。惡人如虎生翼，勢必擇人

而食。志士如鷹在籠，自是凌霄有志。韓詩外傳：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慕

容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當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條籠。豈可縱解。任其所欲者哉。○凌音陵。條音韜。同縱。

鮒音附魚困涸，鶴音鶴轍難待，西江水比人之甚窘，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比

人有大為。鮒魚。註詳貧富。○三國志：劉備請孫權。求領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執牛耳，為人主盟，附驥尾，望人引帶。（左）魯哀公會諸侯盟。孟武伯曰：「誰執牛耳。」（釋）執牛耳。

言或有背盟者。如此耳也。○漢光武與魏器書：蒼蠅之飛。不過數步。若附驥尾。可至千里。鴻雁哀鳴，比小民之失所；

狡兔三窟，誚貪人之巧營。（詩）：鴝雁于飛。哀鳴嗷嗷。○戰國策：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風馬牛，勢不相及，常山蛇首尾相應。（左）齊侯侵蔡。請為君復鑿二窟。遂伐

楚。楚子使人謂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釋）：牛馬。言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孫子曰：「善用兵如率然。」

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申以其扶之者

衆，千歲之龜，死而留甲，因其卜之則靈。魏主曹睿卒。子芳立。曹問請衆建

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〇（釋）百足蟲馬駘也。僵仆也。（莊子）楚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丈夫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士君子

豈甘雌伏。定要雄飛。（史記）蘇秦說韓惠王曰。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

者矣。願大王熟計之。臣聞鄙諺曰。甯為雞口。毋為牛後。今西南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臣竊為大王羞之。（釋）雞口之小。乃能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漢）趙溫為京兆郡丞。嘆曰。毋跼促如轅下駒。毋

委靡如牛馬走。（漢）武帝責鄭當時曰。汝數言寶嬰田蚡者短。今日面對廷論。何偏促而辯論不伸。效轅下之駒。（釋）馬二歲曰駒。（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牛馬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鵡能言。不離

飛鳥。（水經註）猩猩形似狗。而人面。頭顱端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猩猩脣最佳。為入珍之一。而血可染罽也。〇鸚鵡

詳上。注。人惟有禮。庶可免相鼠之刺。若徒能言。夫何異禽獸之心。（詩）相鼠而無禮。胡不遄死。（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增）百鳥鷄。音稱悍。衆禽鶴獨胎。（格物志）鶴五百年胎。提壺提壺。定是村

中有酒。脫袴脫袴。必然身上無寒。（朱元晦詩）提壺蘆。沽美酒。鳥歌蝶舞。為

君壽。祇今一醉。是君恩。昨日之愁。愁殺人。又詩。脫袴脫袴。桑葉陰陰。牆

下露。回頭忽憶舍中妻。去年已逐他人去。舊袴脫了却不辭。新袴知教問

誰做。○俱鳥名。○百舌五更頭，學盡衆禽之語；鵙鵙九霄外，頓空諸鳥之羣。

（顧况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張芸叟詩。學盡衆禽語。不如自己聲。深山喬木裏。城口過平生。百舌鳥名。杜公詩。鵙鵙時高翔。頓空

百鳥羣。鳳類。釋。甕中鵙鵙音渠。巧於人江上白鷗閒似我。此二句。黃山谷詩。有鵙鵙。即入哥善效人言。邃大相似。白鷗鳥名。不似。鶯呼金衣公子，鵙逆號

。乃以頭納甕中而語。邃大相似。白鷗鳥名。不似。鶯呼金衣公子，鵙逆號

錦帶功曹。（開元遺事）明皇遊苑中。見黃鸝羽毛鮮潔。因呼金衣公子。俗

謂之吐綬鳥。巴東鵙音入鴉羣。雄威豈敵鴨去雞隊，氣類不侔。孝以騎射事

高洋。洋曰。爾擊賊似雞入鴉羣。及長鳴。彪著羊彪

雄而羊敗，羆敵犬羆寡而犬強。（唐）楊思元為吏部。選舉不公。為夏侯彪

揚吏邪之敗也。一彪一狼。共著一羊。焉得不敗。陳無己羆說。晉人以五

犬逐一羆。羆敗。犬殺之。夫羆而受制於犬。遇非其敵而困於羣也。詩云

小。憂心悄悄。慍於羣。猿獻玉環，孫恪自峽山失婦，鹿隨丹轂，鄭弘從漢

室封公。（異苑錄）孫恪娶袁氏女。過端州。欲遊峽山寺。既至。獻碧玉環於

玉環。吾曩時繫於猿頸。今不見二十餘年矣。漢鄭弘為臨淮守。行春。兩鹿

來隨轂行。主簿黃圖賀曰。二公車畫雙鹿。明府當為相矣。果為太尉。兩鹿

皮可以禦瘴癘。○縱縱狀如犬。六足。尾長丈餘。自呼其名。其尾可以禦嵐氣。

李愬設謀平蔡，藉聲於鴨隊鵝

羣。盧公覓句遷官，得力於貓兒狗子。

唐書吳元濟據蔡城。李愬領兵擊之。夜半至城下。雪甚。傍皆鵝鴨池。

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破城先登。元濟就擒。○盧延遜詩云。飢貓臨鼠穴。饒犬舐魚砧。○文云。粟爆燒甑。貓跳觸鼎翻。及五代蜀王建索詩觀

之。甚喜其數語。後燒金鼎。宮貓相戲。誤觸鼎。王以其裁詩無虛語。遂拜給事。延遜曰。平生投謁公卿。豈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乎。長樂

宮中有鹿，啣殘妃子榻前花，午橋莊外多羊，點綴小兒坡上草。

開元遺事

宮中有牡丹。顏色鮮麗。忽有野鹿啣去。後乃應祿山亂。韻府羣玉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乃晉公每使數羣白羊散其上。曰。芳草多情。賴此裝

點耳。羊舌氏雖為佳話，馬頭娘未是美譚。

左傳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餽叔向母。埋之土中。後事發。追驗

羊頭俱爛。惟有所乘馬獨歸。婦誓於眾曰。有能得失婦者。妻以女。蜀人。被人所掠。惟所乘馬獨歸。婦誓於眾曰。有能得失婦者。妻以女。蜀人。而夫歸。馬悲鳴不已。夫知其故。曰。誓於人。不誓於馬。馬嘶鳴不已。射殺之。暴其皮於庭。皮蹶然起。捲女而去。數日。屍朽化為

蠶。故稱曰。馬頭娘。韓門傳號令，李將軍椎饗士之牛，邑士起謳歌，時令尹留去

官之犢。漢書李廣鎮雁門。自椎牛饗士卒。盡得士卒之心。及戰。無不用命。每戰必捷。邊塞號為飛將軍。時苗為壽春令。清潔自守。

初之任時。以牝牛駕車。後來牛生一犢。及去任。苗曰。是此土所產者。命留之。吏民畜而愛之。曰。時公犢。

鳥獸譯白話

麟是毛蟲的長；虎是獸中的王。麟鳳龜龍，叫做「四靈」；狗猪和雞，叫做「三物」。驂駟騂驄，都是馬的美號；「太牢大武」都是牛的別名。羊叫做「柔毛」，又叫「長髯主簿」；猪叫做「剛鬣」，又叫「烏喙將軍」。鵝叫做「舒雁」；鴨叫做「家鳧」。雞有五種美德，所以稱為「德禽」；雁性愛那陽光，所以稱為「陽鳥」。家狸「烏圓」都是貓的雅號；「韓盧」「楚獾」都是狗的別名。麒麟騶虞，都是好仁的獸；螟螣蠹賊，都是害苗的蟲。無腸公子，是螃蟹的別名；綠衣使者，是鸚鵡的別號。狐假虎威，是說借勢行兇；養虎貽患，是說留禍在身。猶豫，性多疑慮，聽見人聲，便豫先上樹，所以說人遇事不決，叫做猶豫；狼和狽，互相依靠，若無依靠，便不好趕路，所以說人潦到不堪，叫做「狼狽」。勝負沒有分，不知鹿死誰的手；基業換了主，正似燕進別的家。雁兒到南方，先到的做主，後到的做賓；野雞名陳寶，得雄的便王，得雌的便霸。刻鵠還像鶩，是說為學纔成；畫虎反像狗，是說弄巧成拙。狗尾續貂，是說身分的不配；蛇要吞象，是說貪心的不足。禍去禍又到，說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除兇不怕兇，說是不進虎洞，那得虎子？羶是羊腥，羶蟻常附著，所以見衆人趨利，說是羶蟻附羶；犢是小牛，母牛常舐他，所以謙自己愛兒，說是老牛舐犢。無中生有，說是畫蛇添腳；進退兩難，說是舐羊觸藩。看見杯中蛇影，便害著病，這是自起猜疑；有個塞翁失馬，雖然是禍，但是也可算福。晉閔鴻贊吳郡陸雲，說是龍駒鳳雛；司馬徽贊孔明龐統，說是伏龍鳳雛。呂后斷戚夫人手脚，叫她做「人彘」；胡人醜契丹王屍體，叫他做「帝靶」。擣杵原是惡獸，所以把惡人叫做擣杵；窮奇也是惡獸，所以把惡人又叫窮奇。王猛是個隱士，

他見了桓溫，捫著虱子談時務；甯戚是個窮人，他遇著齊桓，扣著牛角取上卿。楚王見動怒的蛙，表示敬意，他因昆蟲的敢死；丙吉見發喘的牛，便問追者，他恐陰陽的失時。十個人，要刺一千隻大蟲，是做不到的，這是說事的難勝；趕隻狗，去捉疲乏的兔子，是極容易的，這是說敵的易破。兄弟像鶴鴿的相親；夫妻像鸞鳳的配偶。有勢無能為，說是那怕鞭的長，打不着馬肚子；制小不用大，說是割那小的雞，何必用殺牛刀？梟是吃母的鳥；獍是吃父的獸。苛刻的政，比猛虎還要厲害；壯士的氣，和白虹如同一般。腰裏纏錢十萬吊，騎鶴到揚州去，這是說既要登仙，又要富貴；盲人騎著瞎眼馬，夜半到深池邊，這是說危險的話，真能逼人。黔驢的技；不過如此；鼯鼠的技，也要窮的。鯨吞是兼并的說法；狗盜是小賊的別名。養惡人像養虎，該使他吃飽肉，否則要吃人；養惡人像養鷹，他餓時便依附，吃飽便飛去。『隋珠彈雀，』是說得少而失多；『投鼠忌器。』是怕因此以害彼。事多叫做『蝟集』；『利小叫做『蠅頭。』狐疑是心中疑惑的說法；雀躍是心中快活的話頭。心愛那人，並愛他屋上的烏，這是說因此惜彼；看輕家雞，反愛著野地的鶩，這是說舍此圖彼。唆人作惡，說是教猱升木；受恩不報，說是得魚忘筌。仗勢害人，和城狐社鼠差不多；空存無用，和陶犬瓦雞沒兩樣。螳螂的臂，當那車轅，這是說勢弱難勝強敵；蜉蝣朝生，到晚即死，這是說一世容易過去。小的難制大的，好似越雞難伏鴿卵；賤的反輕貴的，好似鸞鳩反笑大鵬。小人不識君子的心，說是燕雀那裏懂得鴻鵠志；君子不受小人的辱，說是虎豹那裏肯受牛羊欺？跖的狗，見堯便吠，並非堯的不仁，實因不是牠的主哪；鵲的巢，有鳩占著，原來鳩是惰鳥，只會享著現成福呢。『緣木求魚，

『極言事的不可能；』按圖索驥，『極言事的失了真。』歹人仗著勢，說是『如虎負嵎；』窮人無所歸，說是『如魚失水。』陳彭年既好諂媚，又很好險，時人叫他做『九尾狐；』李克用瞎了一眼，却有勇氣，時人叫他做『獨眼龍。』秦趙高欺二世，指鹿當馬；黃初平得仙術，叱石成羊。卞莊很有勇氣，能擒二隻虎；高駢一箭射出，穿過二隻雕。司馬懿怕蜀像虎；諸葛亮助漢像龍。鶴鷄做窠林間，不過佔一枝；鼯鼠飲水河邊，不過求滿腹。國家棄人，像棄孤雛腐鼠，很是容易；文章出色，好似起鳳騰蛟，真可欽佩。晉惠帝聽見蝦蟆叫，問左右道：『他們爲公的事情，要來叫呢？爲私的事情，要來叫呢？』商王湯放開三面網，對禽獸道：『你們要向左去的，就向左啊！要向右去的，就向右啊！』魚的游泳在釜中，雖生不久；燕的造窠在幕上，所處極危。自稱奇功的人，那神氣像遼東豕；所見極小的人，那眼光像井底蛙。兒子的品格，比父親好，叫做犂牛子；父在人面前，稱兒子笨，說是豚犬兒。『鶴立雞羣，』是說才能的異；『雉求牡匹，』是說配偶的不合。『天上石麟，』是說小兒的出衆；人中麒麟，是說君子的不凡。堂上的燕雀，那曉得後災；甕裏的醯雞，那裏有大見？罵人不懂禮義，說是牛馬穿著襟裾；笑人沒有見識，說是沐猴戴着帽兒。『羊質虎皮，』是說人徒有表面，沒有實際；『守株待兔，』是說人但知死守，沒有作爲。惡人像大蟲生翅，勢必揀人而食；志士像老鷹在籠，常有冲霄之志。車轍中鮒魚，等不及西江水，這是比人極窮困；蛟龍得雲雨，究不是池中物，這是比人大有爲。替人主盟，叫做『執牛耳；』望人引帶，說是『附驥尾。』『鴻雁哀鳴。』是比災民窮無所歸；『狡兔三窟，』是誚貪人巧於營私。牛走順風，馬走逆風，風勢不相及；常山的蛇

，中段受擊，首尾便相應。百足的蟲，到死不僵，因為扶助的多；千年的龜，既死留殼，因為占卜極靈大丈夫願做鷄口，不願做牛後；士君子定要雄飛，那裏肯雌伏？切莫踟促像轅下駒；也勿萎靡像牛馬走。猩猩能操人言，可是脫不掉獸的本相；鸚鵡也能操人言，可是脫不掉鳥的本相。所以人必懂些禮義，才可免受相鼠的譏誚；若是只會說些說話，那就要像禽獸的心腸。百鳥之中，鷄最強悍，鶴獨胎生。提壺原是鳥名，提壺叫的時候，可到村中賣酒；脫袴也是鳥名，脫袴叫的時候，可保身上不冷。百舌在五更頭，學盡百鳥閒話；鸚雛在九霄外，忽使鳥羣一空。甕中唱著鴿鴿聲，勝人幾倍的靈巧；江上飛的白鷗鳥，和我一樣的清閒。鶯叫「金衣公子」；鷓鴣叫「錦帶功曹」。雞進鴉羣，他的雄威，誰能抵敵；鴨去雞羣，他的氣類，自不相同。彪趕著羊，自然彪勝羊敗；狗打勝羆，因為狗多羆少。孫恪遊峽山寺，將玉環送給和尚，有野猿迎接，當時忽失了妻；鄭弘做臨淮守，坐車子行到外邊，有兩鹿跟隨，後來竟做了相。蛩蛩的皮，可以禦瘴氣；縱縱的尾，可以禦嵐氣。李愬設計平蔡，是借鴨隊鵝羣做先聲；盧公賦詩升官，是從貓兒狗子得大力。長樂宮中，闖進了鹿，銜去妃子榻前的牡丹；午橋莊外，散放了羊，裝點小兒坡上的茂草。羊舌氏的來歷，雖然是佳話；馬頭娘的故事，究不是美談。李廣因饗士殺了牛，兵衆都從他命令；時苗當卸任留那犢，人民還念他清廉！

花木

新增文第十一聯

植物非一，故有萬卉之稱；穀種甚多，故有百穀之號。

卉草之總名，一揚全
物理論，二三穀各二

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為百穀。如苾音慈如梁，謂禾稼之蕃，惟天惟喬，謂草木之

荒。（詩）曾孫之稼。如苾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苾音慈。蓋屋。梁。車梁。禾之已刈而露積者曰庾。禾之未獲者曰稼。蕃。盛也。書。厥草

惟天。厥木惟喬。高也。（釋）蓮乃花中君子，海棠花內神仙。（周茂叔愛蓮說）余謂菊花之隱逸者也

少長曰天。喬。高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曾就著百花譜）海棠為花中神仙。色甚麗。但花無香無實。西蜀昌州產者。有香有實。土人珍為佳果。

國色天香，乃牡丹之富貴，冰肌玉骨，乃梅萼譜之清奇。（唐）玄宗內殿賞花

京師有傳唱牡丹者。誰稱首。修己對曰。李正封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袁豐之評梅花。冰肌玉骨。物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之色耳。

蘭為王者之香，菊同隱逸之士。（家語）孔子自肅返魯。見幽谷之中。蘭香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

與眾草伍。傷己之不遇。乃援琴鼓竹稱君子。松號大夫。有陽明子曰。道四焉。作猗蘭操。菊。注詳上。愛蓮。竹。注詳上。松。號大夫。有陽明子曰。道四焉。

皇。有是四者。而以君子稱。不愧於其名。（古今注纂）秦始皇登泰山。風雨暴至。有五大松。休庇其下。乃封五大夫。萱音喧。草可忘

憂，屈軼亦能指佛。萱草。注詳祖孫父子。則指之。因名指佞草。有草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黃帝時。有草

之別號，木犀，桂之別名。（異物志）建安有箕籬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節中有物似人。

長尺許。頭足皆具。木犀。桂之別名。其花有黃白紅三種。其黃者名金桂。白者名銀桂。紅者名丹桂。其香極清。明日黃花過

時之物，歲寒松柏，有節之稱。（李朝士和徐淵子九日詩）呼兒為我正烏紗。還不是無心學孟嘉。夢摘金纓滿頭插。明朝還

是過時花。論語子曰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樗櫟音樞乃無用之散材；榿楠音腓勝大任

之良木。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樗櫟。其大幹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於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衆所同去也。』任子鳳為羽族之英。麟為毛蟲之俊。龜龍為介蟲之長。○榿楠為衆材之長。是物之貴也。玉版筍之異號；

蹲鴟芋音存之別名。蘇東坡邀器之同參玉版和尚。至則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何名。坡曰。『玉版也。此老善說法。要

令君得此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因作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錦繡子。與問籙龍兒。』蜀志岷山之下有芋。其大如斗。曰蹲鴟

形。釋一蹲鳥之蹲也。芋瓜田李下事避嫌疑。秋菊春桃時來遲早。帝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虞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比肩。一古詩一桃花二月放。菊花九月開。一般根在土。各自等時來。

南枝先北枝後。庾嶺之梅朔而生。望而落。堯階蓂莢。音明。結。英州司寇植梅三千餘株於大

庾嶺。夾道皆梅。南枝已落。北枝方開。蓋南暖北寒也。○蓂莢。注詳宮室類。苾芻背陰向陽。比僧人之有

德。木槿音謹朝開暮落。比榮華之不長。苾芻。本雪山香草名。以喻比丘。含

布。三。馨香遠聞。四。能療疼痛。五。不背日。見一翻譯名義集。○木槿花。朝生夕隕。一名舜華。又謂麴花。孟郊詩。小人槿花心。朝榮夕不存。

芒刺在背。言恐懼不安。薰蕕音異氣猶賢否有別。漢史霍光為大將軍。專威權。宣帝初立。

安。心甚忌之。一日上謁高廟。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為之不

準不同氣。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音道。傍苦李，為人所棄。太史公曰：將軍

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良。彼其

以喻大。惟戎不動。人問之。戎曰：「與諸兒游。道旁李樹多子。諸兒競取。老人娶

少婦，曰：枯楊生稊，題國家進多賢。曰：拔茅連茹。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吉。老

釋。以其彙征吉。易。拔茅連茹。根也。蒲柳之姿，未秋先槁。薑桂之性，愈老愈辛。

（世說）顧君叔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其故。對曰：「蒲柳之姿。未

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猶茂。受命之異也。蒲柳。赤檉木也。宋晏敦復為左司諫。兩月間。論駁二十四事。舉朝憚之。秦檜使人致意曰：「

公能委曲。要路旦夕可致。」敦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吾豈為身計而

誤國。王者之兵勢如破竹，七雄之國地若瓜分。秦楚韓趙魏齊燕。史。弁髦

分其國。瓜苻堅望陣，疑草木皆是晉兵。索靖知亡，歎銅駝。陀音會。在荆棘。草木

詳武職。晉。索靖為關內侯。知晉將亡。指宮門外銅駝。嘆曰：「會看汝在棘中耳。」王祐音知子必貴，手植三槐。

寶鈞五子齊榮，人稱五桂。二槐注詳宮室。五代。寶禹鈞為人素稱長者。年三十無子。往延壽寺燒香。拾得遺金。持歸

明日詣寺。見一人涕泣。公問所因。其人告曰：「父犯大罪。貸百金。將贖

父罪。昨昏醉失去。公以金還之。夜夢祖父曰：「汝有陰德。延壽二紀。賜五子。儀。備。侃。億。俱登第。人稱為燕山五桂。鉏麈音祖。觸槐不忍。

賊民之主；越王嘗蓼，了必欲復吳之仇。（左傳）晉靈公無道。趙宣子驟諫之。或服將朝。向早。坐而假寐。魔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庭槐而死。〇越王之主。後

為吳夫差所敗。棲於會稽。身稱為臣。妻稱為妾。後得歸國。冬則抱冰。夏則握火。臥薪嘗蓼。使瞽蒙曰：警之曰：『勾踐。汝忘會稽之恥也耶。』

竟滅吳。（釋）修母畫荻，以教子，誰不稱賢。廉頗負荆，以請罪，善能悔過。

（宋）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鄭氏守節自誓。親教子讀書。家貧無紙筆。教以荻畫地學書。後為翰林學士。負荆。詳朋友類。彌子瑕

常恃寵，將餘桃以啖君。秦商鞅，欲行令，使徙木以立信。彌子瑕有寵於新

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公。公曰：『忠乎。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子瑕色衰，得罪。公曰：『是嘗啖我以餘桃。不敬莫甚於此矣。』（史）商鞅為丞相。

欲變刑法制度。恐民不信。乃立大木於南門。諭民。王戎賣李，鑽核不勝鄙。

吝。成王翦桐封弟，因無戲言。（晉）王戎家有好李。嘗營利。賣之。恐人得

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汝。』周公請擇日。王曰：『吾特戲之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對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齊

景公以二桃殺三士，楊再思謂蓮花似六郎。（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

起。公患之。晏子言於公。請餽一桃。計功而食。捷與開疆先言功。援桃而

子死。治曰：『君濟於河。』甯左驂以入砥柱。治潛行得甯殺之。左操馬尾。右

昌宗小字六郎。容貌俊美。高宗后武氏幸之。內史楊再思諂事之。或有譽昌宗之美者曰。六郎貌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倒啖蔗漸入佳境。蒸哀梨大失本真。啖蔗不快。輒嘆曰。君得哀家梨。頗復

蒸食否。若蒸而食。則失真味。言愚人不知味。煮豆燃萁比兄殘弟。砍竹遮

箭。棄舊憐新。兄弟元咸致江陵之柑。吳剛伐月中之桂。董元素有仙術。自

與語曰。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曰。請安。一盒於御榻前。數刻。有微風入簾。元素乃解其盒。柑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

上嘗之。驚嘆。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捐貲濟貧。當倣堯

夫之助麥。以物申敬。聊效野人之獻芹。宋范堯夫。仲淹次子。嘗往東吳

石曼卿。仲淹曰。三喪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以麥舟濟之。

舟與之。時無郭元振。無以告者。父曰。何不以此麥。冒雨剪韭。郭林宗款

上友情殷。踏雪尋梅。孟浩然自娛。興雅。漢郭林宗自種畦圃。友人范逵

梅曰。孟浩然情懷曠達。嘗冒雪騎驢以尋。商太戊能修德。祥桑自死。寇萊公

有深仁。枯竹復生。商太戊立。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陟

王之政。明養老之典。早朝晏罷。三日而祥桑枯死。祥桑穀二木名。兩手合抱曰拱。宋寇萊公封萊國公。乾興初。貶雷州。出公安。剪竹插神

廟前祝曰。『準若無負朝廷。』
枯竹再生。『已而果然。』

王母蟠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故人

借以祝壽誕；上古大椿，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故人託以比嚴君。武漢

事武帝生日。有一青鳥集於殿前。上問東方朔。此何鳥對曰。此各青鳥

西王母所畜。預來傳信。王母將至矣。少時。王母果至。以玉盤捧桃七枚。王母自

啖二枚。非下土所植。帝欲留核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

結子。非下土所植。以手指朔曰。『此子不良。吾桃三熟。已被此子三竊

矣。』○大椿。去稂莠，音郎。正以植嘉禾，沃枝葉，不如培根本。謂大臣曰。太宗

注詳父子類。夫養稂莠者害佳禾。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

恃之。輕犯憲章故也。『釋』稂莠。皆害苗之草。『唐文』西突厥種落。散在

伊吾。太宗令李大亮貯糧磧石以賑之。李大亮曰。『欲懷遠者必先安

近。今疲中國以賑彼。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不如罷之。上從之。世路

之藜蕪當剔；人心之茅塞須開。藜蕪音臻無。剔音惕。『孟子』今茅塞子之心矣。

〔增〕姚黃魏紫，牡丹顏色得人憐；雪魄冰姿茉莉芬芳隨我愛。開元時牡丹尚姚黃

魏紫。蓋謂姚崇家黃牡丹魏相家紫牡丹。皆極美。故稱之。『太宗茉莉詩』冰姿素淡廣寒女。雪魄輕盈姑射仙。雪梅乍放，月明魂

夢美人來，玉蕊齊開，風動珮環，仙子至。趙師雄遊羅浮。天寒日暮於松林酒肆傍。見一美人淡妝素服。師雄與語

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共飲。忽酣寢。但覺風寒相襲。有女子年十八九歲。起現在

梅花樹下。月落參橫不勝惆悵。『唐』昌觀玉蕊花大開。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從以二女婢。二小僕。姿容瀟灑。異香聞數十步外。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

前之杏；漁郎頻鼓柁，音尋武陵源裏之桃。（莊子）孔子休坐於杏壇之上。

陵人捕魚至一溪。見兩岸桃花盛開，移棹進見有居民，迥與世隔。漁人歷歷問其由來曰：「因避秦之亂至此，蓋不知天下有漢。安知復有晉代也。」

烈君原為異柳，支離叟必屬喬松。李固言行古柳下，聞語曰：「吾卿神九烈君也。今彈指染子衣，俾君綠袍矣。」

及第。（韻府羣玉）昔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株，植於階前。呼支離叟朝夕玩以爲適。 丈夫進學駸駸，音侵弗效黃楊阮

閨男子為入卓卓，必如老檜參天。（輿雅）黃楊木歲長一寸，閨退一寸。東坡詩：「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阮

閨年。大慧師語錄：克和尚曰：「這老漢來參黃楊。」龍芻茂時，周穆王備

供馬料，水萍聚處，樊千里用作鴨苗。（韻府羣玉）周穆王東海養入駸之處。其草名曰龍芻。浮光多美鴨。

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靈運詩成已入西堂之夢，江淹賦

就，更聞南浦之歌。（南宋）謝惠連善文詞，靈運嘗於永嘉西堂。詩思不就。忽

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生成鉤弋之拳，西山嫩蕨，音厥剖出莊姜之齒，北

苑佳瓠。音胡。又音沮。揚廷秀咏筍蕨詩：齊國老萊新脫錦。滿宮詢弋未開

在巖穴中，手拳。衆擘不開。帝自擘之，乃開。納於妃號拳夫人。 曾言水藻綠

於藍，始信山菰紅似血。（唐人詩）水藻碧於藍。空山雨過正

字酒啼。元修蠶豆，自古稱佳；諸葛蔓菁，精迄今猶賴。元修菜。一名巢菜。東坡嘗云。

菜之美者。吾鄉之故人巢元修嗜之，予亦嗜之。故蜀人呼元修菜。一釋。蔓菁即蘿蔔。諸葛屯軍處。即令軍士選種，因號諸家菜。生薑盜母

萎綏留子，盡付園丁；蘆菔生兒芥有孫，頻充鼎味。萎香菜。園丁詩。菜生薑盜母。萎留子。即今亦云。芒種栽薑。夏至偷娘。蘇子瞻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花木譯白話

植物原不止一種，所以有萬卉的稱；穀類非常的多，所以有百穀的號。莢是屋蓋，梁是車梁，如莢如梁，是形容田稻的多；天是少長，喬是高大，惟天惟喬，是形容草木的盛。蓮花是花中君子；海棠是花中神仙。牡丹是花中富貴的，所以有『國色天香』的美譽；梅花是花中清奇的，所以有『冰肌玉骨』的好評。蘭花香氣很盛，可稱王者之香；菊花晚秋盛開，如同隱逸之士。竹有君子的稱；松有大夫的號。萱草叫做忘憂艸，因為吃了可以忘憂；屈軼叫做指佞草，因為他常指着佞人。篔簹是竹的別號；木犀是桂的別名。黃花放到明朝，便不稀罕，所以說過時的東西，叫做『明日黃花』；松柏到了歲寒，仍是蒼翠，所以說有節的人物，叫做『歲寒松柏』。樗櫟是沒中用的廢材；楸楠是頂有用的好木。玉版是筍的別號；蹲鴟是芋的別名。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是說嫌疑該遠避；菊花九月開，桃花三月放，這是說時來的遲早。庾嶺的梅花，南枝先開，北枝後開；堯階的蕙英，初一日生，十五日落。苾芻背着陰，向着陽，比僧人的有德；木槿早上開，晚上死，比榮華的不長。芒草的刺，最易傷人，所以『

芒刺在背」那句話，是說恐懼不安；薰是香草，蕕是臭草，所以「薰蕕異氣口那句話，是說賢否有別。桃李不開口，他下邊自然成路；苦李在道旁，結的果無人採取。老人娶少婦，叫做「枯楊生稊，」就是枯楊發芽的意思；國家進多賢，叫做「拔茅連茹，」就是拔茅連根的意思。蒲柳的姿態，未到秋先枯；薑桂的性質，越到老越辣。王者的兵，聲勢好似破竹；七雄的國，土地好似瓜分。苻堅被謝安打敗，疑草木都是晉兵；索靖知晉朝將亡，歎銅駝會在荆棘。王祐知子孫做公卿；先種好三槐；竇鈞有五子都高發，人稱爲五桂。組麀見趙盾很恭敬，不忍行刺，便觸槐而死；勾踐因會稽的恥辱，常想報仇，便吃蓼自警。歐母晝荻教兒子寫字，誰不稱他賢能；廉頗負荊向朋友請罪，好在能自悔過。彌子瑕仗寵，將半只桃兒，給君吃些；秦商鞅立信，豎一根大木，使民搬去。王戎把李子出賣，鑽破他的核，真是萬分鄙吝；成王剪桐葉像圭，戲封他的弟，竟然成爲事實。齊景公用二桃的計策，連殺三士；楊再思說蓮花的美麗，倒像六郎。把甘蔗倒嚼，說是漸進了佳境；把梨蒸熟，便是失掉了真味。「煮豆燃萁。」是比人以兄害弟；「砍竹遮筍，」是說人棄舊憐新。元素學仙得法，暗取江陵的柑；吳剛學仙有過，罰斫月中的桂。堯夫助麥，真是周濟窮人；「野人獻芹，」乃是自謙薄禮。郭林宗當友人到時，冒雨翦韭，何等慇懃；孟浩然當詩興濃時；踏雪尋梅，何等曠達。商太戊把政治修明，朝上的祥桑自死；宋寇準向神靈禱告，祠前的枯竹重生。王母的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所以祝壽的借此來祝壽；上古的大椿，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所以做子的借此來比父。要嘉禾茂盛，該當去那稂莠；要枝葉肥厚，不如培他本根。世路上的昏亂，好似蓁蕪，當把他剔

除盡淨；人心裏執滯，如同茅塞，當把他開發出來。

一姊黃魏紫，牡丹花的顏色，很是鮮明；一雪魄冰姿，茉莉花的香氣，很是厲害。雪梅開後，師雄曾夢美人來；玉蕊開時，寺觀忽逢仙子到。孔子彈琴，在杏壇教成弟子；漁人撥棹，在桃源裏尋出入來。九烈君，是指那古柳；支離叟，是呼那怪松。大丈夫當奮然上進，切莫像黃楊的匏閏；好男兒當卓然自立，定要像老樹的參天。周穆王養馬，把龍芻作食料；樊千里養鴨，把浮萍當褥子。謝靈運西堂得夢，便把草做入好詩中；江文通南浦送友，便把草用在別賦裏。蕨草的芽，生得像拳似的；瓠瓜的子，排得像齒似的。水藻的綠，比藍還深；山菰的紅，和血相像。元修喜吃蠶豆，所以叫蠶豆做元修菜；諸葛喜種蔓菁，所以叫蔓菁做諸葛菜。生薑要偷娘；芫荽要留子。田園的生活很忙；蘆葦憤生兒，芥菜憤有孫，菜蔬的滋味很美。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新六版

對言照文

幼學瓊林讀本

洋裝二冊 定價八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譯句者

沈元起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4-

